



# 烽火中的苏联婦女

· 短篇小說選 ·

時代出版社



#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 短篇小說選 ·

米夏柯娃等著      水      夫筆譯

時代出版社 · 一九四九年

· 三      版 ·

О. Мишакова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о советских женщинах  
в г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Перевод Суй Фу и других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2-е изд.

烽火中的蘇聯婦女

• 短篇小說選 •

著 者 者 米夏柯娃等 翻 譯 者 水 夫 等

發 行 者 姜 椿 芳 總 經 售 時 代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〇二七四

電報掛號《ЕРССНРУВСО》(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版(2000冊)

一九四八年五月再版(1500冊)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版(5000冊)

## 目 次

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婦女	米夏柯娃著	水夫譯	3
卡佳	A.托爾斯泰著	水夫譯	7
女游擊員	謝芙琳娜著	白寒譯	13
烏克蘭女兒的心	伽勃里洛維奇著	白寒譯	20
卡佳·畢特柳克	柯席夫尼柯夫著	水夫譯	24
茶玫瑰	拉甫列烏夫著	水夫譯	30
狡猾的小姑娘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著	磊然譯	41
安卡	斯克里亞連柯著	水夫譯	47
征人妻	卡傑爾宛著	水夫譯	51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	伊里英可夫著	白寒譯	60
母與子	西蒙諾夫著	蝶美譯	64
阿妮達	葛洛斯基著	水夫譯	77
老婆婆	拉甫列烏夫著	水夫譯	97
哲尼亞·伽里索娃的錯誤	賽伊寧著	白寒譯	104
莎霞	謝芙琳娜著	水夫譯	110
軍艦的婦孺	卡錫爾著	林陵譯	119
三封信	克特林斯卡雅著	水夫譯	131

在這一個集子裏我們蒐集了好些蘇聯作家的短篇小說，它們各各不同地反映出蘇聯婦女參加衛國戰爭的情形。這裏我們看見在前綫作爲戰鬥員和在後方作爲工作人員的婦女，我們看見她們如何的用自己的全部活動，自己的女性特有的相互關係——像母親，女兒，妻子，未婚妻，友人等——鼓勵接近的人去創造偉蹟，她們自己也充滿了對祖國的愛和對敵人的恨去完成偉蹟。

所有的婦女——從小姑娘到白髮老婆婆——都是那和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搏鬥的參加者，而這法西斯主義原來是想奪去她們的由偉大十月革命所帶來的崇高民主權利。她們的參加情形是各種各樣的，而比任何文章更能反映出這一參加的則是藝術文學。

——編者

## 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婦女

偉大的史大林對衛國戰爭中的蘇聯婦女極為重視：『她們對得起保衛祖國和德國法西斯怪物作戰的她們的父親，兒子，丈夫和兄弟。』

在嚴峻的戰爭時日中，蘇維埃婦女顯示她能夠肩負工業中、運輸中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事業。她證明自己不僅是一個不倦的勞動者，而且是一個能夠創造和建設的勇敢的合理化者，一個光輝燦爛的生產的組織者和指揮員。婦女在社會主義工業中變成了偉大的力量。

在戰時的出色愛國運動之一乃是在工廠和製造廠中組織前線突擊隊。前線突擊隊，這是蘇聯工人階級高度技術水準的指標。在這些突擊隊的組成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婦女。根據突擊隊員葉卡吉·娜·巴柳希尼柯娃的方法在工業部門中工作的有二萬左右個突擊隊。這解放了近七萬六千五百個工人。這一數目的人手可以補充十個新的大工廠！

婦女們在地下、在礦洞裏工作容易嗎？不容易。但是國家需要煤。所以成千的婦女就走進莫斯科近區，庫士巴斯，復興的頓巴斯的礦洞裏。「我們熟知頓聶茨煤的價值，」年青的女礦工寫給前綫道。「我們知道，煤——這是金屬，這是新的坦克，大砲，飛機。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感覺到光榮地去履行自己對祖國的責任。」

在到了礦洞之後一星期，尼娜·奧列霍娃，一個做開鑿工的少共女團員，完成了百分之三百的工作標準。這是頓巴斯葉那基也夫區女礦工間的紀錄。但『馬克也夫戈爾』托辣斯的女開鑿工瑪麗亞·畢柯娃却打倒了奧列霍娃的紀錄——一班做了四個限額。但是她又給戈爾洛夫卡的女開鑿工尼娜·庫士明柯超過了，她做了六個限額。不過這一紀錄也保持了不久。『阿爾吉摩戈爾』礦洞的河列克山德拉·阿娜尼葉娃完成了九個限額。競賽以新的力量爆發開來。所有的人都給戈爾洛夫卡的女開鑿

工瑪麗亞·格里蘇金娜趕過了。她一班做了十一個限額！

這個熱烈競賽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蘇聯的婦女。創導者的提倡利時爲成十個或百個別人所支持。競賽開展了，增大了。

在農業部門中集體農婦變成了主要的力量。從男子到前綫去了之後，婦女們就負起了田野工作，修理機器，準備食糧，飼養畜類的重任。婦女和少女們在鄉村裏變成了所有集體農場事業的決定者。

集體農婦們明白收割的命運是握在她們的手中。許多的婦女都成爲豐收的匠師。當工業部門中誕生了前綫突擊隊的時候，農業部門裏就展開了豐收的環節。在一九四四年的全蘇競賽裏有六萬四千個這樣的環節參加。爲了出色的成就，一千一百六十個環節裏的人員受到了聯邦農業人民委員會的獎牌。受獎者裏頭有九百六十八個婦女。

在戰前幾年中史大林格勒人曾發動一個百普特（每普特三十六磅）運動。他們爲一公頃（每公頃一萬平方米達）收割一百普特而鬥爭。一九四四年達奇揚娜·阿爾吉摩娃的環節一公頃收割了三百二十四普特的小麥。瑪麗亞·費爾桑諾娃一公頃收穫了六千普特的馬鈴薯。

過去著名的烏克蘭史達哈諾夫女工曾在一公頃上收割了五百聖特納（每聖特納一百英磅）的甘藷。一九四五年，年青的集體農女克西妮亞·戈洛維娜和她的女伴在都拉州種出了一公頃一千一百三十四聖特納的甘藷。

農業部門工作的成就大多是由曳引機決定。管理曳引機會經被認爲是男人專有的事業。在戰時許多蘇聯的婦女都學會了使用曳引機。在全蘇社會主義競賽中獲得第一名的五個曳引機突擊隊中有三個是女子突擊隊。

集體農婦的出色成就乃是蘇聯共產黨的英明政策，史大林教育婦女的賢明制度的果實。偉大十月革命以前，農婦們都是愚鈍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要喚醒這一羣人很不容易。史大林同志所提出的集體農場建設的綱領也包括了教育農村婦女的計劃。偉大的領袖不倦不怠地指出，祇有在集體農場的條件下婦女才能變成獨立的，自由的人。「集體農場裏的婦女是一支很大的力量，」史大林同志說。把這一力量束之高閣就等於犯罪。現在的責任就在於把婦女推向前去加入集體農場並把這一力量用之於事業中。

黨也關切地啓發集體農民。

作爲一個不倦不息的女勞動者，有訓練的工作人員？優秀的組織者，社會的活動家，熱愛的母親——婦女同時也是無畏的戰士。像在後方一樣，在紅軍裏我們幾乎在所有的地區裏都可以碰到婦女。婦女在軍隊裏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傷兵和醫治他們。但是婦女之作爲飛行員，工兵，自動槍兵，高射砲手，機謀槍手，軍事聯絡員，交通指揮員也很聞名。

婦女在前綫甚至也担任地雷工兵的工作。這一細巧的，需要高度才能、耐心、和勇毅的專門軍事技術是和經常的冒死的危險有錫的。在前綫常說地雷工兵一生中祇錯誤一次不是平白無因的。列寧格勒保衛戰的參加者卡列林娜下士和她的一組清除了四千五百顆敵人的地雷和砲彈。而她的一組裏却毫無損失。

蘇聯婦女的崇高意識和剛勇性格在戰時通過了各方面的試煉。蘇聯婦女甚至在陷入敵人重圍的時候也不驚慌失措，也不垂下雙手，而仍奮發揮驚人的主動和自我犧牲精神同敵人作戰。她們加入游擊隊，在德軍的後方進行破壞的襲擊工作，散發小冊子，保藏蘇維埃人民的文化珍物。

一個游擊隊在作戰後撤退的時候把十七個傷兵留給一個年青的姑娘看護。她得包紮傷兵，隱藏他們，餵養他們。這一切她都做到了。她甚至得替傷兵施行手術，拔取彈片。除了刀片之外，她沒有其他工具。但是她手術也做得不壞。她治療了戰鬥員。

在蘇聯英雄葛里興上校的游擊隊裏，一個少女領導了一樁絕大的偵察工作。

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如果它的女兒能够這樣勇毅和敵人鬥爭！

在戰爭中蘇聯的知識分子盡了極大的幫助。在它的隊伍裏有許多是婦女。婦女在科學和文化各部門都裏達到了出色的成就。在科學與發明方面史大林獎金的得主中有四十二位是婦女。

人民懷着特殊的溫情看待女醫生，女教師。戰士們對待他們的教育者是帶着驚人的愛忱的。一個前綫軍人寫信給一個兒童院的院長迦麗娜·君士坦丁諾芙娜·卡拉巴麗娜道：

『當一個人去做戰的時候，他總是記起了最親愛的和最接近的。我記起了你，因爲一切神聖的，一切比生命更寶貴的在我這裏都交組在你的形象裏。你使我成爲一個人，一個蘇維埃人。我記得，你怎麼讀書報



給我們聽，怎麼的忙碌，使我們吃得更好些，怎麼的夜裏到我們的宿舍裏來把掉下的被頭蓋好，怎麼的對「特等」或是「優等」覺得高興。我們對你不是陌生人，我們對你是自己人，親人。我不知道母親，你成了這個母親。現在我知道我有母親。因此心裏是這樣的溫暖，這樣的喜為這一幸福，為你，為那具有如許像你一樣的女人的祖國而戰。過了幾分鐘我要也飛了。這封信將寄到你那裏來，如果我不回來的話。我祇想到生，我不想到死，但是也許我會碰到死神，——唔，我不戰慄。但是我不願未同你告別之前死掉……你知道，對祖國的責任我要履行到底。謝謝你，親愛的，為了一切。別了！你的兒子菲伽·克列蘇克。』

戰時蘇聯婦女有很多的事情要關心。但是她們從來不忘記自己對人民對國家的首要責任——母親的責任。黨總是把特殊的意義賦與婦女在教育中的作用。

『母親英雄』的稱號，『母性之光』的勳章，蘇聯婦女是有權獲得的。在人民的眼中她們是和衛國戰爭的英雄並列的。

蘇維埃婦女的出色特點乃是她不僅懷着母愛對待自己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就是對一切蘇維埃兒童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收孤兒為子在這裡獲得了全民意義的性質。這裏非常明晰地發揚了蘇聯各民族的友誼。喬治亞女人，達德齊克女人，亞美尼亞女人，亞塞拜然女人，土耳其門女人收容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為子。

婦女們和男人一起捍衛祖國的自由、光榮和獨立。她們保衛自己的政權，自己的黨，自己的政治權利，自己的創作勞動和幸福的母性的權利！

(奧爾伽·米夏柯娃作，水夫譯)

阿列克賽·托爾斯泰

(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 卡 佳

(КАТЯ)

畫家會把她的肖像畫成這樣：卡佳站着，微笑着，細髮是蓬鬆的，似乎它們被五月的風戲弄過一般，花布的衣服穿在這樣苗條的姑娘身上很為悅目，她的身後，在雲彩中間——溫暖的陽光透過來，腳下是一片紺青色——是一種好像是車前和蒲公英的東西，而最主要的——是臉：詢問地略微揚起的眉毛，深信地翹起的鼻子，閃着難以熄滅的生命力的，幻想的，聰明的，天真地熱情的眼睛，嬌嫩的微腫的嘴，——臉是這樣的，以致畫家甚至沒法結束畫像就會愛上了這個十八歲的姑娘，如果他有一即使是一點常識的話。

卡佳不喜歡任何不公正的，殘酷的和狂暴的東西。別人會因為平空的好奇心而從電車上跳出來加入一個街上的騷動。不！——卡佳認為，當四周都是親切的人，善良的，快樂的，精力充沛的人的時候，那就好了。她的心會因為街上粗野的叫聲而下沉的。不，不！——一切惡毒的在這一生活裏都是無意義的。

有意義或是無意義，但惡毒的人仍存在着，周圍很多的事實都是以苦痛結束的。但是卡佳祇有十八歲，她還在繼續生長，因此她周圍的生活也應當生長，也應當充滿健康的氣息，也應當更趨於完善化。對於這一點，即使把她切成片片，卡佳也還是深信不疑的。所有的痛苦和黑暗都應當消失，正像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消失掉朽爛的小屋，在它們的位置上迅速地成長了大廈或是『合成體』一樣。當卡佳早晨跑過紅場到學校去的時候，沒有一樣東西能夠使她深信：塔鐘的指針是向着不好的生活移動的。沒有這樣的事情，——時間把鐘的指針引向卡佳的幸福。

卡佳的父親在一家信託公司裏服務，每年他有六個半月要耐性地等

着可以享受地把雙手插入莫斯科城下別墅的菜圃的濕潤泥土裏的時候。卡佳的媽媽在家裏縫製女子的襯衣。縫衣機的輪子整天悄聲地營營着，卡佳媽媽的腦中也悄悄地營營着對於父親，卡佳和卡佳的哥哥，列昂尼德，國立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一個學生的觀念。

卡佳常常同哥哥到音樂會和電影院去，但是最喜歡的還是——在晚茶之後，連腳登上古舊的長榻，——輕輕同列昂尼德談着各種幻想的事情。比方，他講着這樣的故事，——半躺在卡佳的身旁，嚼着熄掉的烟捲的咬口：

『現在給你看看物理學的即將要有的成就，事實上要再過幾年：比方說，到星空的旅行。到火星上看看我們所不知道的最高的文化。爲了這你不必親自飛行三萬萬公里。我們在穿星的反應彈上裝了感光器和物鏡和無線電發送機。它什麼都看得見，它把光波發送出來，我們就在地球上收受，通過了同樣的感光器映在幕上……瞧，櫃子旁邊就放着我們的受波器和映幕……你坐着，縮起了雙腳，舒適地在行星中間旅行……砲彈漸漸接近火星，你面前的映幕上就展開了獨一無雙的景色：鮮紅的沙漠，給一百公里闊的運河切成片片……兩岸——是無數延得很長的城市，城裏有圓圓的房子……你看，火星上的居民是四足的，但是兩手的，長着大而膠質的臉孔的人却非常人地聰明……這樣……第二個成就，卡奇卡（註：即卡佳），這已經要過二十年了，還得在這上頭磨一會腦子……這——是毋無線電一樣的電波把實物播送到遠處去……比方說，我要急急的把你送到梅爾布恩，送到你的未婚夫那裏去……就把你帶進一間特別的小房間，在頭和腳上都接上了開關，放出了超週率振盪的電流，這種振盪是傳播到那把變形的實物化作無線電波來輸送的機器上的。在高週率振盪的作用之下，你的身體開始無病地分解，物質變成了能，於是你就在這種構成狀態中飛到了梅爾布恩。你的雙頭傻腦的未婚夫是在那邊同樣的一間小房間裏，在一個收受機的前面，在這個收受機裏你又從能變成了實物，你開始像霧一樣出現，後來就全身美麗地出來了……熱烈的接吻之後，你們去早餐……是的，卡奇卡，我們來不及回頭盼望，生活已經變成了善良的天才的驚人王國了……可以把地球在第六十九緯度的地方用粗達十五噸的海底電纜圍起來，在電纜上通進了九千萬伏特的電流，用這來使地球的磁場消失，這一磁場，大家都知道，是

要阻礙微分子的太陽能的——這樣，在第六十九緯度上，在蘚苔地帶上就會長起波羅蜜來了。一切都將機械化，一切都有自動機替你做，——祇要揷一揷電鈴……工作我們將要是每天兩小時，哦，——四小時……在莫斯科，在每一個地區，將要有一個「願望局」。因為生活中最主要的乃是願望啊。喂——你現在要什麼？桃子，冰淇淋和兩個拿破崙式的蛋糕？請吧，你拿起了聽筒，撥到「願望局」去。過了幾分鐘，這裏的牆上就發出「輕輕的鈴聲，美麗的小門兒開了，在氣體力學的管子裏替你送來了冰淇淋和蛋糕……有時我覺得——鬼知道我能想出一點什麼和做出一點什麼來……主要的——不能在任何地方限制自己的思想……而最主要的：消滅基本的限制——戰爭，根絕那戰爭的原因……湧出一種不可理解的，難以形容的恐怖，請你相信我……在我的腦經上面，在人的天才上面懸蕩着一種惡臭的，喝血的兇暴的東西……」

戰爭傾注向人類的天才。敵人的靈魂得到了可以作惡個飽的自由……終於，准許敵人們以血，准許敵人們以稀有的滿足——殺人了。古代日耳曼宴會的大節日到了：捲起袖管，燒，炸，踏，刺，望着煙霧和地平綫上的煙霧，望着火光，望着血泊，望着給死前的駭怖所弄得歪曲了的人臉……『向前！』敵人們喊道。『哈哈！瞧這——全部價值的生活啊！』



這一年的夏天，卡佳中學畢了業，但是代替了大學却得做事了，戰爭並不憐憫她的家庭。父親開始抱怨，作嘔和體弱了，九月裏他被送進了醫院，肚子開了刀，又縫上了，過了幾天他死了。卡佳的媽媽的頭和手震抖得這樣厲害，以致不得不用覆布來蓋上縫衣機。列昂尼德以志願兵的資格同一個砲兵團一起到前綫去了。卡佳正像大多數莫斯科姑娘一樣，起初在機關裏工作，後來在國防工廠裏工作。當敵人們逼近莫斯科的時候，她和別人一同掘着塹壕和防坦克洞。雖然一些地雷和高射砲聲已經足夠使她知道戰爭的實質，但是戰爭對她仍不是手觸地瞭解的，這大概是因為這種偉大的兇狠從未容留在她純潔的心靈裏過吧。卡佳不能觸摸到成萬的死亡，不能觸摸到敵人們所做的事情的可能——拷打，強姦，殺害。她相信這一切。但是她不能想像。畫家，我敢說，現在也許不要再畫卡佳的肖像了。她變得沉默了，走起路來眼望着腳，雙眉緊鎖

，彷彿一直在想和努力去瞭解一般。她這種感覺像蒼蠅在玻璃窗上所有的一樣——障礙。

列昂尼德從前綫寫道：「我們把恥辱壓在心裏，在這些無賴面前撤退的艱苦時期終於告終了。現在他們在撤退了……我高興地看見各處的從雪堆裏翻出來的敵人們的腳，祇穿着後跟破掉的襪子的腳……難以置信地多的凍僵的漢斯（註：指德國人），都橫陳在這裏所有的道路上。我們還要更多地翻出來。敵人們失足陷入俄羅斯——這，他們現在明白了。卡佳，我靠狼毒活着，每一羹匙的紅軍菜湯我都用狼毒拌着吃。它在我心中壯麗地成熟了——生理的，民族的，哲學的憎恨……對幸福的破壞者沒有憐憫……關於你我想得很多，妹妹。我見過像你這樣的受苦的人……我的天哪！怕我們吧，敵人們！……你，卡佳，用怨恨來咬緊牙關生活……你是一個俄羅斯的姑娘，就是說，你善於愛到底和恨到底的……」

有一天從前綫寄來了一張明信片——一個署名看不清楚的人通知卡佳，說她的哥哥，曹長列昂尼德·伊凡諾夫，偵察去了一直沒有回來。

★

當卡佳讀着這張明信片的時候，戰爭已猛烈地嚙住她的心了。卡佳的嘴唇常常顫抖着。一樣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東西向她傾注下來。她努力克制着，翻覆重讀着，淚水從明信片上和藍墨水同流下來。再也沒有列昂尼德了！這——是不可能的！可是世界沒有他仍舊可能，鄰家的貓也仍在樓梯上咪嗚着……卡佳感覺到戰爭了。

卡佳拿了他的信，攤在古舊的長榻上，忽忽地讀着又重讀着。在這些信裏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意思都是異樣的。夜間，列昂尼德在她面前，幻化得這樣可怕，以致卡佳用手掩住了嘴，悄聲地在枕頭上哭泣起來。她把這一切都瞞過母親。第二天她就到軍事委員會去。她被作為一個女救護員帶到前綫去了。

卡佳灑下了雙腳，坐在滿堆着救護隊的物件的月台上，火車慢慢地移動着，停着和衝撞着。前面在修理道路。三月的太陽溶着白雪，可是在傍晚的時候又把雪微微凍起。近路基的地方各處都有腫脹的敵人的蹣跚的髒手，赤露的大腳背和完整的身軀從雪下面顯現出來。透過了冰顯出了他們的青臉孔，彷彿這些死人在拚命，但仍不能用那滯鈍的眼睛望

一下春天的太陽似的。已經駛過了近一維爾斯達（俄里）——仍是那樣的屍首橫在水渠裏。很多烏鴉飛起來又落到他們身上。各處，直到地平綫，都有不成形的，擊毀的，和焚燬的顛覆的戰車，大砲和大堆的彈藥箱在雪上發着黑色和在融掉雪的丘陵上發着銹色。風把明信片，千萬張寫滿了字的紙張——對長期戰爭的已經遲了的怨訴——從雪上刮起趕逐着……這是一九四三年敵人撤退的路。

卡佳厭於望着死人了。在她的手上戴着戰利品的手錶。她開始注視着分針，如何的不被人察覺地在分綫間爬着，後來她突然發覺她常常短嘆。記起了另一些——另一個生活裏的金針。這是什麼，我的媽啊！卡佳幌了幌頭，重又去數敵人了。

有一次在雪嵐中，卡佳站在路上，獨自止住了幾輛貨車，以要對先頭領路的一輛開槍相威脅，把貨車折向戰地醫院去載傷兵。此後她在救護隊裏就被認為是一個剛毅的，甚至是硬心腸的同志了。卡佳現在愛一切強力的，硬性的，狂暴的了。鑽入後方的自動槍手的射擊並不能嚇退她。她自己也拿着自動槍。

很可惜，在前綫找不到畫家來畫卡佳的肖像。穿着光光的骯髒的皮襖，粗陋的靴子，她仍是勻稱得驚人，眼睛大 嚴峻，又清明，兩頰上——是帶黑的紅暈，灰色帽子下面是一綫緊壓在帽子下面的細髮。



戰事在烏克蘭進行。夜間，四周的地平綫都亮起了冲天的火光，大地和天空都被這種人們從來未曾聽見過的砲聲所震撼了。

卡佳得到了勇敢的獎牌，它是一天早晨在救護車旁邊由少校授給她的。行禮如儀後，少校立着正不多不少地加了一句：『我爲您非常驕傲，非常高興，卡佳，因爲您——是我們的所愛』。就在那天的夜裏卡佳陷入了敵人們的迫擊砲之下。半夜後在側翼的什麼地方聽到了絕望的槍聲和喊聲『烏拉』，飛過了照明彈，升起了火箭，比陽光還要亮的錫一般的光輝照亮了天空。這是近旁我們的小部隊在包圍敵人們的時候自己陷入了包圍，而現在正在突圍。

在戰事劇烈的事候，卡佳同兩個女救護員爬去攙扶傷兵。在那從平空懸下的火箭的亮光下，一團穿着棉襖，頭戴鋼盔的傷兵拼命爬到我們一面來，——用手撐着站起來又躺下去。卡佳把身子俯得低低地爬到他

的跟前，躺到他的身旁，但是才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肩上，——可詛咒地閃着光的天——迫擊砲彈就鑽了過來，卡佳被翻倒了好幾次。

當她醒轉來的時候，一下子弄不明白，爲什麼她的靴子用靴尖在結凍的丘陵上播刮。原來却是那個頭戴鋼盔身穿棉襖的傷兵一面呻吟着，一面把卡佳拖向我們的塹壕。她對他說道：

『聽着，放開吧。讓我們喘一會。我現在要換一換氣，我祇受了點傷。我要把你帶到的。』

他們並排躺下，腮靠着腮。他不再呻吟了，祇偶爾磨着牙齒。他們在暗中躺了好幾分鐘。天空重又盛開了錫光的花。

『你怎麼磨着牙齒？痛嗎？』卡佳問，一面轉過頭，但並不把頭從地上抬起來。卡佳沒有一下子就認出這是列昂尼德，她的哥哥。也許，以後他們已經覺得：他們沒有一下子便互相認了出來……

(水夫譯)

綴 芙 琳 娜  
(А. Сейфуллина)

## 女 游 擊 員

( П А Р Т И З А Н К А )

在暮色蒼茫中，老婆婆查哈洛芙娜（Захаровна）穿起衣服，通過那露天的走廊，走到高陽台上去。他沿着大路向遠處眺望了好久。看不見希望來到的人。查哈洛芙娜輕輕的嘆了口氣，下降到最高的一層階級。她不願回到那沒有了丈夫和孩子而她就覺得空闊的農舍裏去。不久以前她愛自己家裏，自己窠裏的那種暫時孤獨的時刻。她歡喜在寧靜中想想，在那打開的箱子旁回憶過去。當時那些不慌不忙的平和的念頭就一個一個的出來了。

這是從前是鮮明的藍色，現在褪了色的帶子。還是查哈洛芙娜少女的時候，把它結在髮辮裏的。啊，當時她背上安放着的大辮子多美呀！現在這樣濃密的頭髮和這樣長的東西不見了。非但是少女，就是出嫁的女人也剪掉了。假使那一個女孩子長出了長頭髮，就在兩肩上編成兩條。使它們柔軟是爲了觀瞻，然而難道這是辮子嗎？有什麼話說，時勢改變了！情形不同，風俗不同了。查哈洛芙娜兩個女兒的頭髮都剪了，梳成了男式。拋棄了查哈洛芙娜從小穿的招攬的長裙。拋棄得如此堅決，和查哈洛芙娜自己從前拋棄媽媽的薩臘芳（Сарафан）<sup>●</sup>一樣。這裏箱子裏有一件華麗亞（Валя）的又短又窄的裙子，一件沒有襟，沒有袖的上裝。這也叫做衣服！半件的衣服，四分之一件的衣服。哦，這又是

● 一種俄羅斯女子穿的長衣，腰間束着帶，胸前扣着紐扣，肩頭綴有肩飾，無袖，有時縫接着白布的袖。



是她老太婆的事。以後——他們還要活下去，而父母呢——祇能活到而已。所以當華麗亞說她已經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時候，她也這樣回答華麗亞：

「你要生活，生活的安排，那是你的事。良心吩咐怎樣，就怎樣做吧。靈魂要你那兒去，就那兒去吧。不過放蕩我是不答應的。」

是的。查哈洛芙娜在箱子裏整理家當的時候，想起許多事。爲了那些老早當心地深藏着的東西，爲了引起的過去的幻影，她一面要哭，一面要年輕和溫柔地笑了。

今天查哈洛芙娜沒有溫暖地坐在箱子旁，她在台階上挨凍，望着村子後的小樹林。親愛的輪廓不會在林子前出現了嗎？應該要出現的。力量已經不足以隱匿對丈夫和鄰居的恐懼了。德國人在迅速地進行。一種模糊的謠言傳過，小女兒華麗亞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員會裏工作的那個城市聽說被德國佔領了。鬼，可惡的魔鬼，上帝寬恕！查哈洛芙娜知道，華麗亞是不會留在那邊等候德國人的。自從在七月中一聽見了史大林對全體蘇維埃人民發表的演說，她就衝到前綫去了。當時沒有放去。但是現在怎麼樣呢？她答允要來的。難道不見一面的就上前綫去了嗎？

老母坐等了好久，周身發抖。天完全暗了。小兒子維佳（Витя）從馬場上奔來。他在幫父親柯紐赫（Конюх）。老人彼得洛維奇（Петрович）做耕地的工作是不行的了。在沙皇和德國人的戰爭中受了傷。從那時起一向受着腿的苦。他在集體農場的馬廄裏已經勤懇地工作了第五年了。得過兩次獎金，他睡也和馬一同睡在那裏。今天，他跟在兒子後面，到家裏來洗澡。明天是古老的節日，斯摩倫斯克節。查哈洛芙娜備忘暖熱地在浴室裏生了火。等着女兒，爲她蒸發了更多的蒸氣。老人和維佳洗了澡。一塊兒吃了晚飯，又到馬匹那兒去了。老婆婆不想睡。她難過得澡也不去洗。躑躅了好久，沒有什麼特別的必要，家常地聽聽無線電。在最後的消息中，她也弄不明白，不知道德國人有沒有佔領華麗亞的城市或者在城市附近打。奏過音樂和「起來，飢寒交迫的人們！」

●沒有什麼可等了。半夜三更冷清清的。女孩子家怎麼會獨個兒走林子呢？甚而至於，如果像平常時候那樣糾集了女朋友一塊兒走，在現在德

● 蘇聯國歌「國際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的第一句。

圖兇猛進攻的日子兩個人也是可怕的。老婆婆躺下，但是夢不來。忽然——百葉窗上傳來一下當心的暗示的敲擊聲。不是華柳雪加（Валюшка）。華麗亞，當她夜裏敲百葉窗的時候，老是要驚醒所有的鄰舍的。大家生氣也不止一次了。查哈洛芙娜走出來到門口，也不抽下門門，隔着門奇怪和不滿地問道：

「誰？半夜裏要我們做什麼？」

華麗亞的不慣地壓低着的聲音回答道：

「快快開門，媽媽。」

她從外面進來，臉暄紅。似乎很快樂。坐了一忽兒，吃了晚飯，沉思了一會兒，談話中斷了。面頰還給冷風吹得很紅，但是紅潤之中有些地方透露出蒼白來。衰弱和疲乏的眼睛周圍露出了黑圈。女兒瘦了許多了。好像身材長了些似的。又長又黑的睫毛在說話的時候下垂着。它們下面的。春的面頰上露出一種溫良憂鬱的暗影。這種頹弛的神色在母親的心中催起了預報的愁悶。華麗亞對於什麼東西，什麼人都不問。老婆婆不滿意地咳了聲嗽，忍住了問道：

「你今天怎麼了？好像身體不好吧，啊？」

華麗亞並不憤怒，也不喊：「問些什麼？」——她輕聲和愛地回答道：

「我累了，媽。林子裏積着大堆的雪，一團漆黑，小路也蓋住了。我繞着樹轉來轉去，苦得要命。」

「那末快些躺到床上去吧。爲什麼坐着苦自己呢？」

華麗亞並不馬上作答。又很輕很輕的說：

「早上我要去得早一些，免得人家看見我。」

查哈洛芙娜生氣了，她幾乎想對她叫出口來：

「你犯了什麼罪而要羞見人？」

她向華麗亞的臉筆直望了一眼，碰到了那充滿着女兒的柔情的熱情的目光而……止口了。老婆婆的喉嚨口哽住了。眼睛裏淌出感動的眼淚。女兒走近前去，和她並排坐在凳上，用雙手抱住腰，臉偎倚在乾癟的母親的胸部。查哈洛芙娜俯下去吻那姑娘的頭和面頰。他們緊抱着坐了一忽兒。華麗亞不慌不忙地掙脫身來，整了整自己的頭髮，問道：

「你們節日在浴室裏大概生了火了吧？媽，我們去洗澡吧。」

「你怎麼了，女兒！浴室雖然沒有冷卻，但是時候已經不早，過了半夜了。」

華麗亞微微地，並不明朗的笑了笑，好像遮暗的小燈在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裏亮了亮。她狡黠地說：

「我們跟你對時候的遲早怕什麼？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人：無論家裏的鬼和別人家的幽靈我們是都不怕的。是嗎？」

母親扭泥地答道：

「哦，那裏話，雖然不怕，不過說不吉利的話說到天亮是不行的。我照老法過了一生，學你們的新派可不會。我是禱告着受洗禮的，我就禱告而死。哦，如果你要，我們就去。母親的祈禱是可以保佑你避去邪惡的。」

「我，媽媽，有我自己的祈禱。比你的要可靠。哦，去吧。把上一次我留下的襯衣給我。」

「媽媽」，這華麗亞祇是在小時候叫查哈洛芙娜的。而忽然現在憶起來了。啊，這不是高興而叫的，親愛的女兒……

母女倆洗澡洗得並不多久，但是很快樂。在河裏浴身，在浴缸裏洗澡和健身，華麗亞是從小就愛好的。她要睡在母親的床鋪上。倚在她的腰旁邊，不久就熟睡了。查哈洛芙娜在女兒身邊大約驢睡了一個半鐘頭之後，當心地爬起身來。向晚的時候，她會揉好節日的粉團。要及時生好爐子，給女兒烘培路上吃的餅。在天黑的時候，她就要離開村子。在將入睡的時候，她堅持這一點，重複說了三次。她要她叫醒，假使睡得太熟，自己不能早一點醒的話。查哈洛芙娜剛才生好爐子，農舍裏進來了集體農場主席。他打了個招呼，請求地說：

「去吧，查哈洛芙娜，媽，餵牛喝水去。陀雅爾卡·唐姆娜(Доярка Домна)生了厲害的熱病病倒了，神志昏迷得胡言亂語。」

查哈洛芙娜不好意思起來了。她在集體農場裏從來沒有拒絕過一次工作。無論工作隊長派到什麼地方去——推耕犁，耙，在牛棚裏工作，——她是從不拒絕的。現在她不知道怎麼對主席說。忽然華麗亞好像有人在她腰裏推了一下。馬上爬起來，蓋着被窩坐在床上。自己請求道：

「尼卡諾爾(Никанор)爹，讓媽送我過林子到河邊去。戰爭，尼卡諾爾爹！我不知道，我們還會不會馬上和媽見面。我有好多工作。」

尼卡諾爾不滿意地咳了一聲，但是立刻同意了。

「不放誰都成，但是就不聽女兒的請求而不放達麗亞·查哈洛芙娜(Дарья Захаровна)，這在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他向兩個女人伸出手掌握也不握的告別而去。華麗亞覺得很奇怪，尼卡諾爾不問她城裏的戰事，也不問她自己。在門口，主席又回頭望了望，向華麗亞衷心友愛地凝視了一下。

「難道他已經聽見了麼？從誰那兒知道的呢？應該使曉得的人少些才好。但是一定要對媽說，」華麗亞紛擾地想了一想。

當她同母親走過那天明前冬霧中的幽鬱的林子的時候，兩人都像遵照着別人的命令似的談着。一切事都談到一點，祇是不談戰爭。談到家事，談到集體農場。現在華麗亞詳細細的問到親戚，集體農場的朋友，請向他們大家問好。對於查哈洛芙娜有關華麗亞的事，有關她的新的工作的問題，女兒回答得不大願意和不大清楚。在林子口，華麗亞突然打斷了談話：

「要趕快些走了。走得快些，媽！」

他們一聲不響地很快的走到河旁邊。在堆着雪的高岸上，華麗亞吻了母親好久，陡然回轉去，急匆匆的開始下降到冰上去了。查哈洛芙娜披着落下來的小雪，像雕像似的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裸露的高岸上。

「媽！」下面傳來叫聲，華麗亞向上跑回來，那姑娘兩手圍住了母親的頭，把她的臉緊貼在自己的臉上。

「媽媽！」她激動地斷斷續續的說出口來。「我到林子裏的游擊隊那兒去。媽，你才沒有看見我所看見的呢！你才沒有看見我們的同胞怎樣的倒下，我們怎樣的面向自己的土地倒下！孩子們怎樣的哭，小小的屍體橫在路上！我們的機器，坦克，卡車被擊毀在路上。我們的戰士，我們的驕矜……撤退了。我不能全講給你聽。……齊娜(Зина)，就是和我一同上你那兒來做客的，還有其他許多同志，我們這一切都看見，到死也不會忘記！我們對世界上的一切寶貴的東西，母親，祖國，史大林……我們對我們沒有了不能生活的一切立誓，我們要報復。也許，我

會遭到很大的困難，又飢餓，又寒冷，危險得要死……但是我還是要去。  
•不過你也不要爲我悲傷，爲我去做光榮的事而高興高興吧。上游擊隊那兒去。」

查哈洛芙娜大吃一驚，但是更覺得難爲情，用抱歉的聲音問道：

「女兒，這些游擊隊是誰呀？你別對我生氣。我不懂事，不識字。  
•你從前是一切事情都解釋給我聽的。他們做些什麼事？他們幹些什麼？」

華麗亞苦笑了一下，又偎在親愛的母親的臉上，忍了眼淚說：

「哦，將來，將來你會知道的！是些很可靠的人。我是不會上不可靠的人那兒去的。你是我的朋友，我親生的媽，但是關於他們的事我不能再說什麼了。你答應我——別白費心思的去問外人！你問問父親和維佳好了。他們是知道的。不過別給維佳說我跟游擊隊在一起。小孩子是會對不該說的人誇口的。哦，別了。我遲了，我怎麼也不能離開你！身體保重，媽媽……真的！如果……如果發生這種事，有人把我的屍首送給你，或者敵人拖我到我的死屍那兒去……那末到那時候……媽，我以你相信的上帝向你發誓——到那時你別認我是女兒！什麼也別說出來。假使你從別的方面轉彎知道了我的話。我請求你，媽，別爲了我陷害別人，別喪失我，喪失我在同志之間的光明的記憶，——到那時候忘記我吧！聽見嗎，媽？一定要做到我的命令，別出賣自己的女兒！聽見嗎？做到嗎？」

查哈洛芙娜的嘴唇戰抖起來。她不能立刻說出一個字來，混身抖動着，最後才用足力氣說：

「最好你別把這種事告訴我，女兒……」

在她那皺的臉頰上，在褪色的老年紀的嘴唇上，流着輕輕的苦淚。母親含着這種眼淚低聲說：

「女兒，女兒……我一切都做，一切都做到！不過最好別走，跟我回去吧！你使我心碎了。我能忍受這樣的變故活下去嗎，女兒！」

「活下去，媽！啊，活下去，親愛的！我會活着回來的，但是你——沒有了……我沒有了你怎麼辦呀！我又年輕，又孤獨。你等着我，不要死！我爲祖國打仗去，爲神聖的事業。」

他們互相撲在肩上哭着，吻着，緊緊的臉偎着臉，大家的眼淚交流着。華麗亞把母親的兩隻手握在自己的手裏，向兩手伏倒了一會兒，回過身去，頭也不回的向下跑去了。不久在河冰上清晰地顯出她那輕盈的暗影來。那姑娘就此回頭望也不望她一下的在母親的眼睛裏消失了。華麗亞完全看不見了，而母親還跟着向她望了好久。她的臉很悲傷，但是已經沒有眼淚。她想到：

「她怕向我再看一次。怕憐惜親生的母親，我親生的小鳥兒！難道我們不會再見面了嗎？唉，唉，你把我餘下的日子的一半帶走了，女兒，親愛的！不過別怕，我是不會出賣的，不會把你告訴敵人的！不會告訴的，無論怎麼怕，無論怎樣生氣，無論怎樣可憐。我受得了的，一切都受得了的！」

查哈洛芙娜慢慢兒的轉過身去，背向着那現在埋在冰裏的死一樣寂靜無聲的沙。而這時她的女兒，她也建立光榮的無畏生活的奇蹟去了。

（白 寒譯）

伽勃里洛維奇  
(Е. Габрилович)

## 烏克蘭女兒的心

(СЕРДЦЕ УКРАЙНКИ)

蠟燭火搖搖幌幌，照耀着樓梯的階級，樓梯好像顯得又滑又陡峭。到第二層樓時，蠟燭火熄滅了，我們劃火柴，一根一根劃了好久，沒有點着：風猛烈地從破窗裏吹進來，最後，一切都好了——蠟燭又亮了。送我的那一個人叫賽爾格·伊凡諾維奇，他用手掌遮住了火，走到房間裏去。

在廚房裏，我們找到一盞燈，點了起來。在燈火之下，可以看看了。

這裏曾經住過外國人。從遠處居住到基洛夫格勒來的一個外國人的家庭。他是這裏磨坊聯合公司的經理——他是預備麵粉送到『祖國』去的。地板上散着幾封外國報紙，從這些郵封上，可以知道地姓查伊德勒。『基洛夫格勒，諾夫高洛德街，奧多·查伊德勒博士。』

房間的佈置帶着外國人的味道。另外有一盞燈在窗檻上，假使把它點亮了，就可以看清楚所有畫在壁紙上的五顏六色的圖畫。上面畫的是雪山，放着水菓的盆和炸雞，海上的落日，一羣羊，別墅的遊廊。我來講講這一個房間裏發生過的事情。

奧多·查伊德勒起初是一個人來的。後來他寫信到國內去把家眷接來。那一個時候，已經有許多德國人把家眷接到烏克蘭來。在基洛夫格勒的街上出現的德國人越來越多。她們穿着木底的鞋子。專為德國人開了不少理髮店，電影院和咖啡店。這些地方，俄羅斯人是不准去的。

於是，在其他許多德國女人中間，查伊德勒太太帶了七歲的兒子烏爾里赫到烏克蘭來了。家眷到了之後，查伊德勒先生向葷頭店裏要一個

女傭人。荐頭店就派尼娜·維根季芙娜·索洛維堯娃去。

尼娜·維根季芙娜，年二十二歲，是基洛夫格勒人，不過戰前是在哈科夫師範學校外國語言科讀書的。德國人佔領哈科夫之後，尼娜想投奔東方或者進游擊隊，但是沒能做到。過了許多時候，她到了故鄉基洛夫格勒。她避開德國人，隱居了好久，後來不得不接受命令到荐頭店去登記。因為她會講外國話，受過高等教育，荐頭店認為她很適於充任查伊德勒家的女僕之職。

這樣，尼娜·維根季芙娜就到了查伊德勒家。她發到兩件白胸帷和三塊頭巾。查伊德勒先生在她床頭釘了四張鐵洛爾地方的風景明信片；一張是衝鋒隊進軍的情形，兩張明信片是互相接吻的鴿子和罰則一覽表，表上註明女僕有了過失所要受到的責罰。我看見過這張表。這裏規定的犯罪行為是打碎碗盞，粗鹵以及不小心，怠惰，不整潔……

罰則的花樣不多，主要的罰則是挨餓。怠惰的罰則是沒有吃早餐。不整潔的罰則是沒有吃午餐。粗鹵和打碎碗盞的罰則相等，沒有吃飯一天一夜。從『無禮』一欄起，在家受罰的方法認為是用盡了，所以罰則欄中註着『警察局』。『臉露不預之色』也是要送進警察局的。

尼娜·維根季芙娜，在查伊德勒家服務了兩星期。有一次她洗滌碗盞的時候打碎了一隻盆子。她受到了嚴厲的責備，一天一夜沒有東西吃。這一切都照規矩行事，是由犯過表規定的。但是判決之後，查伊德勒太太發覺那女僕臉上露出不滿和挑釁的神色：因此把那女僕送進警察局。尼娜·維根季芙娜在那邊監禁了四天，回來時人瘦和腿腫了。

湯盆的事就此結束。然而，查伊德勒太太開始發覺，監禁之後，她的女傭露出一種陰鬱的神氣。想以家中的罰則來消除這種陰鬱的神氣的一切企圖都沒有成功。這種陰鬱的神氣竟這樣頑強。因為這一類事，犯過表上沒有註明，查伊德勒太太所以又把尼娜·維根季芙娜送進警察局。這一次，尼娜·維根季芙娜被監禁了十天。她監禁回來，過了幾天，用熨斗向查伊德勒太太的太陽穴裏打了一下，把她擊斃了，投奔契吉林森林中的游擊隊裏去了。

……早上，我們又到這房間裏來。和我們一起，有一個年輕的姑娘，淡色的頭髮，蔚藍的眼睛，身材不大高。

那姑娘講道：



『事情發生在傍晚的時候。那女人站在這裏，我在這裏，監禁過後，她每天向我挑剔。一切她都覺得不如意，一切她都覺得不稱心。哦，那一次她又來纏了。我正在洗鍋子。那女人說：不行，再洗一遍。我又洗了一次。她說：不行，再洗一遍。我就洗第三次。她說：爲什麼你神氣這樣兇？我說：和平常一樣，並沒有兇呀。她說，爲了你神氣兇，把鍋子再洗第四次。好，第四次就第四次。她說：你在想什麼？我回答說：沒想什麼。——你又要進警察局嗎？——不，——那末爲什麼你的胸帷這末髒？——髒什麼，完全是乾淨的。——她說，因爲胸帷髒，罰你把鍋子洗第五次。我就洗了第五次。哦，當然，我很氣很氣。我是在高等學校念過書的，但是竟成了女僕。痛苦極了。我忍不住，哭了。她問：爲什麼你的眼淚這末兇？——我答道，兇什麼，和平常一樣。——不，她說，很兇，洗第六次。我就洗第六次。她說，你做工不情願。洗第七次。那時我眼睛裏完全發黑，什麼也不記得了。祇記得，不知道那裏來的一隻很重很重的熨斗，我用力把它舉起來。打下去。她倒下去，喊叫起來。但是房間裏沒有人。我又打了一下。後來沿着樓梯跑下去。一面跑，一面想——往那兒去呢？……』

她跑過街，又跑了三條小巷，走進第一所房子。屋裏桌子旁坐着一個年約四十七歲的男子，那是個工人。她有點知道他。女主人給她吃了碗飯。尼娜·維根季芙娜求他們讓她過夜。

『哦，請吧，』主人說。他一聲不響，從從容容地吃了一盆菜湯，然後說：

『你呀！要把手上和臉上的血洗掉，那才好。』

尼娜·維根季芙娜開始用手掌擦去血，失去了知覺。

他醒來時在一個地窟裏。很暗。她摸到了牆。牆是磚頭的，很潮濕。她站起身來，又暈了過去。

早上，她給推醒了。主人蹲在她面前。他問。

『打死過德國人嗎？』

『打死了一個德國女人。』

『喔，』他說，『所以全城天翻地覆天地鬧了一夜。你暫且在這裏耽着吧。女主人會帶東西來給你吃的。聽見嗎？』

『聽見。』

「哦，那末你就着吧……」

她在地窟裏過了一星期。城裏的騷動安靜了些之後，主人把她帶到他認識的一個和游擊隊有關的人那兒去。有一天早上，尼娜·維根季芙娜坐在載乾草的車裏。先給送到斯美拉去，然後又送到那所謂黑森林裏去，於是她進了游擊隊。

我們離開那房間出來。賽爾格·伊凡諾維奇當心地鎖上了門，我們沿着扶梯走下去，和尼娜·維根季芙娜告別。我看她在人行道上走去，身材很小，淡色的頭髮，看上去多瘦啊。

「您知道嗎，」賽爾格·伊凡諾維奇猜到了我的意思，忽然說，「後來她在游擊隊裏成爲一個有名的偵察員。她不止一次參加過攻擊敵國司令部呢。看看她，真想不到，是嗎？」

「真想不到。」

晚上，我和賽爾格·伊凡諾維奇又遇見尼娜·維根季芙娜。我們遇見她在一所最近開幕的電影院裏，這所電影院是由一所屋子匆促改成的。她坐在休息室裏，旁邊坐着另外一個少女。他們在談笑。賽爾格·伊凡諾維奇問起尼娜·維根季芙娜旁邊的那個少女：

「您看這姑娘。您知道她是誰。這是劉德米拉·索洛維堯娃。」

我很感動。這就是此地出名的劉德米拉。她曾經在德國人佔領的一所房子裏做女傭的時候，在地窟裏埋了地雷，把房子和裏面的居民完全一起炸毀。我看看她。嗯，她完全是個女孩子！她的年紀大概祇有十六七歲，不會再多。小小的氈帽，藍色的短上衣。樣子像十年級的女學生。靈敏而有神的眼睛，粉紅色的面頰。

看着這兩個坐在電影院中休息室裏的少女，我想到那仇恨敵人的偉大的力量竟把最平凡的人創造成英雄，我想到那憎惡外國人的無限的怒火正在感應大家去建功立業，感動着大大小小的人，感動着手持自動槍的戰士，手持武器在淪陷區城市的黑暗街上守候敵人的婦女。

(白 寒譯)

柯席夫尼柯夫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 卡佳·畢特柳克

(КАТЯ ПЕТЛЮК)

一切都中了嚴寒的毒，乾雪是它的毒藥，風捲着這雪白的毒藥，麻木地燒着它。

「卡佳，關上活門吧。」

「我不冷。」

「卡佳，把門關上吧。」

「我的手凍壞了。」

「你怎麼駕駛坦克的？」

「我不知道。」

「關上活門吧。」

「盲目駕駛坦克是不行的。」

「請你停下。」

坦克「T—60」輕輕地發着齒輪的聲音，滾進了一條狹狹的窪地又升了起來。從大口徑的機關槍裏發出的閃閃耀光的排槍掃下了斜面邊上的雪粉，坦克還是剛剛從這斜面上開過去的呢。砲塔的蓋升了起來，中尉急急跳到了地上，跑到司機的開着的活門跟前。

「你怎麼了，你沒有看見他們一直在朝我們開火嗎？」

「看見的。」

「那爲什麼不關掉活門？」

「爲了可以看見和閃避。」

「好，現在你坐着吧。」

中尉走到暗中去了。

卡佳爬出坦克，開始拗折樹枝，用它們來掩蔽機器。

她選了一個停車的壞地方。也許，無論如何仍是把自己的機器開得遠一點比較好？可是那時中尉怎樣呢？他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呢？

她回進了自己的車子。風吹進了銳利的，像粉碎的玻璃似的雪片。她開了活門。坦克裏變得暗憧憧了，因此覺得更冷了。也許，開燈？不，不要使蓄電池放電。起動機會拉得很吃力的。

空中響起了含糊的喘息的聲音。它愈來愈響了。但是沒有沿着地平線逼近攏來，而似乎在一根細線上，從上而的什麼地方，像一個大螺旋般營營着降落下來。

可以做一個非常勇敢的人，但是決不能慣於每次都懷着非常人的新鮮和完滿的感覺在投彈時體驗一切的。

起切她用手掌捧着頭坐着。過了一會突然抓住了活門的把手，開始打開它。她懂得她在做着不該做的事。但是她不能坐着等，當一切都收緊攏來並且在損毀的鋼片中壓抑她，而她將死在窒息的緊迫中的時候，於是，爲了從這一窒息脫身出來，她就用盡畢生之力揪了一下訊號機的扳機。坦克的軋軋聲挑戰地迎着下降的炸彈唱起來了。

後來一切都結束了，飛機也去了。她覺得自己是無比地疲倦和出乎意料地幸福。

可是中尉仍舊看不見。如果現在他來，她也許會告訴他一切的。不，不是一切。

他懂不懂她在這塊地方等他呢，雖然她知道這裏陳列着誘惑德國飛機的假坦克，德國人應當來炸這塊地方，但是她仍舊等着，因爲她不願疲倦的他，在田野裏走來走去，找尋她的坦克。

可是如果他不就來呢？飛機又會飛來的。也許，無論如何，總是把機器駛開的好？不，還是等待吧。讓它們飛來吧。讓他看見她是在何等的情勢中等待他的。

但是多冷啊！再要等他好久嗎？簡直不能這樣等待了。

寒氣很容易地鑽進鋼甲，像水鑽進氈帽一樣，坦克內部已經凝結了霜——毛茸茸的和生刺的。坦克裏比外面，在冰凍的風裏，還要冷。全身都作痛了，似乎，再厲害一點，她就要痛死了。

中尉從暗中的什麼地方突然出現了。

「走吧！」他說，一面帶着這種樣子走向機器，彷彿他祇離開過一分鐘似的。

坦克在坎坷不平的泥地上顛簸着。風像水從旋回塔裏衝出來時那樣的瘋狂地吹擊着活門。

突然坦克劇烈地震了一下。一顆砲彈在離左舷二十米遠左右的地方爆炸了。卡佳猛地把坦克折向左面。第二顆砲彈正好落在那個幾秒鐘前他們就處在那裏的方向上。

在整個巨大的戰場上轟射着我們的和敵人的砲象。從地上升起了有爆炸的火腳的黑柱子。空中落下了難忍地白得耀眼的火箭。但是在這一切的上空却響着單調的，有力的洪洪聲，彷彿在草原上有一架巨大的機器在工作着一般。這是坦克的摩托，掩護坦克的飛機的摩托的洪洪聲。

僅在這裏，在戰場上，才明白聯絡的「T—60」乃是一輛微小的機器。它可以被巨大的沉重的戰鬥坦克像壓小烏龜一樣的輕易地壓碎的。但是「六十」靈活地在砲彈的爆炸中間轉動着，滾到指揮坦克的跟前，每一次都在它們鐵甲的保護下來來去去，傳達命令，接受命令。它好幾次開到被擊毀的「KV」那裏去，供給它砲彈，從「三十四」那裏帶去一個受傷的射擊員兼無線電員，在回去的路上又帶了幾個修理員給受損的「KV」。當我們的一輛坦克燒起來的時候，「六十」就衝到燃燒着的坦克的前面，從自己的大砲裏開出這樣必死的砲火，以致德國人被迫立即調來兩輛機器幫助自動槍手。

卡佳在這幾剎那間想着德國人嗎？不，沒有想。接受了命令，她就停住機器，全身努力確定坦克的前部有沒有在小轆子上翹起來，或是，相反地，有沒有陷下去。她竭力用全副精神，全部智力去減輕指揮員的大砲瞄準的工作。在射擊的時候她開始熟練地扣緊鏈索，同時加添煤氣，以便不把坦克急陡地從原位上衝去，並以此使指揮員易於瞄準。有一次，當目標喪失掉的時候，卡佳從坦克裏跳出來，站直身子，用伸直的手指示目標的方向。

她全身給一種崇高得出奇的感覺抓住了，自己覺得勇敢，樸實，又優美，她覺得中尉現在也正是這樣想她的，而爲了他也是這樣的想，所以她就準備去完成一切的事情了。

突然砲塔活門的蓋響亮而奇怪地響了一下。卡佳問道：

「中尉同志，中尉同志？」

誰也沒有回答。她停住坦克，爬到砲塔那裏，幫助中尉下來，他的頭給子彈削着了。卡佳把他的頭包紮起來，當綑帶要遮住眼睛的時候，中尉憤憤地說道：

「小心些，叫我盲目開火嗎？」

後來他又爬到座位上去，把一只腳放在下來的踏板上。卡佳說：

「關上活門吧。」

中尉不響。

「你，也許，覺得熱吧？」卡佳問道。

「好，別生氣。」中尉說。

他們到了城的東郊，就停在那邊。不知是誰敲了一陣鐵甲，客氣地說道：

「坦克車手同志，請幫幫忙吧。德國人伏在變壓器的亭子裏，拋着榴霰彈呢，毫無辦法。」

卡佳走出坦克。

「亭子在那裏？」

一個戰鬥員穿着偽皮的長衣，大大的，恰像一只白熊，他用一只手指了指：請求道：

「也許，載我去？我可以用手溜彈擊他們。」

「我們也有手溜彈的，」卡佳說。

那個戰鬥員把他的顴骨很高的，飽受磨折的大臉轉向她，突然，體懼地說道：

「天哪，竟是一個姑娘，」接着急急加了一句：「不要緊，我們徒步去好了。」

「請坐，」卡佳命令道。

「用不着，」戰鬥員說。

「請坐，」卡佳重說了一遍。

戰鬥員一面在坦克的鐵甲上找尋位置，一面請求道：

「你別生氣，指揮員同志，我望着頭髮就覺得害怕。」

「抓牢，否則會給風刮去的，」卡佳叫了一聲就關上了活門。

『六十』彎到後方去搜尋一羣在變壓器亭子旁邊掘有壕溝的德國自動槍兵。但是敵人已經掉轉砲位，用砲火來迎接這坦克了。由於一下側面的擊中，『六十』幾乎被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在打擊之後這機器呆立不動了一會，但是後來又動了，不過不是向前，而是退後。可以這樣想，指揮員胆怯了。

但是機器又轉向戰鬥的路線了。就是說，被震昏的司機大概在最初的時候失去了方向。坦克衝向敵人的壕溝，從它的尾部迸裂開火塊，落到雪地上。摩托裏的油燒起來了。司機接上了通氣管，把燒起來的油順着氣流從坦克裏放出去……

卡佳坐着，因為脚痛而縮成一團。疼痛越來越厲害了，她覺得要嘔吐，但又不願打開活門。她最希望現在誰也不要看見她，而她也不要看見誰。但是活門上有人敲得很響，很執拗。她光起火來，打開了活門。

『謝謝，司機同志。』

『你把這些人幹得非常有趣，連機器也給他們弄聾了。』

『你自己怎麼樣，不要緊嗎？』

『司機同志，我還從弗里茨那裏拿了一瓶白蘭地呢。』

『你竟是一位小姐啊。』

『中尉怎樣了？』卡佳問道。

彷彿辨明似的，有人說道：

『最好把他送到醫務營去。』

『醫務營在那裏？』

『孩子們，誰受了傷，請坐下來，給我們看看。』

在醫務營裏把她包紮了，但是她不願留下來。她彎到中尉躺着的病房裏去。她俯身向着他。中尉的眼睛張得大大的。他翕動了一下嘴唇，帶着一種驚人的溫情說道：

『淑茵卡！』

『這是我，卡佳，』她低聲說，一面向他再俯得低一些。

『淑茵卡，』中尉重複說道，『痛得很哪，淑茵卡。』

艱難地拐着腿，卡佳出去了。

卡佳走進了一家農舍。農舍的一半是由稻草鋪成的。她躺著，蓋上一件短皮襖，她的全身馬上就開始充滿了營營作響的搖幌不定的黑暗。

後來她覺得有人替她蓋上了幾件散發着像她一樣的汽油味道的皮襖，有一個人驚惶地說道：

『你們，孩子們，輕一些，否則她要喘息起來的……』

這樣過去了一夜又一日。這樣的白日 and 夜晚在司機葉卡吉麗娜·畢特柳克上士的戰鬥生活裏已經有不少了。

她在史大林格勒打過仗，參加過奧廖爾的戰事，在基輔城下強渡過德聶泊爾河，現在在烏克蘭同敵人作戰。她受有『紅星』，『二等衛國戰爭』的勳章，『勇敢』和『保衛史大林格勒』獎牌。

(水 夫譯)



拉甫列烏夫  
(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

## 茶 玫 瑰

( Ч А Й Н А Я   Р О З А )

淑拉·菲梅里奇( Жора Фемелиди )是巴拉克拉伐人( Балаклавец )●。巴拉克拉伐人並不是平常的血統。任何別的地方都不能找到像巴拉克拉伐人身上的那種戈德( Готы )●，義大利( Италия )，韃靼( Татария )和希臘( Греция )血液的激烈混和，因此他們長得比陳年葡萄酒還要猛烈，他們是喧噪辛辣打諢的愛好家，他們是能使異性心神顛倒的人，頑強得像古代熱那亞的塔( Генуэзская башня )——這個塔無論是年代，無論是狂暴的海風都不能摧毀它的——那樣聳立在他們故鄉的城市上空。

像任何巴拉克拉伐人一樣，淑拉也是過度的自尊與暴躁。他宛似那蔓生在海濱岩崖上的一種叫做海黃瓜的惡性植物。它那難看的果子像鶯鶯醋漬的小黃瓜，當一個粗忽的行人向它們輕微地一觸的時候就要像一匹

- 巴拉克拉伐( Балаклава )在克里米亞，鄰西伐斯托波爾。
- 戈德係中古時代的野蠻民族。

發怒的駱駝那樣軋軋地噴吐出濕漉漉的瓜子。淑拉在受到極小的侮辱時也是這樣利時地並且喧嘩地激怒起來的。而他認為一切和他的願望，和他自己性格的看法相拂逆的都是侮辱。

他頑長，黧黑，靈活而又瘦削，他那對水汪汪的眼睛的瞳人閃爍起來，就像鑲在眼膜的淡藍雲石裏的磨光了純白煤的小球一樣。

在連裏他有怒號者，喧嘩者和暴躁人的確定名聲。因此在挑選五個戰鬥員送到營狙擊隊去的時候，謝吉爾尼柯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中尉就把菲梅里奇的姓第一個寫進名單裏。一方面，中尉想用這個來從那爲了莫須有的侮辱而作不可避免的激烈談話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他私下希望避開那個荷馬（Гомер）<sup>●</sup>的好喧嘩的後裔而得到即使是暫時的休息。

淑拉沒有猜到中尉的計謀。他把這個任命當作光榮的選拔那樣接受下來，並且快活地閃爍了一下他那對白煤般的眼球。後來，他等不及還在收拾的其餘四個，就抓起了那個裝着一條短襯褲，用過的『紅色莫斯科』牌的修面藥水，剃刀和心愛的曼陀鈴的行李袋，出發到連部的所在地去找營狙擊隊的指導員，曹長龐達爾楚克（Бондарчук）。但是在那指定給他的土窖的門檻上却坐着一個紅海軍戰鬥員，沉思地在補綴着第二期的褲子。對淑拉的問訊，他告訴說，曹長這時正在連指揮那裏，過這麼個半小時就可以來了。

太陽高懸在當空。熱得發紅的正午用火燙的礫岩在多石子的泥地上流貫着。烤得發熱的空氣的細流抖動着。淑拉既是一個土產的克里米亞人，他憎恨熱，所以他就拖着腳走向一邊，搜尋着隱蔽的地方。但是在赤裸的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的高地上却很難找到真真空氣新鮮的蔭涼地方，祇好局限在次等的蔭涼處，在稀疏的白樺叢林底下。

爲了縮短等待的時間，淑拉就從袋裏拉出曼陀鈴，伸開四肢躺得舒適些，接着恨恨地望了望那燃燒的藍天，開始亂彈起『探戈』<sup>●</sup>『困憊了的太陽』來。不管那暑熱，他彈得仍很高興，甚至沒有察覺一條濃密

● 荷馬——古希臘詩人，其詩篇『伊利亞達』（“Илиада”）中有神笑之描寫，故後人即將『荷馬』二字作『哄笑的』形容詞看。

● 『探戈』（Танго）是一種舞曲。

的藍影已橫在曼陀鈴的上面。

「對於音樂會是很不適當的一塊地方……可是你彈得倒不錯。」

聲音是從胸部發出的，很高的，於是淑拉吃驚地猛抬起頭來。他這樣地瞬眨着，彷彿看了一眼太陽而燒灼了眼睛一般。

他看見了一個穿軍服的瘦削的姑娘。緊緊的船形帽斜壓在她那端正的，不大的頭上。柔軟的頭髮在太陽裏閃耀着金光。這個姑娘有一只輪廓分明的小鼻子，兩片孩子般厚腫的嘴唇，而那張曬黑的臉龐則彷彿是用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的熱蒸蒸的光從內部照耀着。

淑拉由於意外而茫然若失了。但是惶亂不能制服真正的巴拉克拉伐人。他跳起腳來，不可抗拒地笑了笑，敲了一下後跟就與緻勁發地說道：

「Калимера-калеспера●！天生迷人的尤物！超出幻想的景像。多麼漂亮的人兒啊！」

那姑娘俊峭的細眉抖了抖並且會聚到鼻樑上。她看定淑拉的眼睛，突然嚴厲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淑拉不喜歡這一套。從他的百無一失的，不止一次在女子心理上得到實驗過的對付方法裏，他是等着另外一種反應——忸怩不安，難為情的或是偷偷的一笑。可是意外地……老實說，為什麼這隻烏兒要這樣對待他，一個受過鍛煉的前綫戰士？她是誰？一個醫藥隊的隊員，最多是一個無線電員或者高射砲手罷了。可是倒要裝出一付指揮員的神氣。於是淑拉就嘲弄地透過牙齒地一字一字地說道：

「你對於我的身份發生興趣，很感榮幸。我是梅度薩·巴拉米達的聖·喬治·喬凡尼伯爵，巴拉克拉伐港的海軍上將。」

「我問你，你是什麼人？」姑娘更嚴厲地重複一遍。

淑拉全身都因憎惡而緊張起來，好像一隻海黃瓜，準備噴吐那成熟的瓜子。呸了呸三十二隻耀眼的牙齒，他倘若無人地眯縫起眼睛喋喋道：

「唔，怎樣，親愛的小姐，——如果你不懂得殷懃的談話，那末就

● 希臘話，即「你好」的意思。

請你像小球一樣滾開吧……也是……一朵茶玫瑰！』

他在這一綽號裏放進了在他那易感侮辱的心中沸騰起來的對這莽撞丫頭的全部狂暴輕視。但是那姑娘却甚至臉色都不變，彷彿淑拉的無禮越過了她的德覺一般。

『好極了！』她極度鎮靜地說道。『就是說，你是巴拉克伐港的海軍上將？能得相見，甚為愉快。唔，我，向你通報，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爲了初犯，紅海軍戰鬥員同志，我先記你一次失禮的裝腔作勢和粗野的過失。現在，如果你不要得到更大的懲罰，那末請你答覆問題。』

黃色的，被燒得火熱的土地在淑拉面前旋轉起來。祇在這時他才辨明了那在同樣領章上的保護色的三角星。違反他的本願，他自動地立正了。

『第三連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來到你的麾下，曹長同志！』他艱難地用潤乾的嘴把這些話一下子擰了出來。

碧藍的眼睛用難以忍受的閃光燒灼着他，而當他聽到輕蔑的聲音時，他真想鑽到地底下去：

『非常寶貴的收穫。整整一生我都在夢想着，希望送給我這樣一個寶貨。你去問事務長特列諾戈夫（Треногов），他會告訴你按插在什麼地方。在召喚以前你可以自由。』

於是，曹長龐達爾楚克向淑拉背轉了身，輕快地在石子路上跨着步走開了。淑拉拾起了曼陀鈴，就在惶亂的感覺中去找特列諾戈夫。圓圓的，闊肩的，活潑的事務長在最初的幾句話以後就望定了淑拉的拉長了的臉孔並且同情地問道：

『你怎麼啦，好兄弟，臉上喪魂落魄似的，好像丈母娘到你家來長住一樣？』

淑拉悶悶不樂地揮一揮手就對事務長說出所發生的事情。

事務長搔了一下那滿佈雀斑的鼻子。

『你大大地遭受意外了，』他懷着男人的同情心說道。『現在聳起耳朵來吧。她要燙傷你的，這朵茶玫瑰。她對於紀律有偏愛的理解。違反就槍斃——申辯都不可能。正常的狙擊兵祇射擊漢斯（Фанс）●的眼

● 德國最通行的名字，即指德國人。

睛，可是她却一心要射那瞳仁。你自己會見到的。」

這一天其餘的時間，淑拉過得鬱悶而不安。未來已顯得陰暗了。什麼事情都不會比第一天就和長官弄壞關係更糟。在這以後，生活的意味是不會有的了。於是淑拉就用那辛辣得像辣椒一樣的精選的巴拉克拉伐的形容詞來詈罵自己。

「獨眼鱗，瞎眼海貓！」他輕聲地呢罵道。「級別的記號都不能馬上辨別出來……誰又知道他……龐達爾楚克！……龐達爾楚克！……這樣的姓——叫人無從辨別是男還是女。也不能想像……唉，我落網了，淑爾卡（Жорка）●，——挺住！」

他睡得很不安寧。在起身號以後，他就被喚到曹長跟前。淑拉在上司的面前顯得憂鬱而銷沉。曹長龐達爾楚克評判地從腳到頭審視他一下。

「外表，」她說道，「倒是一個很有戰鬥力的戰鬥員。可是昨天看看也噁心。像馬戲團裏的紅帽子小丑一樣。」

淑拉小心翼翼地不作一聲。

「你會用步槍嗎？」龐達爾楚克問道。

淑拉震了一震。這已是情理以外的事了。要是昨天，他就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啊，他會怎樣的去回答喲！可是現在，他祇是氣得昏頭昏腦的，囁嚅着說道：

「服軍役已經第二年，曹長同志……學過的。」

「我可不知道，」龐達爾楚克回答道，「很多的人都需要重新學過。狙擊兵的事情有時不僅是射擊，即是等待什麼時候才可開槍的本領也是同樣重要的。而爲了等到這個時候，就需要能夠看。現在我們就初次來考查考查你的觀察能力。我們走吧。」

淑拉順從地跟在曹長後面拖着步子。不管那在他心中激發起來的情緒，他已開始私下承認，曹長是一個再好也沒有的指揮員。

他們潛行到小丘脊背上的偽裝的，疊蓋着木頭的狙擊兵密室。下面，像小溪般流動着一條因灰塵而發白的村道。沿路狼藉着許多裏有折斷了的電綫圈子的倒下的電桿。在相反一面的斜坡上則蔓生着野李的樹叢

● 即淑拉的愛稱。

● 龐達爾楚克把這些樹叢指給淑拉看：

「你往那裏偷走去，直走到你看見峽谷中大路的轉彎處爲止。你躺下去，觀察兩小時。如果有人，軍用車，馬匹出現，或是有什麼東西發光，細烟冒起了——都記下地方並且按照羅盤刻下方向。你會用羅盤嗎？很好……一切都清楚了嗎？」

「清楚了，」淑拉陰鬱地說道。

「在他們沒有開始直接向你射擊以前，不要開火，這就是說當你很明顯的已被發見的時候，你才可以回射。但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發見。狙擊兵應當能夠看，但自己却應當是不被看見的。去吧！我在這裏等你。記着——那邊很危險的。」

淑拉像一匹被勒住韁繩的馬那樣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睛燃起了惡狠狠的貓眼的火光。她，實際上，一定在算計他，這朵……茶玫瑰！於是他就忿忿地說道：

「我從沒有出過這樣的亂子，曹長同志。作戰——而不是在鍋子裏烤鯖魚。」

但是龐達爾楚克不要瞭解那家政上的粗暴暗示。

「很好！少說話——多做事！這還是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說的呢。去執行命令吧。」

淑拉離開密室，爬到指定的地方去。他沒有經過任何冒險就到達那個地方，在荆棘的曲莖下面見到一個不深的洞穴，他就隱在它裏面，隨即，爲了廓清視野起見，折下幾根樹枝，而用它們來掩蔽自己。過了一會，他開始審察地形。在他下面，仍是那條村道在流動着。路上有幾個燒焦的砲洞發着暗黑的顏色。顯然，這條路會遭到短促的，但是却很猛烈的圍射。路上遠一些的地方矗立着一塊垂直的，白黃色的，帶着雨痕的，由軟石構成的絕壁，這種軟石是片木鋸下作爲西伐斯托波爾建築之用的。絕壁上面有狹小的洞孔發着黑色——這是英蓋爾曼洞穴城（Инкерманский пещерный город）的北面。正對着淑拉騰起了一片同樣長着野李的斜坡，而一條灌溉用的溝渠則沿着它蜿蜒過去，奔

● 蘇伏洛夫——著名俄羅斯統帥（1730—1800），詳見『蘇聯文藝』第一期「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史蹟」欄。

向下方。峽谷裏，點點的花園蒼然可見，更遠一些則升起了齒形的山巔。在它們上面不時迸激出夾有遍鈍轟擊聲的蒼白電光。德國砲隊就是從那邊轟擊城市的。

淑拉把雙目緊張起來，努力不轉側，也不轉動腦袋地審視着每一處地層起伏和每一處隱蔽的地方。他已經來得及發見一輛在峽谷裏飛馳過去的輻重車和一縷也不像篝火，也不像被擊毀的農場牆垣外面戰地廚房的細烟。過了一會，在一個洞窟裏有一個模糊的身形閃了一閃鎊又隱沒不見，淑拉發見這個洞窟是由於掛在它上面的一塊黃褐色石頭。後來很久很久他都沒有在任何地方發現生物的徵象，他已經開始寂寞起來了，但是突然從溝渠那邊跳過了一條捲毛的小白狗。它蹲下後腿就尖聲地噉吠起來。

淑拉凝望了一下就在它頸上看見一條淺藍色的小帶子。這使他覺得奇怪。看來，這條小狗是在軍事警報的時候從主人那裏脫逃出來而餓着肚子在樹叢間迷了路的。淑拉很可憐它。於是他心中就起了一種誘它來並帶到營裏去的念頭——對大家總算是一種娛樂。他開始輕輕地發出口哨。在昏昏欲睡的，暑熱的空氣中，哨聲應當很遠都能聽見，但是那小狗却不聽呼召，仍照舊的在原來的地方蹣跳和吠叫。

淑拉撐着雙肘稍微抬起身來並且把口哨吹得更響一些。可是就在這一秒鐘裏他的頭却由於轟響而彷彿碎裂了。被震聾的他跌到他的洞中是這樣的快，以致他把鼻子猛撞在石頭上。他的雙眼昏黑起來了，而他卻沒有一下子明白，這是鋼帽滑到他臉上來的緣故。他小心地把它脫下並且就在帽舌的左方看見了一個斜穿的彈痕，還附着四散開來的尖銳的鋼屑。剎時間他出了一身的冷汗。要是略微右一點，彈痕就要在他的腦袋上了。在重又緊壓上鋼帽之後，他正想往後推些，但是子彈又立即在他肩旁掘起石屑，揚起了白白的灰雲。

但是現在淑拉已發見在溝渠盡端發射的閃光，和那只不再蹣跳也不再吠叫，而却像木頭一樣伸開四腿的小狗是在一排。於是淑拉明白了，他已經像一只笨牛般被用餌捉住了。

「等着，上帝啃剩的一口豬獐肉，」他因受辱和怨怒而面色蒼白漚，竊竊地說，「等着吧！」

他慢慢地並且縝密地向那條狗瞄準。由於子彈的打擊，它跳了一下，而從它那彈穿的身體上就片片地飛出了充塞的棉花。

「哈哈，打死你的小狗了，破壞漢斯的屬類了，」淑拉幸災樂禍地笑道。

德國人也暴怒起來並且捺不住性子了。他就用連珠般的子彈啄開了淑拉頭旁的泥土。但是因此却澈底暴露了自己。淑拉也看見了自動槍烏黑的槍口，也看見了灰綠色的肩膀，也看見了那倚在槍托上的頭。於是他就把子彈向這個頭送去。自動槍槍口震抖了並且擡了一下。

「吃了蘇維埃式的醋漬茄子嗎？」淑拉透過牙齒縫說道，隨即擦了擦汗淋淋的額角。在對面斜坡上，碎裂的小狗發着白色，而啞口的自動槍槍口則閃着黑光。淑拉不肯從它那裏就此放過眼睛。如果他不要奪得敵人的武器，那他就不能成其為巴拉克拉伐人了。他向四周投了一個迅速的警視，看不見有什麼危險，於是就從洞裏爬出，像古班的哥薩克前哨步兵那樣划着雙手，但是還沒有走到自己身體的一段長度，兩顆子彈已從不同的方向追上了他。一顆像爬進洞裏的蛇一樣絲的一聲鑽入地中，第二顆却燒着了左肩。這使他快快地避進洞裏。他的心就像發動機一般的激擊着。他明白，他已落入了陷阱，有人在逐獵着他。敵人的數目還不曉得。也許，有整整一小隊的漢斯在對着他睜大那鼓起的大眼。

淑拉摸了摸彈穿的肩膀。它在燃燒着，但是他還能移動手臂，雖然每一個動作都給他以痛楚。

他一動也不動地躺着，艱難地呼吸着並且思忖着。自然，現在他已逃不出這個洞穴了。但是也不能容易取得他。他一定要取很好的代價才獻出自己的生命，要這樣，使巴拉克拉伐部唱那頌讚他，淑拉·菲梅里奇的歌，像歌詠那些腰懸土耳其式寶劍和手槍的黑鬚祖先一樣，這些祖先們的沾滿蠅矢的肖像是掛在每一家巴拉克拉伐的小屋裏的。他闔上眼睛去回憶巴拉克拉伐了。他的全身都在向死亡提抗議。他還生活得太短，那初期的，微酸的青春之酒他還嚐得太少，火一樣熱情的巴拉克拉伐姑娘他還愛得太短暫。於是在他心中就湧起了一種對曹長龐達爾楚克的深重的怨恨。在派他到這裏來的時候，她一定知道這裏是有陷阱的。大概因為這樣，她才不和他一塊兒來，而祇把他一個人趕向死亡。她還用危險



的暗示來挑逗人家。哼，這個鬼婆娘！她現在一定安閒地坐在密室裏，毫不擔心這裏有一位二十二歲的紅海軍戰鬥員菲梅里奇就要死了。

他略微抬起了頭，最低限度也要想確定敵人能夠處在什麼地方，可是這一動，却幾乎又要他付出生命的代價。子彈擦的一聲沿着鋼帽斜滑過去。那個時候，他由於狂怒和乏力而抖了抖，俯臥下去並且用牙齒咬住一根枯枝，暴怒地嚙啃着它。而就在這一眨眼的時候，他的耳朵上面却震耳欲聾地爆發了一次射擊。淑拉向旁邊一衝，他已深信敵人是從後面偷過來了。但是，一回轉頭來，他就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從那黏附着樹葉子的偽裝的披肩的破布下面，一對藍得像港水似的眼睛正注視着他。

『活着嗎？』一個熟悉的胸音問道，把溫暖注進淑拉的胸中。『靜靜的躺着，不要動……我已經做掉一個了。』

淑拉安靜了下來。他看見曹長的架在石頭上的步槍槍口移向左面，接着就沉沒了。淑拉對這個方向瞪視着，但是除了濃密的葉子外，什麼都看不見。一槍發出了，一股熱氣向他噴來，而從樹葉裏，一個德國人用手指抓着枝，無效地竭力牽攀着，但仍滾了下來並且直挺挺地倒在斜坡上。樹葉顫抖了一下，淑拉透過它就看見了兩個從他們埋伏的地方奔出來的人。第三槍射倒了在奔跑中的他們中間的一個。第二個則已經來得及藏到那不能貫穿的樹幹之網後面去了。

『該死！』龐達爾楚克惱恨地說道。『給他溜跑了……我把瞄準器撥得太過一點……可是你怎麼啦，受傷了嗎？』在見到淑拉土色的臉孔和他肩上開始凝結的血塊時，她就急急問道。

『擦着一點，』淑拉毫不在意地喃喃道，他已獲得先前的勇敢，『不礙事的……』

嚎叫着的金屬響却不讓他講完。旁邊砰的一聲落下了並且爆開了一顆重重的迫擊砲彈。黑色的濃煙像一個幻想的修道者般在空中不動地並且穩固地站了起來，轉眼之間，從上面便散落下被爆炸所揚起的樹木與石塊的碎片。隨即，緊跟着爆炸之後，機關槍的彈流就像水龍裏的水一樣緊密地噴向李樹叢林。

『啊！他們也委實受辱了……喂，走吧！』曹長龐達爾楚克喊道，隨即低低的匍着身子，奔向李樹叢林。淑拉由於衝動而克服了受傷的肩

膀上的疼痛，也跟着她奔去。在通行不過的樹叢裏他們止步了，淑拉冒險說出自己的意見。

「我們不走那條路，曹長同志。」

「知道的，我們不走那一條。那一條已經不能走了。它整條都要受到轟擊的。我們要繞道走，你能够走嗎？」

「難道淑拉·菲梅里奇就因爲這一點貓癩般的傷而不能走嗎？」淑拉怒冲冲地說道。

他們再費了十來分鐘便爬過了那多刺的樹叢。荆棘的刺撕裂了他們衣服的破片，戳傷並且割碎手和臉。樹叢在一座絕壁上面終止了。

「我們下去吧！」龐達爾楚克說道，接着就把腿伸下絕壁的邊緣，背倚着那幾乎是垂直的斜面滑了下去。淑拉也跟着下去。當他們在下面站起身來的時候，已好像流浪人那樣的襤褸了，他們在谷底裏奔過，鑽進一堵柵欄的裂口裏。柵欄後面是一個墓園。沉沉欲睡的，金光燦爛的靜謐籠罩着它，在再生後的淑拉看來，這靜謐簡直是難以置信的。透過蘋果樹和梨樹的極枝有一所被遺棄的小屋子灰白可見，使人們記起了那往昔的世界和平靜。蜜蜂則在懶洋洋地嗡嗡着。

在爬過那迎着太陽閃閃發光的黃楊所植成的活籬時，淑拉在柵枝上擦傷了腿因而向前撲倒，用頭衝破了那富有彈性的綠葉之牆。痛得叫了一聲之後，他站起身來就看見他是倒在一株生在籬垣外面的單莖灌木上。他在跌下的時候已壓斷了它，而在那折斷的莖上在他的眼前却慢慢地搖幌出一朵迎着太陽燃燒，好像透明的橘紅色的磁土做成的魔術碗一樣的巨大茶玫瑰。

他凝望着它，他的手自動地伸向它，並且折下了那已斷掉一部分的莖。

「啊，我們出來了……現在好了，」曹長龐達爾楚克說的時候，並沒有望着淑拉，而是望着自己的，被荆棘所撕裂的，流血的雙手。後來，記起了，她就轉過頭來對着淑拉。

「得把你包紮一下……幹麼你這樣盯着我？」當見到那對緊盯着她的，閃閃發光的白煤一般的眼珠時，她就蹙起臉孔來問道。

那時淑拉就正像一個巴拉克拉伐人所應當做的那樣做了。渾身灰塵

的，衣服破碎的，染滿血跡的他向前跨上一步。

『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說道。「昨天出了誤會。所以現在，曹長同志，讓我們來了結這樁事情，淑拉。非梅里奇並不是那一種人。淑拉一切都明白的……讓我們來拍一下手掌吧，爲了永久的海軍友誼……茶玫瑰！」

曹長龐達爾楚克望了望那在她跟前站着的，長有一對閃爍着忠誠之光的眼睛的高身小夥子，於是在她碧藍的眼睛裏就閃電一般地掠過了一陣溫柔的光輝。她笑了笑就用那小而熱的手掌在淑拉伸過來的掌上拍了一拍。

『唔，來啊，梅度薩海軍上將……你可以做一個狙擊兵。』

『讓我替你佩上這個標記吧。』

於是淑拉就小心地把那朵茶玫瑰塞進了曹長軍服的小袋裏。在立正的時候，他覺得腦袋裏好像有鐘鳴一般，他幌了一幌。但是曹長龐達爾楚克的手不給他倒下去。他倚着她，於是這樣，那被友誼中最深厚的友誼——在戰鬥中產生的友誼所銻結在一起的他們倆就並排地，肩靠着肩，向自己的夥伴們走去。

(水 夫譯)

謝爾蓋葉夫·青斯基  
(С.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

## 『狡猾的小姑娘』

(‘ХИТРАЯ ДЕВЧЕНКА’)

她的眼睛是淡色的。她底警視是迅速的，並且立刻就能鑒貌別色——這一點是每一個第一次見到她的人都注意到的。

她底身材不大（由於童年的營養不足），可是她喜歡用『雀兒雖小，爪兒却尖』那句俗語來說她自己。她底小小的，輕便的身體雖然不在做無事忙的舉動時，也是靈活而捉摸不定的。在做麻煩的家務時，她底一雙孩子的纖細的手到處飛舞着，彷彿一點力氣都不費似的，雖然一切的事在限定的時間內或者比限定的時間還要早得多就做妥當了。在這時候內周圍所做的事情，一點也逃不過她底淡色眼睛的警視，她底敏感異常的聽覺能捉牢一切的聲響。她在家中是四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她便這樣活動地在家中幫助母親，同時她也知道這整所房子的一切和關於每個人的事情。在這所房子裏面是有相當多的房間的。

她底母親是做織工的，她早晨到工廠去，晚上疲倦的回來，可是她底十二歲的齊娜（Зина）不但把媽媽不在家時她燒好飯菜給她吃，還來得及在這時候把一束關於這所房子的房客——鄰人們的各形各色的新聞告訴給她聽。

「啊，你竟長成了一個狡猾的小姑娘了！」有一次媽媽注視着齊娜底辮成兩條小辮子的亞麻色的頭髮對她說。

「哦！哦，這是什麼話呢！媽媽，我甚至是非常狡猾的呀！」齊娜對這句話立刻高興地發生了反應。從那時候，「狡猾的小姑娘」就這樣在這座房子裏和整個院子裏都叫開了。

她書讀得很少——沒有工夫，可是她至少會讀會寫，算起賬一點不錯，因為她每天要到菜場去買家裏五個人所要吃的菜（她底父親在她八歲時去世了）。

她每天管着三個小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一點不感覺這是一副重担，在做事情的時候，她有時叱喊着嚇嚇他們：

「你們當心些，看我來打你一頓屁股！」

小的便聽從她了。生活便這樣延長着，直到她成年了，自己也進了媽媽在那裏做工的那個工廠為止。

當戰爭開始，德國驅逐機和轟炸機在他們城上面發出陰鳴的，低鈍的響音時，她已經十八歲了。

她和一千個女工在城的近郊掘壕溝時，投下來的炸彈已經在城裏爆發了，高射砲的回擊的發射也響鳴着。最後，飛機飛得那樣低，連翼上的十字和尾巴上的五都看得出了，一個空中的強盜向她們這些掘地的女工用機關槍掃射。齊娜那時自己並沒有受害，可是她近傍有兩個婦人受傷，一個死了。就在那一天的晚上齊娜在軍事委員會裏請求到前綫去。

「可是，您這麼小，您那能到前綫去呢！」那裏的人對他說。

「沒有這回事！」她憤慨起來，「「雀兒雖小，爪兒尖銳」。」

「總之您是非常的年青。」他們對她說了這一句話，又去做別的事了。

「我已經十八歲了，難道還小嗎？」她問了又毫無靈態地加上去說：「此外，軍事委員同志，我還是非常地狡猾的。」

這也無能為力，人家竟沒有錄用她。

當前綫離開這座城一共祇有三十公里時，受委屈的，強頭的她便偷偷跑到前綫去。

在這裏最初當她申明她要與戰鬥員們一同去偵察時，人家也對她頗

覺驚奇，可是後來他們知道她學過包紮傷口後終予把她留下了做救護兵，雖然並沒有做偵察員。上面發了一件大衣，雨衣斗篷，一枝七次連發的短槍。她穿了大衣像一個連隊裏培養出來的男孩子。可是在第一次的戰鬥中，這樣一個小小的，外表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姑娘，對自己不得不嚴肅起來。

大家都以為她所臨到的第一次劇戰中的砲隊排砲底震天的響聲，龐大無比的砲彈底爆炸聲，地雷底可怖的野獸似的卓聲，恐怖無比的撲滅人類機器——機關槍和自動槍——底不祥的答答聲，該把她弄得嚇倒了，震耳欲聾了，呆若木鷄了；可是她這個十八歲的小織工神色自若的，還不止耐受了這些。

子彈在周圍歌唱着，可是她既是救護兵，她便須要工作，須要救護受傷的戰鬥員們。

是些什麼事呢？——一會要爬到一個傷兵面前，一會又要爬到另一個傷兵面前把他們和他們底武器一同拖到危險性較少的地方去。

靈敏是一種很大的需要，它可以使你不但能爬到傷兵面前，並且要會處理傷兵，使得拖起來可以方便些，一面又使他不要過分痛苦。這一點誰也沒有教過她，況且在這種困難事情的當中一切情形又不能預先知道的呀！

她一面在彈雨下爬行着，一面鼓勵自己道：『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會爬到的，我是狡猾……』

她在做孩子的時候就喜歡看把別的螞蟻拖到自己的蟻塚裏面去的那些螞蟻。它們為什麼這樣做，她不知道，可是她懷着極大的好奇心去觀察它們的工作。現在她自己也成了這樣的螞蟻了。

現在地雷在離開二十步的地方爆炸了，它狂吼着，打擊着……掀起了烟霧，土和碎片混成的漫天的開幕，弄得天地失色。

齊娜在她拖着的那條腿受傷的傷兵旁邊的地面上仆下，好像小雞看見老鹰似的，有好幾秒鐘她甚至不能感到她是活着呢還是萬事俱休了，可是她剛剛相信她是活着並且沒有受傷時，她便又敏捷地往前爬，一隻手拖了傷兵，一隻手拖了他底兵器。

她這樣，在猛烈的射擊下，一會躲在被炸彈炸得豎起的土堆後面，

一會仆在灌木背後，一會在彈穴裏等狂風似的砲火過去，在戰鬥期間救了十六個戰鬥員和一個指揮。

仗沒有打敗，可是部隊仍舊接到後退的命令。

夜間他們後退得不遠，一清早齊娜便注意到遺留在我們和敵方軍隊新陣綫間的我方一架被擊毀的坦克。

坦克打壞了，不得不把它扔掉，可是萬一它裏面要有負傷的坦克手又怎麼辦呢？這個問題使她坐立不安。她帶着這個問題向戰鬥員們打聽，向副指揮員們打聽，——當然誰也不能回答她這個問題。祇有連長納齊莫夫（Назимов）中尉，用千里鏡向坦克觀察了一下，比較肯定地說：

『坦克沒有燒完，不過是擊毀了……可能裏面有人，可是他們恐怕不會活了。』

『如果去看看怎樣？』齊娜問。

『當然可以去去，不過恐怕不值得，』納齊莫夫說了便走開了。齊娜沒有接到叫她到坦克那裏去的命令，也沒有接到不叫她去的禁令。既然在坦克的近邊看不見德國人的影蹤，白霧又像濃浪似的雲集着，她便決意去了。

走，也祇有起初利用有矮樹的地方可以走，後來便要匍匐而行，像她在戰鬥時間所做的那樣。

現在戰事沉寂下來，她底使命在她看來似乎是容易一些簡單一些了。她使用她一切的狡猾爬到坦克旁邊。

像她那樣最後偷潛到向右傾斜的，被砲彈擊得殘缺不全的坦克車旁約本領祇有狐狸在偷潛到一隻用爪敲擊着早晨起身鼓的兔子跟前時纔能做得到。

由於在敵人不知不覺中達到目的地的成功中有一種騷動的喜悅，同時另一方面她底心痛起來：如果萬一連長是對的，坦克車裏面或者是一個人都沒有，或者是祇有死人呢？那時她就是徒然地冒了這樣的一次危險。

昇降口扭歪了。她爬到坦克車上面。三個浴血的坦克車手癱靠着，一動也不動，那是白白地爬來了一次。

無論如何，或者他們中間有一個還活着……於是她便開始輪流着搖撼他們底肩膀。並沒有白來——一個人沒有張開眼睛，可是在呻吟着。

另外二個是打死了，可是齊娜把第三個受重傷的從坦克裏面拖出來。他睜開眼睛，朝她模糊地，驚異地看了一眼，後來痛得呻吟起來。

『住嘴！』她命令他。

霧退了，又來了，德國人可能和它一同來。

真的，她剛把坦克車手拖到一堆被雨打黑的乾草那裏，離草堆五十步外的坦克車旁就有三個德國人出現了。他們中間一個人爬到坦克裏面，把來福槍遞過來槍尾朝下，幾次暴怒地把它舉起放下：他們在殺死人。不單是齊娜，甚至連那坦克車手都聽見打擊的低鈍的聲音。他用力掙着低語說：

『我看這樣……我和你……都要被殺死的……你開槍把我打死，你自己跑吧。』

『不要緊，你不要作聲，』她向他耳語道，『他們不會發覺的。』

她以她自己全部的年青的身心來相信他們不會發覺的，無論如何不會發覺的，他們會往前去的……她那樣堅決相信的事發生了：德國人到另一邊去了，這裏又擁來了像棉花似的白霧底新浪。那時她便用右手抓住了那坦克車手底右肩膀把他向自己的陣地那邊拖。等他呻吟時，她便堵住他底嘴低語道：

『別響，馬上就要到家了。』

雖然這個『家』還在一里半外，齊娜拖着那個傷兵，像螞蟥拖自己底重荷似的，拖了好幾個鐘點，起初是在迷霧的掩蔽之下，後來等霧昇起來了，便沿着有小樹的地方。在這裏爲了要快些她甚至冒了把他背在肩頭上的危險，當他在這時比以前呻吟得更厲害時，她便完全像她自己十二歲時對她底小兄弟說話時那樣不留神地說：

『住嘴，不然我就打你一頓屁股。』

使大家驚異的，她把他帶來了。最驚奇的是納齊莫夫中尉，他已經認爲她是被打死了。

她將救來的人安放得舒服一些後，她便按照她所會的給他作了第一步的包裹，以便後來把他交給醫生。



「齊娜，您可知道您做了一件什麼事嗎？」納齊莫夫帶着莊嚴的問句問齊娜說。

「知道，中尉同志，做了一次偵察，」『狡猾的小姑娘』機智地回答說。

(幕 然 降)

斯克里亞連柯  
(Семен Скляренко)

## 安 卡

( А Н Ъ К А )

我們三個人——雅沙·斯托薩爾(Яша Стожар)，斯吉邦·庫采伏爾(Степан Куцевол)和我——從德國人的後方出來。白天我們小心地在林子裏穿越着，夜裏才走到大路上，勇敢地走向東方。我們的部隊已經不遠了，關於這一點有星翼的飛機爲證：它們愈來愈頻繁地在我們頭上隆隆地盤旋了。留居在自己的農舍裏的農夫和村婦們把我們從一個村子送到另一個村子，給我們麵包，把我們藏在穀倉裏和擱樓上。各處，凡是我們所到的地方，我們都聽到固定不變的同一話語：

「瞧，如果你們碰到安卡，那她就會幫你們的忙了。」

「這位安卡是誰？」我們問。

「是我們的女游擊隊員。她幹着驚天動地的事業呢。一到夜裏，她就出現了。我們已經曉得：如果有德國的列車滾下山坡，如果有他們的坦克在路上燃燒，——這就是她，安卡幹的事情了。據說，在莫斯科甚至已經議決獎她一枚勳章呢……」

我們很想見見這位無畏的打游擊的姑娘。我們也許可以幫助她的工作，而她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快些見到自己人。

「那末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呢？」我們向村人詢問。

「這，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回答。「安卡在我們這些地方跑來跑去，這是確實的。她有一支戰鬥的別動隊——這也是確實的。但是無論是安卡或是她的游擊隊，我們中間就誰也沒有親眼看見過。非常祕密的

支隊伍……」

我們朝東走，各處都聽到關於安卡的真實的童話，但是就這樣見不到她。

我們旅途的最後一夜終於到了。雅沙·斯托薩爾和斯吉邦·庫采伏爾病了，腳變得軟弱無力了。要休息一夜，睡一夜，即使是一夜也是好的。

我們這一夜是在林子裏，在守林人的瞭望亭裏過的。主人不在——他在紅軍裏。但是他的妻子，手脚輕捷的，還很結實的一個老婆婆，很殷勤地接待我們。起初她默不作聲，祇打量着我們，但是往後知道了雅沙·斯托薩爾是她的同鄉而且還有點親戚關係之後，老婆婆馬上就改變了態度。

「安卡！」她叫道。「到這兒來！」

在隔壁的房間裏發出了腳步聲。一個姑娘在門口出現了。

「你們好！」她怯生生地，輕輕地說。

「瞧，我這樣的女兒！」女主人憤憤地說道。「一個真正的怕見人的小姐：關在自己的房間裏，一點都不肯露臉。祇坐在窗子旁邊數星星……」

姑娘站着，保持着緘默。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森林美人。白白的臉，烏黑的眼睛，長長的辮子，苗條的身段。

她一進來，我們就覺得農舍裏溫暖些了，幽靜些了。

「您叫我做什麼？」姑娘問，她被我們的眼光弄得惶惑不安了。

「你到林子裏的地室裏去，」母親吩咐道，「拿一塊奶油，拿一點蜜。還有，別忘記了麵包！」

「好，」安卡回答，接着，把放在火爐旁邊的氈靴套上了赤裸的雙腳，就在門斗裏消失了。

「您爲什麼要斥罵她？」我們開始保護那姑娘了。

「怎麼不斥罵？」老婆婆回答。「人家的孩子，都像個孩子。他們對家務也有點好處，給人家看看也不難爲情。而我的安卡却整天坐在屋子裏。她不做一點事情。可是天一黑——對不起，她就去赴約會了。那邊她有一個騎士，他整年追求她。所以她每天晚上同他去逛，不然，她有時也在村子裏過夜，——我們有一位孀孀住在那邊。」

「可是所有這些話，親愛的客人，」老婆婆做結束道，「我不過這樣說說而已。我的脾氣就是這樣。我非常疼愛我的安卡。我的家裏怎樣的愛她啊。像愛撫小鳥兒一樣。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了呢？」老婆婆陷入了沉思。「我的他是熱烈的，他的靈魂總是在燃燒。」

安卡走進了內室，臉龐是紅紅的，嬌蠻活潑的。她脫下了靴子，在桌上鋪了一塊乾淨的檯布，放好了食物，就隱滅在鄰室裏了。但是姑娘沒有隨身關上了門，所以，在轉過頭來張望的時候，我們看得見她的臉龐和閃閃發光的綠眼睛。

我們享用了一頓豐富的晚餐。老婆婆生起了火爐，安頓了我的有病的同伴們。他們馬上就睡着了。可是我却穿上了棉大衣，拉緊了腰帶，檢查了一下槍以防不測，決定到林子裏去守望了。

「您沒有聽到過，」在預備走出去的時候，我問老婆婆道，「關於女游擊隊員安卡的故事嗎？」

守林人的女兒這時剛從鄰室裏出來喝水。

「在我們這一帶，」我說，同時凝望着那姑娘，「有一個叫安卡的什麼女游擊隊員。好像她有自己的隊伍，對德國人進行襲擊。」

「我不知道，」老婆婆冷漠地回答。「我們連人也沒有看見過。我們是和熊和狼住在一起。從它們那裏，除了嗥叫以外，你休想聽得到什麼。」

接着她又開始數罵女兒了。

「你瞧，好的姑娘們有的是呢！她們肩起了槍，幫助我們的軍隊。」

「叫我到那兒去拿槍啊，」安卡說，整個黃昏以來她初次笑了。

她喝够了水就走到自己的小房間裏去。

我呢，也走出了農舍。

夜是凜冽的，靜悄悄的。最小的音響——樹枝的簌簌聲，兔子的足聲——遠遠地在四周傳了開來。我坐到一個樹下，把兩腳塞進手邊的蘆草裏。星星在我的頭上曇着眼。我想到自己的部隊，想到就要到來的同自己人的會面。

突然有人在林子裏吹了一聲口哨，更近了，更響了。

接着我看見了：守林人的屋子的門輕輕地開了，安卡敏捷地從台階上跑了下來。現在她穿得很暖，——看來是戴着父親的帽子，穿着皮外

套和氈氈。月光浴着這姑娘——我清楚地看見她——警戒的，抑制的身形。

當林子裏再度傳出了口哨的時候，姑娘就繼續往前走。

她直向着我走來。

「安卡！」當姑娘和我齊肩的時候，我說道。「你到那裏去？」

她停了下來。

「你在這裏幹什麼？」她問道，我認不得她的聲音了。這是厲聲的，確信的，完全不是我在內室裏聽見過的聲音。而且我還發覺——安卡的肩上有一支自動槍在閃爍光。

「瞧，你！這，就是說，講的是你？」

「我們一點都沒有聽到，」安卡回答。「我們是和熊和狼住在一起的。」

「承認吧，安卡！」

「沒有什麼好承認的！別打攪我，走你自己的路吧，指揮員！早些起身，走了十公里，朝左轉彎——那邊便是我們的人了。可是我不認得你，你也不認得我。明白嗎？馬上去睡覺吧。安靜地睡吧——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再見了！」

她走了過去，消失在灌木叢林裏了。好半響還聽得到她的腳步聲，樹枝的悉索聲，接着林子裏變得靜悄悄，靜悄悄的了。

我進了農舍。老婆婆已經開始生爐子。當我進去的時候，她冷冷地，鎮靜地瞅了我一眼。

「安卡在那裏？」我問老婆婆道。

「怎麼在那裏？」她奇怪起來。「她睡在自己的房裏，晚上一睡着，她就不會醒的。噢，我真苦命，同這個安卡！瞌睡蟲，懶蟲。無論什麼事情都做不來。你，指揮員，」老婆婆厲聲說道，「躺下吧，睡一會兒。我聽得人家說，到十里路的地方，你向左一拐彎——那邊就有紅軍駐紮着。安靜地睡吧——不會出什麼事情的。我會早些叫醒你的。」

在火爐裏燃起了稻草，火熱的反射照到了老婆婆的和藹可親的鎮靜的臉上。

(水 夫譯)

卡傑爾圖  
(Е. Катерли)

## 征 人 妻

(С О Л Д А Т К А)

火爐燒完了，走廊裏變得完全黑暗了。高高的厚玻璃脚的燈裏的光吃力地透過密密地燻着煤煙的玻璃。它以微紅的光點落到上面一塊一塊翹着黑黑的麻屑的板壁上，落到骯髒的，沒有漆過的，有流出的汽油的黑點的小桌子上，落到上面放着一只蓋有薄板的水桶的凳子上。當走廊的門打開了，寒氣像雲霧一般從門斗裏衝進來的時候，——就燈閃爍着，它的火焰則在剎時脫離了燈心之後，像一條狹狹的小舌頭一樣飛騰向上。

公園裏沿牆排着的長凳子上，差不多沒有剩下什麼人了。被請到區委會辦事處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地受到呼喚了，於是他們拋掉沒有抽完的煙捲，走進那進行着會議的房間裏去。那邊，在緊閉着的門裏面，聽得到激動的聲音，區委會書記的低音均勻地在響動着，有時電話聲尖銳的叫起來了，就有一個人高聲地，千遍一律地重複着：

「我聽不出，聽不出，您講得響一點，響一點……」

接着人聲又震耳欲聾地響起來了。沒有事的出去了，邊走邊扣着大衣，現在在走廊裏祇剩下了娜達麗亞，還有幾個穿黑外套的領口毛茸茸的運漁員。他們中間的一個蹲在邊門旁邊，隱熄下去的煤的柔光落到他的長滿着灰白的硬毛的和藹可親的臉上。他在講如何在湖裏打魚，而兩個坐在長凳上的人則懷着默默的，同情的注意聽着他。

① 「我把它拉上岸來，把鈎竿敲着。原來是一條鱸魚。很大的，有四基羅重……」

「不錯，有的……」坐在長凳上的中間的一個拉長聲調說，接着，從袋裏摸出一個匣子和一張捲得細細的報紙，開始捲起煙捲來。於是其餘的人都向他伸過手去，又見淡紅的，長長的烟縷慢慢地浮進了火爐裏。

門砰上了，一個腳踏覆着雪的氈靴，身穿短短的印花布衣服的女打掃員把一束木柴倒在火爐前面。她用長長的白樺樹劈柴填滿了煤的位置。於是，在它們身上，啃嚼着薄薄的白色的白樺樹皮，興沖沖的小火星就飛奔出來了，在走廊裏散發着冬季的寒氣和濃郁的森林烟霧的氣息。娜達麗亞拉上了滑到肩上的披肩，走到街上去。

她停在台階上，風吹刮着她的臉孔，用細細的雪粉潑着她。風低低地在地面上空飛奔着，吹括着高高的雪堆上的雪，似乎，在街道上空正升起了輕輕的，透明的薄霧。在小城上空，在完全晴朗的天空，淡青的月亮一動也不動地高懸着，而下面，在狹窄的街道上，透過雪風的薄幔，矮矮的一層樓的房屋窗子安靜地發着光。深遠的，完全的寂靜停在這個世界的上空，祇有遠遠的一支細汽笛不知怎的在什麼地方小心地嘯了一聲，但是馬上又負痛地不作聲了。

娜達麗亞站在台階上，望着這一無聲的，平和的世界。似乎，它延展得遠遠地，到千萬里以外，並且各處都有這樣的靜謐，還有那平滑如鏡的，毫不起皺的雪，還有那無聲的，低低攤展開來的風，還有那鎖在寬大的白環裏的遠遠的月亮。

「那邊在叫你呢，」一個從鬥裏出來的人說。「聶斯戈伏洛娃。娜達麗亞——這是你，是不是？」

「我，」她震了一震，回答道。「這是我。我就去。」

她走進房間，在門口停住了。

「你在什麼地方玩？」書記不滿地說。「這裏人家等着你，你却去玩兒。」

「我沒有去玩，」娜達麗亞囁嚅道。「我祇站在台階上。」

房間裏很熱。

娜達麗亞除下了上面白玉般閃爍着融解下去的雪粉的披肩，坐到近門的椅子上。她迴顧了一下四周，看見並排的牆壁上有一張地圖，上面用小旗子標明出戰錢。她看見角落裏有幾雙新的，還沒有做好的雪鞋，

壁上——有一具電話機，也像她們村蘇維埃裏的一樣，裝在一個很大的木頭箱子裏，還有領袖的肖像和墨畫的本區公路和村道的平面圖。路中間的一條，最長的，最彎彎曲曲的，是通向她們的村蘇維埃的。

看了這條路之後，她不知怎的馬上覺得自己很鎮靜，把眼光移過去向着書記。他正把眼睛掃過一張小紙，隨即，把它放在自己面前，轉向娜達麗亞。

「告訴我們，聶斯戈伏洛娃同志，在你的村蘇維埃裏你立了一種什麼私刑？」

「私刑？」娜達麗亞重問一遍，一面站起身來。「這不是這樣的。我們那裏沒有私刑。」

「怎麼沒有，連判決都有的，」書記說，一面從桌子上拿過一張紙來。「議決，」他讀道，「不准羅吉諾娃·尤利亞從村裏到任何地方去，如果需要到什麼地方去，就要得到集體農場主席聶斯戈伏洛娃，或是，在她不在的時候，管理處委員荷柯娃的許可。你們根據什麼從人家那裏取得不准離開的筆據？你們不是人民法庭，又不是審查機關。你們從那裏取得這種權利？」

「對於這樁事情我們是有權的，」娜達麗亞確信地說。「對於私刑是沒有權的。可是對於這樁事情却是有權的。」

「倒有趣，你們自己想出來的這種權利，」書記譏笑地說。「告訴我們，我們聽了再決定你們有這種權利呢還是沒有。」

「關於這，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們的，」娜達麗亞仍是那末確信地回答。「這是女人的事情，它已經完全發生了。而且結果一切都是準確的，蘇維埃式地。那末，就是說，完了，關於這樁事情就不用再說了。」

她鈕上了短皮襖，伸手去拿披肩，彷彿預備走似的。

「這算什麼：沒有什麼好說的？」書記被惹得生氣地說。「你怎麼？完全像在你那邊的村子裏那樣撒野？你不懂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不是叫你到這裏來說笑話的，是來審查你的非法的，反黨的行為的。放下披肩來回答問題吧。」

他從桌子背後站起身來，開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舒展舒展在長久的會議時間內麻痺了的兩腿。坐在桌子背後的區委會委員都轉向娜達麗



亞，在他的嚴肅的，不信任的臉孔上她看見了對自己的嚴厲的譴責。矮小瘦削的民團團長譏笑地望着她，她突然覺得這一譏笑是這樣的帶着侮辱性，以致她用力咬了一咬那準備開始說話的嘴唇。她垂下了眼睛，頑強地，受辱地站着，覺得她的臉正泛上了發燒的紅潮。講？可是怎樣，用些什麼字眼她才能把一切都講出來？

緊張的，猜疑的寂靜充滿了這間房子。這個沉默的，受處罰的女人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惶亂得面紅耳赤的，不單早就爲了她那裏而祇剩下一些女人的集體農場進行替紅軍徵集蔽寒物件而大家都因此獲得區蘇維埃的獎狀嗎？不是早就把她當作榜樣，作爲一個能够把集體農婦聯成一個友愛的家庭——那裏，每人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就像在真正的家庭裏一樣——的最優秀組織者嗎？而突然却發生了這一私刑的野蠻故事，還有那對出征軍人的妻子，一個集體農婦所執行的判決——她就懷着這頑強而拒絕回答的。

「無論怎樣非回答不可，聶斯戈伏洛娃。」書記說，一面停在她面前。「這裏我們沒有時間玩不開口的遊戲，大家都倦了，大家明天都有事情。你想一想，把這故事告訴我們，不開口你救不了自己。爲什麼你禁止羅吉諾娃在沒有得到你的允許時離開集體農場？」

「這不是我禁止的，」娜達麗亞輕輕地說。「這不是我一人而是大家。所有到會的女人」。

「那麼，」民團團長截斷她道，「就是說，法庭無論如何是有的了？在你的主持之下？」

「在我的主持之下，」娜達麗亞向他轉過身來。「但不是法庭而是集會，女子的座談會。」

「好一個座談會，強迫人家寫了不出去的筆據。」

民團團長大笑起來，娜達麗亞因爲這一笑而震了一震。

「瞧，什麼都會因爲一個張嘴大笑的人而出見的，」她激動地說道。「一個良好的真正的農夫會因爲一個說空話的人，一個噁舌者，會因爲你們的工作人員而受苦的。會的，可是我們不給他這樣，——這就是全體裁判。」

她又解開短皮襖的鈕扣，急急地開始對區委委員們說話，沒有發覺披肩已經掉落在地板上。

「瞧，」她向民團團長點一點頭，「在他的木廠裏有一個懶蟲和寄生蟲格里希卡·弗洛羅夫在做民團。我們要求撤去這個格里希卡，另派一個嚴肅的人。木廠裏也都對他不滿，把他撤掉了，那末什麼都平安無事了。」

「怎麼出來一個格里希卡？」書記驚奇地問。「我們在問你審判羅吉諾娃的事情，怎麼又來什麼民團？」

「對她的審判不就是因為格里希卡才發生的嗎？」娜達麗亞激動地回答。「要是沒有格里希卡，什麼事都不會有的。這是他，把一個女人擾亂得做出這種蠢事。」

「什麼蠢事？」書記問，但是娜達麗亞却又閉口不作聲了。這已經開始忘却的全部故事驀地又鮮明地浮上了她的記憶。

「我試試看來講，」她輕聲說。「這個故事是很短的。祇是應該準確地去了解它。」

注視了一會本區地圖，在她的眼前，遠遠地遠遠地，在狹狹的，彎彎曲曲的路的盡端升起了一座圍着森林的村子。

現在那邊是靜靜的，大家一定都睡着了，祇有女守夜穿着羊皮襖坐在集體農場管理處近旁的長凳上。月光照着村中的大街，幽暗的影子躺在每一家農舍的左近雪地上。可是那時呢？……那時秋天正臨近尾聲，每日都有濃厚的初霜，天空是亮亮的，亮亮的，宛似塗了白粉一般。是一個星期天，靜靜的，闕無一人的星期天，因為田裏的工作已經結束了。太陽落山了，暗影在菜圃上，在黑黑的馬鈴薯葉子上，在倒下的碗豆藤上拖着步。而在水窪裏則又像星星一般凝結起白天溶掉的冰塊。

娜達麗亞記起，當她把鎖掛在農舍上之後去看安娜·柯芙洛娃的時候，這塊冰是如何的在她腳下碎裂作響。安娜奔了出來，穿得像去作客一般，披一條新的軟毛的有流蘇的白披肩，穿一件天鵝絨的皮外套，脚登城裏穿的高跟皮鞋。

「瞧你，打扮得像一個……」娜達麗亞對她說。

「不是去做工是去做客啊，」安娜笑了笑。

她們在街上走，一路上有別的出正軍人的妻子加入她們。女人們一聲不響地走着，正經地，嚴峻地，而小孩子們和老太婆們則從農舍的窗口望着她們。

『噯，出征軍人的妻子們，揀一個共婚的騎士和自己做伴吧，』集體農場的馬夫，一個多嘴的熱烈的老頭子，對她們叫道。『你們這是到那裏去啊，穿了這樣的衣服？』

他好奇地目送着她們，甚至開始跟着她們一跛一拐的走了，但是她們已經走到尤爾卡<sup>①</sup>的家裏，一個接着一個地跨上了那很高的台階。

尤爾卡站在鏡子面前，用捲髮鉗捲着她的剪過的頭髮。床上放着燙過的新衣和一頂新的插着銀色羽毛的蘇格蘭式帽子。她在鏡子裏看見門打開了；於是很快地轉過身來，並不放下捲髮鉗。她的眼睛起初驚奇得大大地張開，接着她的臉色略微白了一陣，但隨即又紅了起來，同時頑強地緊咬着嘴唇。穿了短短的裙子和淡藍的背心，她活像一個被大一些同伴出其不意地捉住了的女學生，丫頭。

女人們散坐在椅子上和長凳上，娜達麗亞在把目光射了一下衣服、帽子和仍插在頭髮上的捲髮鉗後，就厲聲問道：

『又預備到木廠去嗎？』

尤爾卡把捲髮鉗從頭髮裏拔出來，把它們塞在燈上。從一邊捲起的髮絡熱烈地聳在她的紅起來的耳朵上，像山羊的初生的短角兒一般。她坐到鏡子下面的凳子上，理了理桌上的檯布，摘去了一瓣晚櫻的秋葉，她並不望着女人們，她的手在桌上受驚地，不安地亂動着。接着她抬起了頭，執拗地說道：

『唔。是到木廠去。你們要什麼？』

『瞧，我們現在不放你到那邊去，』娜達麗亞仍是那樣厲聲地回答。『够了，你已經用衣服把這條小路掃乾淨了——以後再也不必去了。』

『你嫉妒嗎？』尤爾卡從凳子上跳了起來。『你也去替自己找一個吧，我不禁止……』

她從燈上拿出了捲髮鉗，轉身對着鏡子，開始捲起頭髮來。捲髮鉗燒得太熱了，頭髮上都冒出了烟，而髮絡的末尾則散落下來，留在手裏。

『保重一點頭髮吧，別性急，』安娜·柯芙洛娃說。『用不着急的——反正你不能去了。』

『不，我要去的，』尤爾卡一面叫，一面把捲髮鉗拋到窗檻上。『

① 尤爾卡——即尤利亞。

我仍舊要去的。你禁止不了，你休想。你是我的什麼人，婆婆嗎？」

她撲到床上，急急地開始穿衣服。

『瞧，現在我穿好就去，』她在穿衣服的時候，又重說一遍。『說要去的，這就是一切。什麼，找到了指示者。似乎這不是屬於工作範圍的吧，什麼指示不指示。』

她恨恨地拉着鈕釦，扣好了衣服，並且戴好了蘇格蘭式帽子。接着，披上了大衣，茫然地望了望女伴們的嚴肅的臉孔，突然撲倒在床上，把臉塞進了枕頭裏嚎啕大哭起來。蘇格蘭式帽子落下來了，螺旋地從一邊捲起的髮辮滑稽地翹在頭上。

『哭，哭，』安娜憤憤地說。『哭他嗎，那個紅臉漢子。你最好是哭你的丈夫。』

『她將來會哭丈夫的，你們等得到的。』

『恐怕她連怎樣叫也忘記了……』

『而他，在前綫打仗的時候，還以為年青的妻子不會停止哭他的呢。』

『還以為她守着她女子的貞節呢……』

尤爾卡大聲哭着，接着又鑽進了枕頭底下，女人們開始營營地說着話並且亂闖亂起來，於是娜達麗亞就從凳子上站起，走到了房間的中央。

『這樣，我羨愛的，不行的，』她厲聲說。『我們不是來侮辱，而是來勸告的。為什麼平空侮辱一個人？這不是蘇維埃式的……』

她走到床跟前，坐到牀沿上，把一只手放在尤爾卡的背上。

『你別哭，尤利亞，別弄壞身子。讓我們來好好地談一談吧。』

但是尤利亞却哭得更響了，她的脊背在娜達麗亞的手掌下面抽噎着，抖動着。她哭了很久；最後的淡紅的陽光滑進了窗子，隨即隱滅了；房間沉沒在淡青的暮色中了。一天中這樣的時刻到臨了，這時說話也好說些，心也不靜了，回憶的靜靜的哀愁也包裹着心了。

……娜達麗亞現在已經忘記了——女人們那時講些什麼。她只記得達麗亞·柯士洛娃怎樣摸索着信封，但是在暮色中什麼都看不見，所以就口頭把丈夫的信複述了一遍，信中他寫道：她的達莎多的愛保護着他。她記得安娜·柯芙娃怎樣用熱烈的耳語講着她的男人，他是怎樣

① 達莎——達麗亞的愛稱。

的聰明和強壯，在戰爭中他樣子一定比大家都要好。她記得女人們怎樣哭着丈夫，忘記了和他們在家庭生活裏的一切壞處。

娜達麗亞記得尤爾卡怎樣和她並排坐着，把發燒的面頰偎在她的肩膀上，啜泣得漸漸低下去了……

……娜達麗亞嘆了一口氣，把眼光投射了一下區委會的委員們，突然她想講出獨居的女人們，有丈夫，生活是如何的艱難。不是訴苦，不，她不需要訴苦，而是爲自己的出征軍人的妻子們驕矜，講出她們怎樣守着她們女子的貞節。困難不在於女人們現在要做兩個人的工作，——工作她們倒不怕，如果需要的話，她們可以再多做兩倍，——困難是在於沒有人在工作之後撫慰你，

有孩子的人就好了。瞧，鄰居安娜·柯茨娃輪着的時候就摟着她的兩個女孩子。她輪着，就像母熊和子熊一般，同她們喃喃着親愛的爸爸。可是她，娜達麗亞，却一個都沒有，她睡在火爐旁的櫃子上已經第二年了，而那張放着簇新的綢緞的床在丈夫未從戰爭回來以前仍然空空的立着。

尤爾卡也沒有一個孩子。她和馬特維<sup>③</sup>剛在戰爭前登記，現在留下了一人，她自己是主婦了，還祇十八歲呢。從戰爭第一天以來她一人生活覺得煩悶嗎？當然，煩悶的。祇是這無論如何應該忍耐過去。這就是丈夫在作戰的每一個女人的貞節。

娜達麗亞想把這一切都講出來，但是斜瞟了一下民團團長，她覺得他臉上仍帶着那個譏刺的笑容。

『沒有什麼好譏笑的，』她說聲說。『我們知道，有人提出了一句新的諺語：「戰爭會勾消一切。」我們不同意這句諺語——戰爭什麼都不會勾消，却什麼都要記在賬上的。如果有誰，像這個格里希卡那樣，利用一個年青女人的丈夫在前綫的機會而開始用他的追求去獲得她，那末每一個公正的人都應該向他的臉上唾吐的。』

娜達麗亞脫去了短皮外套，祇穿了暗色的整齊的衣服——她是高高的，穿便衣的，腦後編盤着一條重甸甸的亮晶晶的辮子。她高傲地，深信自己是準確地站在區委會委員們的面前，而早已坐在原位上的書記則慘，嚴重的，聚精會神的注意望着她。

③ 馬特維——尤爾卡的丈夫。

『羅吉諾娃年青，不能自立，所以格里希卡就用那戰爭會勾消一切的話來說服她。於是她開始脫離馬特維，不再等待信件，自己也停止寫信，後來——就開始向木廠跑了。那個時候我們便決定設立這個所謂法庭。祇是這不是法庭，而是在羅吉諾娃家裏的一個女子座談會。不錯，我們會擬定了議事表，可是這不過是照習慣而已——應該採取決定啊！尤爾卡本人也抄了它一份——她的字體很好。談話是普通的，女人的。有人記起了自己的丈夫，哭了，有人把尤爾卡罵了一頓，有人給她勸告。她馬上關了自己的屋子，搬到了鄰家，到有很多孩子的那一家去過更快樂的生活……這就是全部的故事了。』

說完了之後，娜達麗亞從地板上拾起披肩，有條理地抖掉灰塵，把它放在椅子上。她自己也想坐一會，又加上了幾句：

『可是我們仍舊要請求開除民團格里希卡——反正他現在什麼威嚴也沒有了。』

……一匹毛茸茸的，覆着霜的小馬在滾平的路上疾馳着。裝着寬闊的滑木的雪橇在滑過低窪之處時就吱吱作響。一個俄羅斯女人，出征軍人的妻子，驕矜的獨立的靈魂，在歸返家鄉。早晨的天空燃燒着緋紅的朝霞，月亮像一個蒼白的小點一樣，沒在枝梢，大路像一條長長的緞帶似的展開在前面。娜達麗亞要走得遠遠的，現在還看不見路的盡頭。但是她走得動的！她又拐向一邊，也不停下休息——她的路祇有一條，而且永遠不會有第二條。

(水 夫譯)

伊里英可夫

(В. Ильенков)

##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

(АГНИЯ АНТОНОВНА)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接到了她丈夫所服役的部隊的指揮員寄來的信。將軍報告，尼古拉·賽爾格維奇·顧興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陣亡，今以尊榮的軍禮，安葬於斯摩倫斯克州拉普吉伏村附近，由維亞茲瑪通達陀洛高布士的大路旁。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在窗口讀完了信，工作回來時所穿戴的絨線帽和大衣也沒脫去。她覺得很虛弱，用手撐在窗檻上，身體慢慢兒地落在椅子上。拿着信的手掉在膝上，無力舉起來。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試試想像尼古拉是死了，但是想像不出，——他站在她面前，善良的眼睛裏露出惆悵的愛意，高高的個子，身子微曲，穿着夏季的軍裝，肩上背着軍用袋。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她在車站上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樣子，他就永遠這樣子留在記憶中了。

街上傳來孩子們的喊叫聲，卡車的轟隆聲，遠遠裏的電車聲，所有這一切日常的聲音，都好像變得不合時宜，而且顯得很悲哀，——這大城市的街上的人們，都不注意她的痛苦：他們坐着電車，趕到劇場，電影院，商店裏去。六點鐘了。這一個時候，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總是要到麵包店裏去領麵包的，但是今天她不去了，——尼古拉死了，再要麵包做什麼呢？她坐著想一黃昏，一夜天，尼古拉不在世了。這應該習慣起來，但是不可能。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那一動不動的坐着，她的身體癱痺了。沒有眼淚，——太苦了，——在這炎熱到了極點的日子中，響着雷聲，但是烏

雲散了，一點雨也沒有落下來。

電話鈴響了，但是阿格尼亞不動，——她這時什麼人的話也不要聽，什麼人也不要看見，——她要孤獨而清靜地了解發生的是什麼事情，可是這是不可能了解的，因為尼古拉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看着她，憂愁地微笑着，穿着膨起的軍裝。她無力使目光離開這可愛的形象，他想和他說話，像活的時候一樣……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坐到桌子旁邊去，開始寫道：

『我親愛的！』

『今天我得到消息，說你陣亡了。這我不能不相信——你的指揮員這樣寫的。可是在我覺得，你還存在着，你繼續在我的靈魂裏，我寫信給你，想和你談談，像我們從前晚上並排坐在沙發上那樣的談談，我感覺到你的身體，聽到你的聲音，看見你的微笑。過一小時，朵尼亞要從研究院裏來了，我需要向她解釋，你不在世了，我和她兩人現在是孤獨了，而且要孤獨好久，好久，直到我們死，而你是在拉普吉伏村附近的什麼地方。……』

她寫着，迅速地密密層層地把一張紙填滿。電話鈴聲又響了，有人在敲門，可是她還是在寫她和尼古拉在薩文斯基家晚會上認識的情形，那時候，她穿的衣服是什麼顏色——深藍色和白花邊的領，那時候尼古拉微笑着說：『她像是女教員，』她笑着回答說，他猜中了，於是談得投機起來，他們談得簡單而誠懇，奠定了愛的肇端……

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想起了他們二十年生活中的一切愉快的日子：朵尼亞的誕生，尼古拉在一本很厚的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別墅的改造，高加索的旅行……她回憶丈夫的每一句溫順的話，記憶似乎把這人待她的一切好處都保全着，而且好處還未多，好像全部生活都是溫順所交織成的，所以那些成為過去的生活景象在她面前愈顯得鮮明了！

『……謝謝你，我親愛的，』阿格尼亞·安東諾芙娜寫道，眼淚流在面頰上，淌到紙上去，化成黑點。『謝謝你的恩情，你的一切的一切……』

朵尼亞來了，詫異地看着母親問道：

『你怎麼了，媽，穿着大衣坐着寫什麼要緊的東西嗎？』

母親寫着，並不回答。朵尼亞走近前去，看見母親是在寫信給父親



，她暗暗地走到窗前去，以爲大概父親有一位同志從前綫來取家信，所以媽捏着寫。她看見窗上有一封信，眼睛看見了第一行，臉色蒼白了。她手裏拿着信，眼睛驚駭地看着母親，她覺得她好像是瘋了。

母親還是在寫，臉上流着的眼淚也不擦掉。朵尼亞跑出家裏去，敲鄰居的門。

『我要打電話……快些，』她放下聽筒，低聲說。『醫生在家嗎？保羅·彼得洛維奇？是你嗎？快到我這裏來……我是朵尼亞……媽有病……爸爸陣亡了……可是她……我狠心她的神經……看在上帝份上，快些來！親愛的，保羅·彼得洛維奇……我害怕……』

朵尼亞在樓梯上接住醫生。

『她在寫信給父親……她知道他陣亡而寫的……』

『啊……這顯然是神經受了打擊，』醫生沉思地說。『我遇見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架飛機毀了，飛行員給搬了出來。我們到出事的地方去。那裏攤着飛機的碎片，而那飛行員却拖着腳團團轉，在找什麼東西。「你找什麼，斯莫洛琴？」我問他，他回答說：「瞧，飛機毀了，可是飛行員不見……他曾經是在這裏什麼地方的……」「他姓什麼？」那飛行員看了看我，想起了。「好像是姓斯莫洛琴，今天乘了這一架飛機出去的，尾部的『八』字看見沒有。這是斯莫洛琴的飛機。」但是我們裝做不知道他所發生的事。後來也就好了……所以現在也不要驚動母親。讓她寫去……她會恢復那受過痛苦打擊的意識的。她哭的嗎？很好……』

醫生和朵尼亞走進房用。安東諾芙娜還是在寫，不過她那疲乏的手移不大動筆了。朵尼亞用手帕掩住了臉隱泣着。

寫完之後，阿洛尼亞·安東諾芙娜把寫好的箋紙放進信封，寫下了丈夫的戰地通訊地址。

『保羅·彼得洛維奇，請你投在路上郵筒裏，』她把信遞給他說。

保羅·彼得洛維奇把信放在口袋裏；他從醫學的觀點上對這信感到了興趣。他忍不住想讀讀這一封寄給死人的不平常的信。信中思想的清楚，使他很驚奇。這封滲透着深深的悲哀的信刺激不起悲傷和無望的哀愁。心中的痛苦給那愉快而有力的女性的溫情所壓倒了。死雖然是很明顯的事，但是却給這種溫情所排斥了。這一封給那已經去世的人的信，

是越出正常的心理範圍的，但是對於偉大的不朽的愛，却是正常的。保羅·彼得洛維奇心中充滿着這種非常欣幸的光明的感覺，當心地封好信封，把它投在郵筒裏。

（白 寒譯）

西 蒙 諾 夫  
(К. СИМОНОВ)

## 母 與 子

(МАТЬ И СЫН)

一九二二年的暮春，哥薩克人謝爾蓋亦·維爾希柯夫終於請假回家了。現在，他已經有了三年內戰和一年鮑理沙格列勃斯克軍事學校的經驗，他的年紀剛好二十歲。無疑的，他在這樣一串無窮盡的事情上感到愉快，當歸諸於他的青春。四年前，他離了村莊。純粹是一個孩子，現在回到村莊來已是一個發育充份的男子而且是一個哥薩克人了，對於這一點他有標記可以證明。第一件東西，因在卡斯托爾那耶的一次戰事中擊斃白衛軍十一名，他獲得的一枚勳章；其次是，他的鬍鬚，他雖然年輕，它却長得差不多和布喬納的一樣好。第三，他外套上的紅條紋，證明他不再是什麼人都可以喚的謝里奧士卡他的小名了，却是分隊指揮員維爾希柯夫同志。

他從火車上下來，經過哥薩克人居住地動身出發的時候，天還清早。他優遊自在地走着，雖然實際上他亟欲乘風揚威疾馳而去。村人中年紀最大的三個在他熟悉的街道轉角上阻住了他的去路，從這裏，他早已能看見遠處他家的綠色屋頂。他們的確年紀很老，差不多是當地的最前輩；據說，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久已忘懷的時日，的確參加過俄土戰爭。維爾希柯夫從他最早的童年時代起，全能記得他們。依他看來，他們都沒改變。他們和十五年前他記得他們的時候一模一樣。

三個老頭兒阻止了他的去路。他們胸前掛了聖喬治的十字章，可不只是佩帶了十字章使維爾希柯夫驚訝；那些老頭兒還穿上了全副軍裝，這，他們別的時候不穿，祇在非常特殊的情境才穿上。走近他們的時候

，他們突然立正了，而其中年紀最大的一個用了破裂，但是響亮的聲音說：

『您老，准許我們祝賀您回到您父母的家來。』

他們行了敬禮。第一個向維爾希柯夫伸出手來，吻了吻他。這是聞所未聞的榮譽，維爾希柯夫學導到現在他已經給老前輩當作一個長成的哥薩克看待了，那居住地也以他的同胞已經成了軍官而驕矜，他伴着老人們走過村中的街道時，他略為昂首闊步，抽了一支捲煙，悠然自得地把它塞在嘴角裏。等到他走近自己的屋子，看見三四步外他母親穿了眼熟的舊棉襖，手臂在她圍巾下面合抱着，正站在台階上的時候，他才向前跳起身來，一躍到了台階，把她緊緊偎在自己寬廣的胸膛上，一直渴望着母親的撫愛的胸膛。

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後的初春，一輛滿濺泥濘的綠汽車駛過村中的街心，直向那熟悉的台階前停下。一個副官副將出來，打開車門。一個結實的人，穿了上校的大氅，年紀不輕了，從車中出來。他頭頂的頭髮作銀白色，臉龐飽經風霜，晒得這麼黑，眼睛看上去成了藍灰色。上校對副官作了手勢，示意他在車中等候，才跳上台階，他受了傷的腿略為拖着。他打開了通向走道的門，再打開了通向房間的門，在門檻上停了一忽兒，才向坐在桌旁做着針線的女人輕聲說：

『媽媽！』

那女人轉過頭來，驚奇到大叫出聲。一句話都不說，就倒在他的胸前。他抱着她，那樣地站了好久。他並不把帽子或大衣脫去，却站着撫摸那因為年紀老了而開始有些顫抖的頭。終於他溫柔地把他放在凳上，帶了心力交瘁的神情拋開了自己的大衣，在她身旁坐下。

他因為直接從西伯利亞去加入作戰，已經五年沒回家了，現在他帶了哀傷的心仔細地端詳他的母親。看來，這些年間，他驟然老了。那時母親也轉過來專心一致，片言不發地端詳着他。他並不像她以前認識的人了。他受了傷，頭髮已經剃去了，現在長在頭上的是短短的灰色的硬毛，面孔也老了些，長得有點凹了進去，同時變得無情了。他看上去比從前更堅定，並且更頑強。他們像這樣地坐了好久，彼此默然地對視着。於是母親掉過頭去哭泣了，維爾希柯夫明白：她在為她的小兒子，米哈伊爾啜泣，他自己的歸來使她想起了米哈伊爾，他是永遠不會再回到

子母親的屋裏來了。

維爾希柯夫並不想去安慰她。他知道米哈伊爾一向是她最喜歡的人，一切的安慰都不中用。他自己也一直不能擺脫，無論何時他想到這件事，他心目中便看見了那小兄弟，米希卡，正像他最後一次看見他那樣：瘦長，皮膚晒黑了，穿了褪色的軍裝，又自在又快樂，他總是站着一轉身重重地擊一下高統的橡皮靴。

「我們要突破包圍，」米希卡當衆說過。「我們要毫不受損地突破包圍，上校同志，」又重重地擊了一下皮靴，似乎含意說突破包圍真不值得一談。

維爾希柯夫對母親瞥了一眼，想起了基輔。他跟他的師團是最後離城的人。九月下旬的天氣還是很熱，灰塵又多，有時死亡這麼近，漏網似乎是不可能的，身為最後渡河的人中間的一個，他曾經傾聽着隻身在夜間經過了不同的渡頭和淺灘而涉水過來的軍官的報告。那些是戰爭最不順利的日子，誰都不或其局。有的軍官失落了他們的配備，另外一些人幾乎一甲不留，維爾希柯夫照例是能夠約束自己的，似乎也喪失了他保持鎮靜的一切力量，不論什麼時候他聽到了使他不高興的事情，便銳利地，粗魯暴氣地，有時甚而無禮地說話。

「你的部下在哪兒？」他向面部因為彈震病而劇烈地抽搐着的一個營指揮員問。

「我，本人，打到最後一顆藥彈，」營長啞啞地說。「你看，我的軍裝上滿是子彈的洞眼，我不得不打出自己的路來。」

「你的部下？你的部下在哪兒？」維爾希柯夫固執地重複說。「你已經把部下丟了，是不是？他們在哪兒？」

「我不知道，」營指揮員說，一面對維爾希柯夫發怒的藍眼睛看了一眼，只等發作……

但是維爾希柯夫強自抑制，雙手緊握在背後，走了三步，頭也不回地說：

「軍法審判。」

第二個報告的是指揮砲兵中隊的一個中尉。

「你的部下在哪兒？」維爾希柯夫又問道。

「除了打死的，都在這兒，」中尉答道，顯然以為事已過去就算了事。

「你們的砲呢？你們的砲在哪兒？在這兒還是在那兒？」

「砲在那兒，」中尉說。「我們無法把它們帶過河來。我們沒有這力氣。我可以從頭至尾的把它解釋明白，上校同志，」他加上一句，在維爾希柯夫的目光下，他失去了一點自信，而且這目光正在開始使他惶惑不定。

但是維爾希柯夫立即轉過身去。

「沒有把砲帶過河來的力氣嗎？哼，我沒有力氣跟你講話。軍法審判，你得因此受到審問。」

以前，兵士們從來沒見過他這樣。在這一刻，面對着基輔的悲劇，他一向的溫和與善良離棄了他。什麼事他都不肯饒人；不論他們的阻怯，或是他們的昏亂，再不然他們的無助；他不肯饒恕他們正像他不肯饒恕自己一樣。

就在那一刻，他的兄弟出現了。全師的人都知道砲兵中隊指揮員維爾希柯夫上尉是維爾希柯夫上校的兄弟。但是他們會面的時候，兩人往往非常刻板，非常拘禮，好像他們並不要任何人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

『上校同志，維爾希柯夫上尉，』他聽見背後有人說道，於是，轉過身去，看見了米希卡的臉，厭意，骯髒，但像平時一樣的高興。

維爾希柯夫對他全身打量了一遍。上尉的情狀狼狽不堪。他的帽子丟了，他的軍裝又髒又破，他的兩手全給人毆傷抓破了。極度的恐懼生平第一次襲上維爾希柯夫的心來。他不假思索地從他的外表斷定米希卡像其餘的人一樣，在喪失了他的部下和丟棄了他的大砲之後，獨自游過河來。他自己尋思如果事情是這樣的弄，地上現在沒有可以挽救他的這位兄弟的權力了。在那轉瞬即逝的靜默的幾秒鐘間，他攝取了米希卡的外表，下幾分鐘和下幾點鐘內將發生的一切都從他心上閃過。他要詰問他的兄弟：砲在什麼地方，於是米希卡會說它們在那一邊，丟在後面了，他要把他送去審問，而米希卡便槍斃，因為別人也得因此槍斃。於是，他，維爾希柯夫就一生給人咒詛，從此再不能正視他的母親，因為他無法向她解釋爲什麼他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爲什麼他使用了他的權力，下令槍斃他的小兄弟，米希卡，就是那一個他曾經一度抱在懷裏顛簸的兄弟，曾經把他安放在馬背上，那一個家庭中寵愛的寶貝。

『你的部下在哪兒，上尉同志？』維爾希柯夫定了神問道。也許，

除了他和對他瞭解萬無一失的米希卡，沒有誰注意到他的聲音在發抖。

「在這兒。大約一公里左面，」米希卡高興興地答道，潔白的牙齒一閃。

「你們的砲呢？」

「它們都在這兒，」米希卡簡捷地說，但是他喜溢眉宇的微笑閃傳着不會說出的話；「別擔心，老伴兒，我沒有使你丟臉！」

維爾希柯夫鬆了一口氣，嘆息了一聲，緘默了幾秒鐘，一直開不得口，參謀長把報告證實了而且說全體砲兵中隊已經以良好的秩序帶了過來的時候，維爾希柯夫才說道：

「好得很，到我的辦公室裏來，我要跟你談談，上尉同志，」他彎着身子，領着路，穿過低低的漁夫們的茅屋的門口，他的臨時司令部就在那兒。

他，在這兒，一句話也不說，張開手臂抱住了他的小兄弟，把他擁抱得這樣緊，那男孩子幾乎哭出聲來。於是，在維爾希柯夫放鬆了他的擁抱，坐了下來時候，米希卡在對面坐下，戰爭三個月以來第一次穩熟地霎霎眼，用不拘禮節的口吻說：

「你受驚了，是不是，上校同志？」

「我的確受驚，」維爾希柯夫表示同意。「否則我對我們的母親說什麼呢？」話還沒有說完，遞給米希卡一枝捲煙，「這兒，抽一支煙。」

後來，還有其他的阻礙，彼此接着很快的絡繹發生，流血如注的窘境，在猛烈的轟炸之下灰塵飛揚與死亡之中的可怖的處境。他最後一次看見米希卡是在一座小樹林內，他們要從那兒在敵人中間殺出一條路，去和自己的隊伍會合。他把米希卡和他的輕砲安置在最不利的地位，後衛，掩護最後一次拚死的突圍，他像他們童年時代復活節時一向的那樣擁抱了他的兄弟三次，並且用因為天熱變得破裂和乾燥的嘴唇使勁吻着他，才放他走。米希卡轉身碰了一下他的皮靴，眼中帶了往日的笑意說：

「振作起來！我們要突圍出去的，上校同志！我們要突圍出去的……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是的，現在可以去了。」

從此維爾希柯夫再也不會看見他兄弟活着，他本人跟他的部隊是突破包圍的，他受傷得很厲害。他們把他放在油布斗篷上抬過樹林，等到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他問誰突破了包圍，誰留落在後面。他們告訴他，他的兄弟不會穿過。甚至在他傷勢痊愈之後，他還害怕了長久，不敢寫信給他的母親，因為在他看來，她知道小兒子是在他兄長的指揮之下，心中常覺得輕鬆些。他覺得對於母親負有責任。他一向知道他自己雖然可以陣亡，她的小兒子却必須活着交還她。而現在事情恰好相反，他活着，而米希卡……

在他母親已經比較鎮靜，或者不論如何已經揩乾了眼淚，變得又像維爾希柯夫平素認得她的那樣時，他問起剩留在村中以及四周小村中的老年的非常可敬的哥薩克人。她一面正在設席，預備就餐。她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女人，並不問他為什麼要知道這一些，只是費了一晚上的工夫告訴他誰活着，誰死了，誰已經住到別的地方去，哥薩克老前輩的中間那一個還住在這塊地方，誰的兒子已經在什麼時候入伍。她的兒子全神貫注地聽着，難得提出一個問句，在筆記簿裏記下姓名。早晨到了的時候，他的副官走進汽車，駛到二十個不同的地點去。他給年老的哥薩克人傳達上校的敬意並且邀請各人當晚來看他的同鄉，謝爾蓋亦·伊凡諾凡奇·維爾希柯夫上校。

當天晚上維爾希柯夫的庭院中，一切都喧鬧噪雜。拴在大門旁的馬匹蹬着腳，打着嚏，至於主人則禿了頭站在台階上，禮儀端正地接待着他的客人們。飯過寒暄之後，維爾希柯夫依照這一帶的風俗，並不立刻談到他心中的問題，却先招呼他的客人們圍桌就了座。他們喝了一杯又一杯。他母親給客人們進菜的當兒，對她的這一個兒子投着驕矜的目光，當地前輩的哥薩克人已經來拜訪她的兒子，這一事實對於她是比世界上所有的獎章和級位都更清楚更確鑿的兒子地位之光榮的證據。

在他們已經喝了第三杯的時候，維爾希柯夫抬起身來，用以着重他將要通知老人的事情的意義，他清一下嗓子，報告他們說他是被派到這兒來組織哥薩克志願軍的，他之所以被選乃因他本人是一個哥薩克人，他就指揮這一師志願軍。他，維爾希柯夫，知道哥薩克人的風俗，請長輩到這兒來，要求他們幫助他，靠了他們的幫助他就要着手組織。

老人們在回答之前，沉默了一會，間或咳聲嗽，把事情在心中反復



思索。最後，席間年紀最長的人，特羅芬·伊里奇·葉羅京，他那一時代的老將，站了起來，一面莊嚴地掙着違反一切自然定律依舊不肯變成灰白色的鬚鬚說道。

『我們要幫你的忙，並且進一步我們中間那些有力氣的人要加入志願軍。譬如，我就是加入的一個，祇要你把事情弄妥當，使那般拿了試驗管的醫生別跟我們鬧彊扭，用他們的醫務佈告板來弄糟剛起頭的事情。我們要求的盡在於此了。至於說幫忙，是啊，我們當然要幫忙並且是心誠悅服地。』

這樣說了葉羅京坐了下去，顯然認為問題已經解決。別的人也一樣地少說話，一部份因為事情似乎全然清楚且早已決定，一部份因為桌上的食物和飲料似乎永無窮盡，而他們無法拒絕喫啊喝啊的引誘，當機會放在面前的時候。

維爾希柯夫得了他父親和祖父的遺傳，喝了酒不會爛醉，同時帶了好好奇心觀察着那些老人們。真是一個令人驚駭的部落：他們不願接受晚年，要他們的黑鬚中現出灰縹需要幾十年的時光，可不是幾年，生了一絲灰髮再加上另一絲也是如此，老人們的容貌令人追憶起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湧集而來的回憶。維爾希柯夫對於他的級位雖然習慣已久，但跟這一輩老人不分長幼地同桌而坐，這就是現在在他看來，也未免希奇，他想起在他的青年時代，一個年輕的哥薩克人非等到他從軍隊中歸來不被人認作一個哥薩克人：除非成了一位軍人他才當做一個長成的人看待，這一點有不少哥薩克的真理在內：在嚴格的教養中，深入人心的確信是你首先必得做一位軍人，之後你可以隨心所欲；但假如你不曾從這軍人的學校畢業，你還不能真正當做一個男子漢。如果還沒有在軍隊中服役過的，年輕的哥薩克人敢於喝一點酒，他可以由老人們的命令受到鞭笞，因為他們非常合法地斷定，首先你得見見軍隊中服役的光景，之後你才可以讓自己濫飲，祇有一種情形是例外：哥薩克人競賽在衛特生其迭和米哈亦爾馬斯舉行的時候，不論什麼人得勝，那天就第一次得到老人們的接待，並且不管他是否還年輕臉嫩，也可被邀去跟他們同飲。維爾希柯夫記起，有一次他怎樣受到過這種光榮，他帶了怎麼樣的一種興奮在老人們的桌旁一坐！自從那天以來祇有上帝知道多少年頭已經過去了，但是那種竦然的感覺至今猶存。他一見老人們，看見他們年輕的眼

請，他們寬闊的肩膀，給年代侵蝕得略為圓了，但並不彎曲，他們巨大的，多結的雙手，便感到一種興奮和敬畏。似乎人民的全部力量作着他們的後盾。他想，如果他一師中像這樣的老人有得更多，確然是極好的事情，而這志願軍正在組織中的時候，他們應當不受到那般醫生的「試驗管」的麻煩。

以後的幾個星期內，村中的談話都是關於那來組織一師哥薩克志願軍的上校的：上校本人是一個哥薩克人而且是這些地方出身的，當地的人民甚至還認識他，記得他。

「那末，他是誰？」

「他是謝里奧士柯，維爾希柯夫。」

「那一個維爾希柯夫？」

「哎呀，阿希尼亞·伊凡諾芙娜的兒子。」

那些記不得謝里奧士卡，維爾希柯夫的人記得阿希尼亞，伊凡諾芙娜或者維爾希柯夫的父親，伊凡·謝米奧諾維奇，維爾希柯夫，他是一個頗具聲望的哥薩克人，一九二〇年給白衛軍打死的。上校歸來，而他並非別人，却是阿希尼亞，伊凡諾芙娜的兒子，在這兒召集着一師的人馬這一事實使他們心頭高興，甚至使那般不再年輕和那般對戰爭迄今久不習慣的人充滿了他們青年人所需要的事物的慾望。

維爾希柯夫師團的第一次活動是在古班河之役，敵人已經佔奪了羅斯托夫，現在正在向史塔夫羅普爾，阿爾瑪維爾，和克拉斯諾達爾推進。這是一個灰塵飛揚的古班的八月天。黃金色的田野，盡是成熟的穀粒，一半的收成還沒有收起，果園裏的樹枝因為蘋果的重疊變得低低的，西瓜田中滿是成熟的瓜——看了這一切使人真不能忍受；在這收成的時令，一年最壯盛的季節，果實豐茂，離開這塊地方簡直令人心碎。

他們一向在後衛，他們一向是最後走的人，給別的部隊突出敵人包圍的機會，他們自朝至夕像步兵那樣的作戰；傍晚，他們給馬配上鞍韉，自己突圍去了，翌日早晨在敵人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現，又投入戰事中了。他們在許多重要的地方作戰過。晚上，他們歌也不唱靜靜地騎着馬，穿過村莊。

他們並非都是頓河哥薩克人；有許多是從古班來的，往往，在各村中，一個哥薩克人會在一所屋旁韃住了馬韁，從鞍上俯下身子，擁抱一

剝髮地啜泣的女人。但是沒有一個人在他經過自己出生的村莊時落在後面。在這些日子裏維爾希柯夫注意到人民中，對於敵人有着一種憤怒；這，他以前從來不會看見過。這也並不是立刻出現的，祇在這戰爭的第二年。先前他們的心常為他們的家和家裏的人抱憾，但現在這種擾亂往往比作戰的渴望來得弱，他們毫不思索地向家人告別，甚至毫不考慮是否還可以有別的可能的路，現在主要的事是使手中緊握着武器，靈魂別脫離驅殼，一直打到盡頭。

因為最初幾天的激戰而使人數稀少的隊伍，在穿過村莊的時候由幾百名志願軍來補充了。常有兒童們加入他們父親的隊伍，或者父親們加入他們孩子的隊伍。父親或叔伯到兒子姪子所指揮的騎兵隊中去當一名小兵，而且並不以為玷辱。從親友和同村的人那裏寄來了許多的申請書，要求在同一騎兵中隊或同一分隊中作戰；維爾希柯夫從來不拒絕這些請求，這成了一條定理。

在第三騎兵中隊的指揮員彼得·莫爾德文切夫陣亡的那天晚上，有人在戰場上把他的屍體收拾起來，他的父親，米哈伊爾·謝米奧諾維奇，該隊中的一名機關槍手，站好了一會，低頭呆看着他兒子的屍體。他們正預備把死人埋下的時候，米哈伊爾突然說：

「那事你們不必幹，我自己來埋他。」他把兒子扛在他強有力的肩上，彎倒了身體蹣跚着走去了。

維爾希柯夫並不提出反對，只發了一道命令，差人留意那老頭兒。莫爾德文切夫離了村莊，走到一座順着斜坡直下山谷的果園，把他的兒子放在一顆大蘋果樹的樹蔭下面。他不慌不忙地用堅定的指頭給自己摸出一支捲煙，把它點着了，直抽到快燒着手了，才把殘餘的煙節丟開，用腳蹬熄了。他把工兵的鏟取了出來，動手掘土。他掘了不少辰光，築成了一座又深又整齊的墳壙，並不像那些兵士們匆匆忙忙掘就的，而是一個父親用心挖成的。莫爾德文切夫葬好了他的兒子，便在樹幹上刻了三道彼此互相交錯的記號。於是他把鏟放回原處，自己畫了三次十字，回到騎兵中隊。他從不哭泣，也不抱怨，甚至不對任何人講起他的兒子。但在第二天早上，村莊附近將發生戰事而特派幾個人把馬匹向樹林遼遠地牽起時，維爾希柯夫走過第三騎兵中隊佈置的地方，莫爾德文切夫先向他開口說。

「上校同志，」莫爾德文切夫語調陰鬱地開始說。

「什麼事？」

「他們派我照看馬匹。」

「那末怎樣呢？」維爾希柯夫問。

「因為我的兒子昨天給敵人打死了。我不能只去照看馬匹，我”訴你。我現在得為一家人打仗了。上校同志，叫他們別這麼做，否則我要丟了馬匹自己離開了。」

他臉上就有那意思，他眼中有着那麼淒慘的絕望的神色，竟使一向不能容忍這種放縱不羈的維爾希柯夫立刻寬恕了他這「我自己要離開了」的話，還發出不再稽留莫爾德文切夫照料馬匹的命令。

維爾希柯夫在別人身上觀察到淒慘的絕望神色，他現在自己覺得了。甚而有時，他在叱責他的指揮員在作戰中冒不必要的危險的那一剎，他感到他正毫無令人折服的力量地講着，事實上是漠不動心地扯謊。他知道應當那麼講，但是他並不願意，因為對於自己的任何憐惜，自己生命的恐懼已經就在那一個月裏消失了，他也非常明白地知道，別人也許一樣把它們消失了。

形勢轉變得這樣，師團在克羅波特京與克拉斯諾達爾之間已經深入了包圍圈。為解救其他的兩團，至少半團得給犧牲掉。維爾希柯夫駛去看指揮台上的團指揮員，在那兒逗留了一整天，因為戰事進行着。這一天，竟成了可怖得空前絕後的日子。敵人沒有龐大的步兵實力，但是他們的七十輛坦克，却以高速度，衝破一切的障礙物，在那一團的陣地上縱橫交馳了幾小時。

清晨，團指揮員在維爾希柯夫的身旁給打死了，維爾希柯夫在探望他下屬的時候，照例並不干涉他們行動上的細枝小節，現在却畢竟把指揮的責任親自担上，雖然他委派了另一個指揮員。他在這樣的一天上，盡力幹着，分發消息的騎兵和軍官到來的時候，他保住了絕對鎮靜的外表，這對他們比他所有的命令更其可親。連絡還沒有斷絕的時候，他在電話中鼓勵他的部下，壯他們的胆。一切過去之後，自夜間佈置的哨兵起，迄指揮台為止的一團的陣地已經成為一片荒涼的平坦的田野，而敵方坦克怒吼着爬過的時候，——維爾希柯夫準備幹那在這種情境之下所剩留的惟一的事情，就是死，他正利用着一種照例並不給予團指揮員的

特權，和敵人作最後一次肉搏的特權。他收緊領帶，把兩顆手榴彈插進腰帶——不比其餘的士兵多——離開指揮員的掩蔽室，向壕溝中一個空曠的地方去。他四周的一般人中，沒有一個提出任何反對，因為祇剩極渺小的希望了，並且誰都瞭解團指揮員寧可像兵士那樣戰死而不願被任何人屠殺的意思。

由於戰時每天發生的僥倖，敵方坦克雖然經過戰壕的兩側，而維爾希柯夫竟得不死。他當晚率領了他的一團離開戰場，他們取了一條繞圈的路開拔到馬伊柯澗，追上已經遠在他們前面的其他師團。

晚秋的時候，那一師調防到莫士陀克四周的沙土之國去，他們周圍全橫着大片的沙。哥薩克人把它們喚作『暗礁』的。雪非常之少，那使這地方看上去出奇的淒寂和寒冷。那一師在這裏守着一道鞏固的防禦庫地，並且大家都感到已經達到了某種事物的頂點，敵人已至終局，不能再進一步，他們像先前一樣地進攻着，他們的坦克也像以前一般地東撞西衝着；但是總不像以前那樣。他們不再能向前移動了。

十一月七日國慶日是在這些沙土之上慶祝的。攻勢尚未發動，但氣氛中却早已有了暗示。根據所有的暗示，知道控制一切的寂靜不久便要給一聲霹靂打破。維爾希柯夫決意在那一夜慶祝十月革命廿五週年的紀念日。

他們在兩座大沙丘之間鋪了幾張防雨布，把最近數日來所有的配給都在上面擺了出來，他們近衛兵的配給白酒和他們所能搜集的食物。維爾希柯夫發出命令，命兩旁各置汽車一輛，車頭上的燈開亮了。燈光在防雨布和一圈緊密的哥薩克人身上瀉放成四個作清楚的黃色的大池塘。凡是能够不妨礙自己的職守而聚集的人都在這裏了：團指揮員，騎兵中隊指揮員，銀鬚飄拂的哥薩克志願軍，他們部隊中年紀最大的人。朝北，周圍五六公里，平日散漫的作十字形射擊的砲火還繼續着，偶而一枝火箭照亮了黑暗的天空。

在這裏的這些人，以前從來沒有一個像今天這樣的慶祝過。雪片正在落入酒杯中，不時有人用力拍着手使它們暖和，或者跳起身來，蹬着凍僵的腳，可是這集會並不因此減少興緻，仍不失為一個盛典。他們先乾了杯，祝賀這紀念日，才祝福他們死去的同志，後來正像兵士難得的閒暇時常發生的一樣，談話轉變不定，一忽兒講整隊出發，一忽兒講靈

營，頓河及古班河流域的家，看來，談話似乎會一直繼續下去，永無窮盡，有那麼多的追憶，有那麼多的回想。

他們散會了，復歸各人的職守時，維爾希夫來回踱步，踱了好久，靴踏在掩蔽室外新下的雪上，發出礫礫的響聲，汽車的燈頭已經熄了。二個哥薩克人正在把防雨布捲起來。維爾希夫正在想，戰爭期間，他已經看見過多少臨時性質的住所倉猝落成，他們安身在內而又捨棄的掩蔽室有多少，他們見過多少夜間的露宿和行軍，以後他們還要見多少。這看來也許希奇，這念頭既不引動懷鄉病又不撩起憂傷，却相反地，精神上帶來了一陣安寧的感覺，因為這是說，雖然另外的事什麼都在不絕地變換，地點，城市，陣地，而師團却繼續不斷，依舊是一師，而他，維爾希夫將率領這師，直至最後，像他自己的什麼東西，這東西已經和他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打成一片，無法委棄一樣。在那一刻，他雖則雄心勃勃，也不求升級，他所要的就是繼續指揮他自己的一師直至最後的一刻而已。

我在二月杪遇見了維爾希夫，正在羅斯托夫與太岡格格之間的戰事中。他在那一個寒冷的十一月之夜的預測已經證實無訛，軍隊正在曾經一度退却的地上推進，它已經橫渡頓河，現在，在頓河的彼岸作戰着，在烏克蘭的邊境上。他剛從團部回來，坐在桌旁。他已經把大氅卸下。但像平日一樣，忘掉脫去他的便帽。這正是當天攻勢命令早已發出而最初的報告還未到達司令部的那個特殊的時間，一片稀有的意料之中的寂靜控制了這一刹那，人，不妨任意之所至，默想到一些不屬於當天的急務而是別的事物的時候。維爾希夫靠着椅子，心不在焉地叩擊着桌子，正在沉思。

「你在想些什麼？」我問他。

「唔，這很難說，一時什麼都想到。我記得，不久之前，我們把庫希楚夫卡奪回來並且在那兒歇下的時候，我在當晚到那老頭兒埋葬騎兵中隊指揮員莫爾德文切夫的果園中去——你沒有忘掉我告訴你他的事情，是不是？我們回到庫希楚夫卡的時候，那老傢伙再也不跟我們在一起了。他在鐵雲列薩卡耶受了傷，送入醫院去了。所以不是他而是我到果園中去，找得了上面有三道印痕的那棵樹，並且在他兒子的墳上觀望了一會。在我看來，那一刻我好像是他們全體的父親，不論死的活的。現

在我想起我的一師團的時候，我幻想雖然各團已經薄弱了不少，它還是一個極大的師團，比了加入第一次戰事的時候還大。因為現在它是由活着的和已死的人那些打過仗的，和那些現在還在行伍中打着仗的人們組成的。它是堅強的，不但有着活人的力量，而且有着死人的力量與他們英雄主義的力量，他們為國捨身的力量，你回來經過你們死者安臥的地面時，你背後有着他們的墳墓時，這使你的精神堅強，使你站得穩固，你以為怎樣？』

他並不期待回答，因為他又沉入夢幻中去了，後來他突然微笑了。

『不久之前我收到母親的一封信，當時很使我惱怒。看來，有什麼請了假的人順便去看過她（我還沒能找出那長舌的傢伙是誰），他告訴她我的幾樁事情。因此她什麼也不幹，祇寫：『謝里奧士卡，我聽得人家說，你雖然在一個很高的地位，但有時你把自己推到前面去，那兒是你沒有權利去的。待我告訴你這一點，我不許你幹任何類似的事情……』我讀信的時候，我把它拿給參謀長看，我們為此大笑。但他一定已經告訴過所有的團指揮員了。因為現在，不論什麼時候我去探視一個團部，想跟騎兵中隊一起去的當兒，我總給騎兵中隊指揮員阻止。『你有什麼權利來禁止我？』我問道，而他一定說：『我有絕對的權利，上交同志，因為您母親親自禁止你這麼幹。』嗯，你當然知道，在哥薩克人中間，父母的一句話就是法律；那是一種舊的傳統，因此他們不讓我跟騎兵中隊一起去，那一點你可喜歡？』

維爾希柯夫又微笑了，我覺得在那個微笑的後面，有着重回哥薩克去的渴念，祇要一忽兒，跟他的母親阿希尼亞，伊凡諾芙娜一同坐在簡陋的木櫃子旁，正像他當時和我坐着一樣。

（蝶 美譯）

葛 洛 斯 曼  
( В. Гроссман )

## 阿 妞 達

( А Н Ю Т А )

這一團在這個小城裏已經駐紮了整整十二天。是一個簡陋的小城，總共祇有幾條街道。城裏有幾家賣鈕釦的雜貨店，還有許多小飯店，裏面出賣多量地飾染着鮮紅色和檸檬色亞尼林的汽水，出賣蹩腳的自製的伏德卡，簡單地說，就是自製的燒酒。但是在每一家這樣的小飯店裏總擺着覆有白檯布的小桌子，如果顧客不是在櫃檯邊進飲，而是坐在小桌子旁邊，那麼給他們下酒的冷菜就是放在潔淨的小盆子上的，一切東西——胡椒匣，鹽瓶，煙灰缸——都是令人愜意的。摸摸它們，把它們移來移去都是舒服的。

在長久的幾個月的林中生活之後，在沼澤中的宿夜之後，在雨、雪、風、和注滿水的掩蔽處中生活之後——這個小城對這一團的全體軍官說來簡直就是天堂的一角。

紅軍總司令部的重榴砲團在戰爭期中難得在城市裏停留的。已經變成了這樣。這一團不是在戰爭初期在防地上抵禦敵人，便是在勝利和光榮的時候替步兵和坦克突破，打出裂口，——不會有過時間在城市裏休



息。

軍官們一早就做事，有的到那些進行着教練的砲兵中隊裏去，有的從事於查考和試驗新從烏拉爾（Урал）運來的大砲，有的從事於建造放置重砲彈的倉庫，有的監視修理曳重車和貨車。午餐大家都在餐室裏用的，罵罵新的廚房，回憶回憶在巴拉諾維契（Баранович）城下打死的，戰前在莫斯科大都會飯店服務的老廚子，菜湯和烤肉的名手。午膳後就在城裏散散步，有些愛午睡的則在屋子裏休息，到傍晚的時候通常大家都是聚集在一家小飯店的單獨房間裏，那裏放着一張鋪有乾淨檯布的桌子，上面裝飾着幾束人造的花。

他們在那邊下棋，講故事，爭論，喝茶，——但是不僅僅是茶，當然，偶然也喝喝強烈的飲料。離城不遠，在一個小小的戢地飛機場上，駐紮着一個衝擊飛行團。飛行員們從這個飛行場上飛去衝擊德國領土，有的甚至是一天兩次，晚上他們來到城裏休息，看看電影，追求追求姑娘和太太。得指出，其中很多的已經獲得了成功，不是白跑的。

指揮員中間的一個在街上碰到了一個老同學和遠親的空軍大隊指揮員，柯托夫（Котов）上尉。飛行員到砲隊的「俱樂部」去了一次，第二天晚上便把他的飛行同伴們領了來。從這一天起就變成這樣：砲兵講一個故事，飛行員講一個故事。飛行員——好奇的，狡猾的，長有羽翼的人——知道很多的新聞，他們看見過我們的火車，坦克，砲兵和汽車縱隊朝德國領土那一方的移動，他們注視過，德國的生活如何的從國境那邊退去，行李車和背着布袋的步行者如何的向西方，向德國腹地移動，昨天還冒着煙的工廠今天如何的死去，昨天還是空闊的道路今天如何的充滿了一羣羣的難民，給我們砲隊的遠程砲火和衝擊機與驅逐機的連環轟炸與機關槍火所燃起來的大火如何的燎燒。

於是砲兵耐不住地說道：

「啊，我們就在這裏算是什麼？」雖然他們知道，他們就在這裏是不會長大的，是他們，而不是別人，研開了通往德國國土的大門，那由偉大的軍隊疾衝而進的大門。

過了幾天，一旅重坦克和一團摩托化步兵在城下停下來了，他們都穿着簇新的，華麗的，引起砲兵羨慕的制服。

這裏就找到了共同的熟人，那些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痛苦

陣地上一同作戰過的人。他們到小飯店的後室裏，下西洋棋，下象棋，玩骨牌，嘍嘍笑笑，喝喝不是葡萄製的，而是番薯和甜菜製的苦味的白酒，輪換講講故事。

夜裏，當伙伴們散走了，黝黑的天空中懸蕩着慘淡的火光，軍官們——其中很多都是年紀很青，但已有因戰爭年份的劇烈苦難而變得銀白了的頭髮——久久默默地望着德國土地上空的紅光。這時他們中間誰也不說一句空話和廢話，對他們說來這遼遠的火光有太多的意義：他們的光榮，他們的苦痛，他們的理智，他們的白髮和偷下的淚水，他們的艱苦的勞動，他們的戀愛——全部在它，在這一慘淡的復仇的火光裏面。他們在空闊的，燈火熄滅的街道上行走，經過那在石牆上有女修道院的建築在發着白色的廣場，走過那像黑色的石砌或的白楊樹似的大加特力克教堂，——它的質樸而莊嚴的建築很像凝立不動的，變成了花崗石的風琴音樂。

那些住在郊外的人走過那以菩提樹，山毛櫸和高高的灰暗色的樅樹的警衛線圍繞着的城堡。在晚月從秋天的迷霧和細雨的濕幕裏探出頭來的時候，城堡上的窗和石子路上雨後的水窪就亮起光來。從公路那邊則傳來了自東向西的坦克、曳重車、貨車的瘡啞和刺耳的隆隆聲。

參謀長卡薩柯夫（Казаков）少校特別歡喜這種夜談後的散步。卡薩柯夫是一個漂亮的，身材魁梧的男子，賦有巨人的力氣。關於他的和勇敢與怕羞關聯起來的力氣，團裏會流傳過種種的故事。卡薩柯夫對於自己的力氣很為忸怩，他總藏起了力氣而要顯得是一個病弱的，文雅的人。他自認有詩人的複雜的氣質，他甚至愛在鋼琴上撫彈。走過修道院和城堡的時候，卡薩柯夫不禁憶起了他的生命會在那邊消磨過的地方——故鄉的巴特拉基（Батраки），伏爾斯克（Вольск），魯薩葉夫卡（Рузаевка）。記起了他度過童年的板屋的暗憧憧的小門斗，天花板很低，小窗子上擺着花瓶的狹小的半暗的房間，小小的書架。他記起了穿着油污的，滿是補綻的衣服，密佈皺紋的臉孔總是緊張而驚惶的老婆婆，愛酗酒而在喝醉了之後就在家裏實行殘酷的秩序的父親的宏亮嗓音。

他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這幾天他老是想起了過去。卡薩柯夫認爲，他個人的生活並不成功。五年前他第二次結了婚，但是同妻子一起

的時候很少，一直在外奔波，她呢，總是生病，她不能跟着他走。他難得寫信給妻子，也不常常記起她。她最近的信都是前後相像的。卡薩柯夫覺得，她每一次都是寄給他同樣的信。她寫她很健康，不需要什麼東西，叫他別爲她擔心；她能够完全祖負自己和達瑪拉（Тамара）的生活費用。

達瑪拉不是安娜·斯吉邦諾夫娜·卡薩柯娃<sup>⊖</sup>（Анна Степановна Казакова）的親生女兒。一九三四年卡薩柯夫在卡薩赫斯坦（Казахстан）服務，在那邊同一個大學生的女共青團員結了婚。他第一個妻子的父親是卡薩赫斯坦人，母親是俄羅斯人，雖然卡薩柯夫第一個妻子的臉部線條是完全端正的，膚色是潔白的，但是他們生下的女兒却是黧黑的，有點高顴骨的。卡薩柯夫同他第一個妻子同居得不久，她不多幾時就因肺病而故世了，撇下了一個三歲的女兒給他。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卡薩柯夫才這樣急急地第二次結婚：沒有地方好安插女兒。他覺得安娜·斯吉邦諾夫娜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女伴——幽靜，不輕率。她，這個美麗的姑娘呢，也答應嫁給他，並且說，她會盡力好好照顧他的女兒達瑪拉。

經過古舊的城堡，沿着那被強大的蘇聯軍力所解放的小城的空闊的街道走着時，卡薩柯夫想道：『鬼蛋，應該替阿紐達（Анюта）<sup>⊕</sup>買一打真珠母的鈕釦，有機會的時候寄給她。』

接着他憶起晚上聽到的出奇的故事。

『要是能把這些故事寫下來多好啊，』卡薩柯夫心想，『可能會得出一本任何一個現代作家所夢想不到的出色的書。』

卡薩柯夫對現代作家的看法很爲峻嚴，讀着他們的作品，他偏於批評而吝於稱贊。

『大家都在教訓，都在解釋，』他暗想，『可是瞧，我不知道誰該教訓誰，他們教訓我呢，還是我教訓他們。我們中間對於生活誰知道得更多？』

走到了家，他從箱子裏取出一本很厚的戰利品的練習簿，坐到了桌子旁邊。飛行員們講了許多的戀愛故事，大部份的坦克車手也憶起了出

---

⊖ 卡薩柯夫的妻子。

⊕ 阿紐達爲安娜的愛稱。

## 奇的戀愛遭遇。

一個上尉坦克車手講了一個蘇聯英雄，坦克營指揮戀愛一個波蘭美女的故事。那姑娘却不睬熱戀她的人。不管他給她什麼禮物，他總得以自殺相威脅，他也會企圖誘拐她，——但她祇是笑笑。連她的父母都叫她答應嫁給俄羅斯軍官。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坦克車手殉國了被從戰鬥中運回來，他躺在裝甲車上，覆着帆布雨衣，那姑娘呢，渾身塵土，髮辮蓬鬆，淚流滿面，跟着戰車跑，她明白了自己的，僅在這時才意識到的愛。飛行員們講的故事通常都不是這樣悲慘的，而帶有比較順利的結束，但是在這種故事裏頭也有很多羅曼主義的色彩。

「瞧，我已經聽了你們三晚，」一位步兵中校說，他已經不是一個年青的人了，「我有這樣的印象，似乎你們都是光棍：你們戀愛，受苦，結婚，喪失神智。可是請你們相信，你們中間的百分之七十都是已經結了婚的，大概也有孩子。是不是？我給你們講一個完全不同的歌劇裏的遭遇。」

於是他講他怎樣的在一九四一年夏天丟失了妻子。他戰前在邊界上的契爾諾維茨(Черновицы)區服務。此後過了一年半，當他哀悼過她，認為她已經死了的時候，妻子却找到了：她在列車遭轟炸時肩膀上受了彈片的傷，失去了知覺，農民們把她藏匿起來，醫好了她，後來她步行穿過森林沼澤，走了七百公里的路，越過了火綫，找到了丈夫。

「要是我那個時候同一個漂亮的女機械師結了婚，那我多難為情啊，是不是？」中校問。「這簡直可恥！」

一個砲手，伏洛奇金(Ворочкин)少校，卡薩柯夫的同事，講述近衛榴砲團的指揮如何的在一九四四年春天找到了四歲的兒子的故事。他的妻子在戰爭的第一天就在勒伏夫(Львов)被德國人的炸彈炸死。孩子給偶然的同路人帶到奇卡洛夫(Чкалов)，他們把這孤兒交給了兒童院。有一次團指揮愁眉不展的坐着，政治委員讀着妻子的一封信，——上校自己從不會收到誰的信過。政治委員對他說道：「伊凡·特里福諾維奇(Иван Трифонович)◎，你瞧，我的老婆說，她已經收了一個義子，是從兒童院裏領來的，我們是沒有子息的人啊」。上校，一個身重八十八公斤，當他光起火來叫嚷的時候連掩蔽處裏的蠟燭都

◎ 近衛榴砲團指揮的名字和父名。

會熄掉的人，望了一眼照片，就輕輕的啊了一聲倒地不省人事了。他認出了兒子！

飛行員柯托夫，一個眼睛迷細，鬢角上有傷痕的美男子，開始了輕鬆的談話。

「也還有這樣子的巧合嗎，」他狡猾地說。「您別生氣，中校同志，但是我的生活是這樣的，今天在的，明天我就沒有。同伴們會說——「我過去在的」。」

於是他講述一九四一年冬天他寫信給一位少婦——他同她是有戀愛事件的——的故事。她住在伏洛希羅夫格勒（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的蘇維埃街（Советская）五號，而她的丈夫這時却在軍隊裏，在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的後方參謀部裏——那時參謀部是設在那邊——，他住在一家私人住宅裏，也是蘇維埃街五號。大概是出了這樣的事情，郵局裏把郵票貼得不端正，以致祇看得出「伏洛……」二字，其餘的都給印發蓋住了，信就這樣給送到了伏洛聶士。

「後來這個信封我自己也看到了，」飛行員說。「噢，丈夫就給我的女朋友一頓斥罵！尷尬的事情！」

大家又換上了輕鬆的調子，開始爭先恐後地講起故事來了。

卡薩柯夫站起身來，在房間裏踱了一圈，第一百次開始審視那些擺在小桌子上和掛在牆上的照片。它們全部顯出了一個年青的女人，身材修長，發育均勻，臉孔可以說是非常的美麗，如果她的下巴略微小一點的話。不過即使有了這一缺點，卡薩柯夫仍舊覺得她的臉蛋是出衆的。這個女人一會兒顯出來是渾身雪白：穿着白衣，白襪，白鞋，拿着網球拍，一會兒坐在鋼琴後面，穿着嚴肅的黑衣，一會兒騎在馬上，穿着男子的長統靴和運動褲，一會兒做着體操，一會兒穿着浴衣從水裏鑽出來，一會兒坐在打字機後面，一會兒坐在寫字檯後面。

卡薩柯夫愈是多看那些像片，他愈是喜歡這個年青的，強烈的，總是含着笑，顯露着美麗的，均勻的牙齒的女人。

這是房東，亞丹·費奧陀洛維奇·士巴爾斯基（Адам Федорович Збарский）律師的女兒。士巴爾斯基是一個頭髮灰白的男子，看上去瘦得很厲害，因為他的兩頰和他的褲子都盪着褶皺，他俄文講得非常好。革命前他在盧布林（Люблин）的俄國中學裏念過書，此後則

畢業於哈科夫(Харьков)大學的法律系。

他晚上總彎到卡薩柯夫那裏，談談他戰前的生活，他怎樣到勃魯塞爾(Брюссель)去看他的大兒子，一家營造廠的副廠長，他怎樣到過巴黎，兩次乘著名的郵船『諾曼第』到紐約，他也講起他有一輛出過的汽車，但已給德國人徵用去了，他是每星期六晚上乘了這輛汽車到華沙(Варшава)去度星期日的。他所有的談話都以同樣的意思結束：現在德國人奪去了他的一切——事主，業務，旅行和享受的可能。德國人也奪去了他的坐騎，狗和美麗的獵槍。現在他得親自去斫柴，老廚娘太弱太老，僱一個斫柴的人他又沒有錢。

『我不能抱怨命運，』士巴爾斯基說，『很多的人遭到了比我更壞的命運。他們不僅失去了享受，而且還失去了生命。瞧，在近鄰的美麗的屋子裏從前住着一個我的同伴，蓋德洛伊茨工程師，他是猶太人。他的骨頭以及他妻子和可愛的兒女的骨頭都在奧斯文棲姆營(Освенцим)裏給燒掉了。』

士巴爾斯基具有對世界政治和戰爭戰略的固定見解。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僅僅證實了他的見解。用手指威脅着，他說道：

『英國人在意大利拖延事情是毫無目的的，毫無目的，他們應該向奧地利挺進，紅軍呢，這個時候應該從南斯拉夫向希臘進攻。』

當卡薩柯夫駁以在雙方作戰軍隊的總參謀部裏對於目前的任務一定看得更清楚時，他說：

『好，但是您可知道，』他笑着補充着說，『要不是您和您的大砲同坦克，我的議論也許值不了這麼多錢。』

卡薩柯夫一面聽着他，一面點着頭，並不時失神地望望律師的女兒的照片。

士巴爾斯基捉住了他的目光，忘掉他昨天已經說過的那些老話，解釋道：

『我看，您對這些照片很感興趣，這是我的女兒，她是一個女新聞記者，女運動員，網球冠軍，她曾經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獲得克拉科夫(Краков)競賽的銀杯。』

卡薩柯夫就興奮起來，向律師打聽他的女兒的事情。

他探得了很多關於她的瑣事：她會說英文，她二十六歲，她嫁過人

但是已離了婚，她有一個女兒，那小姑娘現在住在波士南(Познань)的前夫的父母家裏。她戲演得很好，她會畫水彩畫，她的文章也很受歡迎。在「德國人」的年頭她移住到鄉下的老姑母家裏，那邊很暖和，有乳酪，牛奶，蔬菜，菓子。她設法照舊的從事運動，滑雪橇，夏天則游水。德國人在撤退之前特別橫行不法，她同村子裏的居民一起在林子裏過了幾天，她寫信來說，她一點都沒有消瘦，她在林子裏的草地上恣日光浴，她用釣竿釣魚。現在她預備到父親這裏來。

「唉，鬼蛋，我的運氣不好，」卡薩柯夫暗自忖道。他不知爲什麼竟這樣想像：士巴爾斯基的女兒如果碰到他，就一定愛上他的。

「是的，那時就有點東西可以回憶了，」他想，「我也有點東西可以講講了。」

這一天晚上，在聽了許多熱鬧的故事之後，在沿着黑夜的街道漫步走過美麗的古老建築物之後，他特別強烈地感覺到，他的私生活形成得多無趣啊。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今天講故事者之一，娶了一個飛行女英雄的人把軍報上剪下來的東西給大家看，那裏有描寫她的文字。另一個講起在特皮利西(Тбилиси)<sup>⑨</sup>同一個年青的女教授，著名的外科醫生的有趣的認識。而從牆壁上，從小桌子上，從放着高鏡子的角落裏，都有一個牙齒潔白，均勻，密排的少婦的含笑的臉在望着他。

已經很晚了，已過深夜的十二點鐘，可是從律師住的房間裏還傳來了話聲，顯然，有熟人來看士巴爾斯基，坐長久了，因爲沒有夜裏的通行證，祇好留下來宿夜，——這樣的事情已經碰到過好幾次。但是過了不多一會，話聲沉寂了。在卡薩柯夫的門口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小心地，顯然是用手指，敲了一陣門。

「您沒有睡嗎，少校同志？」士巴爾斯基問道。他說「少校」這兩個字的時候，是把陡急的重音放在第一個字上的。

「沒有，請進來吧，」卡薩柯夫說，一面用報紙掩上了筆記簿。

士巴爾斯基走了進來，手中托着一盆大而美麗的蘋果。

「我要請您吃東西，」他一面說，一面把盆子放在桌上，「今天我有一樁快樂的大事情：女兒來了，從姊姊那裏帶來了一袋蘋果。請啊，」他說完了話就把盆子推過來。

⑨ 特皮利西爲喬治亞首都。

卡薩柯夫覺得他的臉紅了起來。

「啊，您說您有了女客人嗎，女兒嗎？」他不必要地高聲的問，當他聽到自己的不自然的，破罐頭似的，和他覺得的無禮貌地激動與高聲的聲音時，臉更紅起來了。

他失手把打火機掉落在地板上了，雖然他看得很清楚，它是躺在桌腳旁邊，但是他仍舊僵下了身子，久久用手摸着，想壓服一下愚蠢的激動。

「您掉失了什麼，打火機嗎！」士巴爾斯基問道。「是的，是女兒，從前是小小的，現在已經是一個長大的，能夠獨立的女人了。她去睡了，沿途辛苦了，她乘馬車走了九十公里。明天我介紹給您。您在那邊找什麼？噢，年青人，您得戴眼鏡了，我從這裏都看見打火機是在什麼地方！」

他嘆了口氣，從盆子裏拿起一個蘋果就嘖嘖的咬起來。

「我到她那裏去道晚安，可是她已經睡着了，像童年的時候一樣。我望了望，險些兒哭出聲來。我也想起了可憐的老婆，想起了那些不復回來的逝去的美好的年份。」

「現在您可以輕鬆些了，她會幫助您的，這樣一個年青的，健壯的，會致力於運動的女人，」卡薩柯夫說。

「不，不，」士巴爾斯基說，「心上是會輕鬆些的，可是做事情我是不讓她做的，她不預備久住——住這麼個把星期或是十天就要到盧布林去的。那邊現在有許多報紙，編輯部，她要去會朋友的。」

他又嘆了口氣，從盆子上拿起第二只蘋果。

「該睡了。晚安。否則我要把您這裏所有的蘋果都吃光了。我自己拿來，我自己吃掉。」

他道了別，末了，無聲地跨着步，但卻很響地嚼着蘋果，卡薩柯夫呢，從盆子裏拿起一只蘋果，用他的強有力的手指把它拗開來嗅嗅。他覺得：蘋果的香氣是這樣的芳郁和新鮮，這大概是因為士巴爾斯基的女兒在望着他，而且是她親手從樹上摘下來緣故。

他躺在床上，熄掉了燈：椅子上閃耀着他的掛表的數字和指針。卡薩柯夫睡不着：心跳得厲害，也許，這是蘋果在閃耀着模糊的綠光？一九四一年的一個冬夜他的心也會這樣跳動過，那時他剛完成了可紀念的



，全國聞名的旅行：他把一尊重砲沿着撒滿雪的深谷推到敵人的後方去，正面，急烈的砲火轟毀了一個很大的德國司令部，而在迎接了新年之後，還在黎明之前沿着那個老的峽谷回轉來。

他心想：「爲什麼私人路綫上的生活竟過得這樣的不稱心？」瞧，今天有一個人就問過：「怎麼，卡薩柯夫，保守祕密。不肯說麼？」沒有什麼好說的！要不是爲了女兒，我大概早已同阿妍達離婚了吧。我超過她了，原因就在這裏！過了一個月，我就是一個中校，瞧，我要戴起皮帽，胸口滿是勳章。戰後突然委任我做某一個外國城市的守衛隊長官或是衛戍司令。舉行夜宴或是莊嚴盛大的招待會的時候：「「敬請同夫人一起來」。她怎麼見得人呢？人家同她談英文。她不懂。也許，拍網球吧？可是她的手不會拿過這個勞什子的球拍。也許，彈彈鋼琴吧？不，今天不想彈。唉，鬼蛋！……」

他曾經不自覺地勸阿妍達從事於年青的士巴爾斯卡雅做得非常出色——根據照片和老頭子的故事——的事情。

他記起了一九四〇年在拉脫維亞（Латвия），某一些指揮員的妻子是從內地的省份來的，不會戴摩登的帽子，不知道用各色各樣小飾物。但是他覺得這些瑣事都是正常而美麗的生活所絕對必需的，非常重要的，有意義的。心在預感中又驚又喜地跳動着，——不，甚至不是在預感中，而是在莊嚴與快樂的深信中：明天就要發生非常的不可知的事情了。

他清晰地感覺到這一點，彷彿那少婦現在正和他同睡在一條被褥下面，已經把自己的愛答應了他。他覺得，非這樣不可，——不是有幾十樁出奇的事情引他到這宅房子裏，使他同這個美婦人相遇嗎。而且如果那命運之神所允諾的愛不在等着他的話，他的心也不會跳得這樣，也不會籠罩着他一生中所從未體驗到的高興的騷亂。

他很晚才入睡，他做了一個不合於一個戀愛者的夢：在砲兵學校裏舉行測驗，一個從莫斯科來的視察員把他叫到隊伍面前，發出幾十個問題，卡薩柯夫一個都不能回答。那視察員握着他的女兒達瑪拉的手，叫着：「怎麼上砲彈的？您的鈕釦到那裏去了？瞧瞧你自己的靴子！」大家都笑起來，達瑪拉也笑起來，卡薩柯夫便給送到守衛本部去。

「蠢到這樣，你看！」他心想，一面甩開了被頭。這時他就聽到了

從鄰室裏傳過來的鋼琴聲。

「她醒了！」他想，一面急急穿起褲子。因為小城裏的自來水管已經給德軍炸毀而浴室裏又給堆着木柴，所以卡薩柯夫是在房間裏洗嗽的：老太婆晚上在角落裏放了白矮凳，白臉盆，白水瓶和一個調皂水用的白木桶。他急急地洗着臉，刷着牙齒，剃着鬚鬚，縫着領子，但同時仍舊聽着那一會兒快活欲狂，一會兒沉思幽靜的音樂。

※「得去看看，」他想，「去扯談扯談。說：『彈一支蕭邦的夜曲給我聽。』」他微笑了，想像着那婦人的笑容：「『您可知道夜曲這兩個字是什麼意義？』」顯然，荒唐的念頭已經爬進了腦際。

他起遲了：團指揮員喚他十點鐘以前去。

匆忙地，邊走邊穿着和卸着外套，卡薩柯夫走出到走廊。通鄰室的門是半掩的。鋼琴後面坐着一個少婦，穿着一件很像偵察兵瞭望兵的五色掩護服裝的玫瑰色黃色綠色三色的長袍。她的黧黑的，肘部以上是裸露的手臂微抬着，她的手指對準着鍵。突然，彷彿卡薩柯夫喊了她一聲一樣，她陡地轉過身來，他的手並不觸着鍵子就垂了下來，她用長久的，幾乎是嚴峻的眼光直瞅了一下卡薩柯夫。

他外表上鎮靜地鞠了一躬，行了一個舉手禮，就快快地走到門口，僅在沿着扶梯走下去的時候，才呼呼地，深深地透了口氣。現在他覺得完全清楚了：和士巴爾斯基的女兒的愛——這是他的命運。他這樣瞭解是因為當她突然迴轉身來的時候，他在她的目光裏認清了這一點，似乎，她也在少校的視鏡裏認清了自己的命運。

「準確的！好了！」卡薩柯夫自言自語着，他在這些平常的軍隊的字眼上放進了全新的詩趣的意義。

團指揮員正在卡薩柯夫走進參謀部裏的時候叫到他。他們早就互相熟悉，——還在戰前，特羅非摩夫（Трофимов）上校就在卡薩柯夫受訓練的學校教過書。

特羅非摩夫是一個並不十分健康的人，常常要傷風。現在，用一塊羚羊皮擦着夾鼻眼鏡，接着用指甲粉紅而又蓄得很好的白手指撫摩着他的灰白的鬚鬚，他不時咳嗽着並重重地呼吸着：看來，他的永久的前鱗支氣管炎又厲害起來了。

「怎麼辦呢，得走了，」他說，「我們去看看新的大砲吧。」

「您去不得，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Анатолий Павлович）」  
②，」卡薩柯夫說，「您又傷風了，再好是等一兩天。」

「是的，是的，我傷風了，而且失眠纏住了不放。似乎連夜沒有睡。」他苦笑了笑。『我在讀「戰爭與和平」，似乎是第五遍了。唔，我告訴您，這不是書，而是太平洋。』

「當然囉，」副官羅巴諾夫（Лобанов）對卡薩柯夫憂着眼說，「不管世界存在了多久，還沒有一個民族有過這樣的作家。」

他昨天在「俱樂部」裏講過一個很滑稽的故事，希望卡薩柯夫記起這個，所以他憂了一下眼。

特羅非摩夫說道：

『賴潑萊斯<sup>⑤</sup>夢想構成一個能够包括黃雀飛行定律和天體飛行定律的微分方程式。瞧，我想，我們的列夫·托爾斯泰已經達到了這一點。他什麼都明白。』

他望了望錶，對副官說道：

『車子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上校同志。』

新的人砲放在城郊外，近墓地的地方。特羅非摩夫命令司機把車子停在墓地的大門口。

『我們步行過去，』他說。

『上校同志，這裏到木柵的盡端車子可以駛的，這樣要近得多了，您步行不是有害的嗎，』副官說。他甚至到鄰街的飯店裏去也受不了步行，他總是乘車的。

『不要緊，不要緊，散散步是有益的，』上校說。

卡薩柯夫跟着他在那由細緻的，有花紋的，紅的，黃的和白的磚頭鋪成的筆直的狹徑上走。似乎，長長的石毯是鋪過整個墓地的。

『是——的，優閒地散散步，』羅巴諾夫拖長聲音說，『這裏就是躺躺也舒適。』

卡薩柯夫環視着四周圍着鐵柵和銅柵的豪華的紀念碑。紀念碑排得緊緊地，一個靠着一個。有一些紀念碑大得實在驚人；花崗石的十字架

⑤ 即特羅非摩夫的名字和父名。

⑥ 賴潑萊斯為法國數學家與天文學家（一七四九——一八二七）。

顯得特別重而大；在很多的墳上都聳立着大理石的和染色的石膏雕像：長着金翅膀的天使，垂着頭，穿着藍衣服的聖女瑪麗亞。在墓板上放着裝有常綠的葉子的金屬花圈。

「優閒地，上校同志，」羅巴諾夫又說道。

「我，老實話，並不歡喜，」特羅菲摩夫邊走邊說着。「我不喜歡把金屬和石像都着上顏色，特別是着上這種碧綠的或是天藍的顏色。毫無趣味。」

卡薩柯夫默默地走着，環顧着，他憶起了魯薩葉夫卡的墓地，那裏葬着他的母親：木質的，未着色的十字架，凳腳細圓的滿是苔草的長凳，它旁邊是墳墩上一叢覆有灰塵的接骨木，還有就是墓柵旁邊的山梨樹。接着，快樂的激動的感覺漸漸地暗淡下去，罩上了一層迷霧……他甚至不曉得，悲傷會這樣的安靜和清楚的……

特羅菲摩夫突然止住了步。

「現在要是在家多好哪，啊，卡薩柯夫同志？」他笑起來，接着重新又向前走。

過了一個小門他們就到了田野裏，他們走向一個小林子，大砲和彈藥是從鐵路上運到那邊的。

剎時間習慣的情狀攔住了卡薩柯夫。

「瞧，冬天來了，」他想，一面望着潮潤的灰白的雪花夾着兩點在落向地上。「世界覆上了一件美麗的白衣，於是我們就在初雪的時候擦掉了砲上的砲油，把它們搽上了美麗的軸油。」

他覺得很舒適，因為冬天的詩情畫意在他的意識裏是牢牢地和大砲聯系起來的。他同自己的大砲一起迎接冬天，春天，夏天，一起宿在林子裏和田野裏，一起渡過湍急的河流；他慣於想到它們和關心它們，彷彿它們是活的，可愛的，但是有點怪僻的動物，總需要保護的。

「這種東西老科學家們在書本裏頭就寫着的，」他想，「它們也富於思想，可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却需要經常的看護，像小孩子一樣：它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戴冬天的帽子或是鉛形帽，如何的走法才不會陷入泥沼裏，如何的不受雨淋和雪灑。但是如果它們一擺好了發火的姿勢——好像科學家在自己的書房或是講台上——，它們就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瞧，這就是大砲！」

他們在砲台上就到天黑，——新的大砲佔據了所有他們的意念。在已經結束了公事之後，砲台的指揮員請特羅非摩夫和卡薩柯夫到他的營帳裏去取暖。那邊放着一張覆着檯布的小桌子和幾把摺疊式的行軍椅。

特羅非摩夫擦着手說道：

「多漂亮的東西！你們可知道，同志們，世界上除了我們，誰也不能製造這樣的迷人的東西！你們想一想，我勸你們，想一想——在我們的大砲裏表現着我們的民族性。它裏頭有多少的謙遜，多少的美點，不是華麗的，外貌上動人的，而是深刻的，真正的美點，它裏頭有多少的克制性，它裏頭有多少的力量啊！你們望一望它，它站在這裏，多麼的威風；創造它的是這種人，他們知道俄羅斯疆域的廣大——水原，池沼，荒原，沙漠和田野，他們知道吹雪，秋雨，粘土，黑土和砂地。在它的形式裏刻印着千萬個遊歷家，馬車夫，牛車夫，兵士，如果你們要的話，甚至還有做祈禱巡禮的老頭子的經驗，——沒有絲毫多餘的東西，一切都是必需的。它創造出來，正像我們的人民一樣，是爲了走遼遠的，艱難的，光榮的道路。它的力量——似乎看不出，但是它一說起話來，它的熊一樣的小心的不慌不忙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我們用我們全國的火力工作的時候，我通常總這樣想：「眼睛閃着光。它的面貌是可怖的。動作是迅速的。它是美麗的，它就像雷公菩薩。」我以爲，這就是描寫重砲團的字眼。」

「您，上校同志，說起大砲就像說起活人一樣，」副官說。「要是旁人聽你說話，他還以爲您在講您的朋友或是親戚哩。」

「這又算什麼，很多人都有這種情形的，」卡薩柯夫說。「這在砲隊計算員對大砲的關係上特別看得出。有的人在大砲的四周就這樣的走來走去，正像老太婆不斷的爲牛奔忙，老頭子不斷的爲馬奔忙一樣；總想再加一點稻草，讓它好睡得舒適些。」

「是的，在我的一個砲台裏有過一個叫馬卡爾金（Макаркин）的瞄準員，」特羅非摩夫說，「他真的在戰鬥中同榴彈砲講話：一會兒斥責，一會兒稱讚，一會兒安慰。」

「馬卡爾金？」砲台指揮問。「這是我的人，的確，他同榴彈砲談過話，我親身聽見的。他現在已經戰死了。上校同志怎麼所有的人都記得，簡直奇怪，」他加了一句，故意捧捧特羅非摩夫。

在歸路上特羅非摩夫可甚高聲地對卡薩柯夫說道：

「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Илья Сергеевич）<sup>④</sup>，得去看看假想的發火陣地，很快就要出發了。」

「您說什麼？很快就要去作戰了嗎？」卡薩柯夫問。

「有火藥了，」特羅非摩夫說。「瞧，我要派阿迦菲葉夫（Агафеев），或者，也許您自己去。您以為怎麼樣？你們就在那邊等我們好了。」

卡薩柯夫很快地轉過了身，惶亂地，但却堅決地說道：

「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要是您認為可能的話，請您派阿迦菲葉夫吧，我想在這裏再耽幾天。」

「好，」特羅非摩夫回答。「對我反正一樣，問題並沒有原則的差別。」

在城裏卡薩柯夫請汽車夫把車子停一停，同團指揮告別了就走向住所。於是那一從昨天晚上起就擾住他的激動重又來到了他的身上。他故意抑制住脚步，想試驗自己和安定自己。他清晰地想像着將要發生的一切。「瞧，陷入戀愛了，瞧，陷入戀愛了；我沒有想到我也能够。」他覺得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戰後他們又會碰到。他彷彿預先看見，覺得，知道自己的命運。他的眼前滯留着那少婦的注意的，懂事的，期待的眼睛和她的半裸的手臂。那一他所要的，所期待的輝煌而不尋常的事情來到了他的身上。

在角子上他碰見了團裏的信差傑連奇葉夫（Терентьев）。

「少校同志，」郵差高興地叫道，「有您的信！」他把一封大而重的信遞給卡薩柯夫。

「我決定給您帶到住所來，」愛說話的傑連奇葉夫解釋着，一面懷着那種愛惜的，隱藏的謙遜望着，——人們常常是懷着這種謙遜望着他們替其帶來喜訊和好消息的人的。「我到參謀部去交信，可是值班的軍曹說道：「唉，可惜得很，少校同志到砲台去了，他從那裏直接回家，這裏要到明天才來。」我說：「不，把信還我吧。少校同志已經一個多月沒有收到信了。告訴我地址，我給他帶去，幹衰這樣的喜訊要叫他等到明天早晨。」我去一次又不費時，毫不麻煩。」

<sup>④</sup> 即卡薩柯夫的名字與父名

『對的，』卡薩柯夫說，希望快些結束掉談話，『謝謝你。』

他要給傑連奇葉夫抽煙，但是一想，那一個一定會難忍地長久和仔細地用他的滿是胼胝的手指捲着包烟紙，貼牢它，接着，侷促地笑着，問道：『可以用火嗎，少校同志？』於是又要開始無窮盡地點煙，遮着風，使火不致熄滅。

『再說一次謝謝，祝你一切都順利。真的，傑連奇葉夫同志，我已經好久沒有收到信了，』卡薩柯夫說了這句話就走向家去。

『是啊，我知道您好久沒有信了，我對所有的信都有紀錄的，』很為滿意的傑連奇葉夫跟着他說道。

很久沒有人來替卡薩柯夫開門，他站在門邊傾聽着。過了一會他聽到了老女僕的急慢同時的脚步聲。

通常卡薩柯夫是在自己的房間裏脫去大衣的，但是現在他就在走廊裏脫去——他並不是偶然這樣做的，他要在到房間去的路上碰見律師的女兒——讓他先看看他的勳章。但是他誰也沒有碰到。也許，她不在家，出去玩了或是到朋友家裏去了；他在房裏踱着步，擦着凍僵的雙手，摸摸擺在白矮凳上的白水瓶。水瓶是溫熱的。關心的主人已經倒好了熱水……在多年的困苦的戰地生涯之後，突然處在友愛的家庭裏，在細心的和關心的人中間，而且還在這樣的有教養的人的整然有秩的屋子裏，這是多麼的舒適啊。不錯，德國人在退走的時候曾經幹過一陣，使自己的身後留下一點痕跡，——破壞和炸毀了所來得及做的一切：電站，煤氣站和自來水管，焚毀了戲院。但是城仍舊帶着它所有的摧毀不掉的優點留為一個城。卡薩柯夫點起燈，預備讀信。他再在房間裏踱了一周，從一只角到一只角。他想吃東西。

急急趕回家的時候，他決定不僅放棄通常的與同志們的晚會，而且也放棄了吃飯。但這時他明白自己的錯誤了。應該請司令部值班的叫一個紅軍戰鬥員送飯到住所來。他不是也可能生枝氣管炎嗎，像團指揮所患的那種。不錯，他具有確實不能動搖的健康，整整二十九歲的生活中任何疾病都不曾侵襲過他。這裏就有某種不文雅的，不夠知識份子氣的成份，是不是。瞧，特羅菲摩夫，最有知識份子氣的人，一會兒枝氣管發炎，一會兒心臟病發作。甚至那個粗暴的副官羅巴諾夫有時也患頭痛，有時也患肚痛或牙痛，——他臉色蠟黃的，悵悵的，陰沉的走着。

卡薩柯夫故意想着一些瑣事以使自己脫出這一煩惱，可是他的心，像莊嚴的鐘一樣，却把熱血驅向腦袋，在腦袋裏喧鬧着各種念頭，它們融合爲一，這就是短短的，簡單的兩個字：「戀愛！」它敲着他的心，他覺得它的湧現。

隔壁驀地響起了鋼琴的聲音。音樂是清晰的，明朗的。似乎，它莊嚴的，悲傷的靈魂是一切地球上的人都可以接近的，似乎，無論是森林裏的野獸，或是樹木上的鳥兒都能够瞭解它，連樹木和草也能瞭解它。

傾聽着蕭邦的葬禮進行曲的時候，卡薩柯夫記起他今天曾和特羅菲摩夫並排在五色的磚毯上走過。他坐到床上，從袋裏摸出了信，望了望信封。他斷定信是阿·達寄來的，但是通信處却是陌生的手寫的。卡薩柯夫拆開了信封，攤開了幾張寫滿了密密的斜體字的大信紙。

「我的爸，這是誰，寫得這麼多？」他凝望着細碎的字母暗想。

突然他覺得，他的手裏爆裂開一顆手榴彈，他給痛苦的，使人昏厥的彈火所擊倒了。他的眼祇看見信中最初的幾行：「現在，阿·達死後已經過了四個多月……」

信是老教師，阿·達的父親寄來的。

卡薩柯夫讀完了最初幾行，接着望了望信的中段，之後是末尾，過了一會又開始從最初幾行讀起，又是悲傷的激動阻礙他辨別老頭子的難辨的，細碎的字跡。他讀着信裏單獨的句子，摺了它，又拿出來讀，又咬緊着牙關閉起了眼睛。「死」字充塞着他全身，他的肺，腦都滿充着難堪的，粘性的，滯重的窒悶，他解開了制服，開始撫摩胸膛，使呼吸輕快些。隔壁的音樂響得鎮靜而清楚。老頭子寫得很詳細，像一個寫年史的人，顯然，他希望在這一詳情細節中淹沒和藏起自己的悲傷。看來，他要寫一封像現在隔壁所響着的蕭邦的葬禮進行曲那樣悲傷的，莊嚴的和鎮靜的信。

他描寫着戰爭初起時阿·達的生活。她在七月裏馬上就到集體農場裏去工作，她變成了突擊隊員——一直工作到十月。一九四一年的可怕的，嚴峻的冬天她是在一家大砲製造廠的工作緊張的工場裏工作，雖然醫師們也曾禁止她做這件事，廠裏的管理委員會也曾放她走出勞動戰線，認她是第二組的不能勞動的人。她還在黎明前，天完全漆黑的時候就出去，在鐵一般的冬季的火雪裏走七公里半的路到工廠。夜裏她在學校



裏讀書，在一冬之中她變成了一個主要工場的模式房裏的最優秀製圖師。她受到過獎，關於她的消息好幾次會登在報紙上：不僅登在工廠的和本城的報紙上，連『真理報』上也都登載過關於她的紀事。老頭子說，他本來要把所有這些報紙上的剪貼和照片寄來，但是怕信會遺失，所以還是自己把這一切保存到戰爭結束。那時在晤面的時候他會把它們交給卡薩柯夫的。

接着他寫到達瑪拉。叫卡薩柯夫別掛念她，她現在住在他那裏，並且在他在教書的那個學校裏念書。他說，小姑娘非常愛阿『達，像愛生身的娘一樣，直到現在她還偷偷的在夜間長久地哭着。很難勸慰她：她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內藏的，高傲的女孩子。阿『達設法一面艱苦地工作，一面親切地照顧她，夜間替她改縫自己的衣服，關心着她的健康，讀報給她聽，幫助她預備功課，到市立國民教育部去談判達瑪拉的轉入別一個更好的學校的問題。他詳細地描寫有一陣時候同學們開始嘲笑達瑪拉，因為她顴骨太高，眼睛有點斜，於是阿『達就跑到這一迫害的發動人的家裏，羞她並說服了她，結果那一個後悔了，變成了達瑪拉最要好的女伴。把自己貧乏的口糧裏最好的東西給女孩子吃，而自己則常常挨餓。

接着他說，阿『達對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講了多少的好話，她怎樣的藏着一聽沙丁魚，一匣好煙，一塊巧克力和兩瓶酒等他回來，這一切現在也在等着他；等他打完了仗回來，他們就抽掉香煙，喝乾酒以紀念阿『達，而小姑娘呢，是吃巧克力。

在最後一頁上，老頭子說到阿『達躺在醫院裏的幾星期。她寫了十二封給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的短信，請父親在她死後每隔兩星期寄給前綫一封信。『讓他遲一些曉得，』她說。後來她取得父親的諾言，就是他會把達瑪拉帶回自己家裏去。信是用下面的幾個字結束的：『我想，無論是您，無論是我都可以因為我們的小阿爾達而覺得驕矜——她有着一個真正的人類的心，謙遜的，忠誠的，善良的心。』

卡薩柯夫有好些時候坐着不動，後來他全身抖索着，用手掩着自己的嘴，隔壁的音樂靜止了，他覺得，人家可以聽到他的哭泣，他躺了下來，把頭塞進了枕頭底下。他的身體抖動得這麼厲害，連床都發出了軌軌的聲音。

『我愛，我愛，我的阿妍達，』他在絕望中說着。

後來他憶起昨天想到阿妍達之後會對自己說過：『得替她買一打鈕釦』，憶起自己最近的念頭，他給可怕的羞恥與痛苦攔住了，他一躍而起，走出了房門，披上了大衣就奔到了街上。銳利的，惡狠狠的風掃清了天上的烏雲，給冷冷的秋雨沖洗過的星星閃躍着兇惡的玻璃樣的光輝，變成了穿入天空的尖尖的齒形的碎片。黑夜的天空壓着卡薩柯夫，彷彿在頭上升起了一片重而深的海洋，滲透着世界上所有的悲苦。

他沿着街道，經過修道院和古老的加特力克教堂，直踱到半夜。有時他止住了步，望着西方光亮的天邊，那邊升起着月亮，在德國土地上的遠方的大火在燃燒着。

『噢，祇要能夠忘却自己最近的念頭，噢，祇要能夠看見——即使是一小時，即使是一剎時——妻子的活眼睛，臉孔。』

他在這個對他自己是最痛苦的時候才明白：純潔的，自我犧牲的愛會光臨過他，他却不認得它，沒有看見它，預備在沒有它的地方尋找它，但却在它存在着的的地方丟失了它。

他明白，無論是驕矜，無論是力量，無論是勝利的偉大——所有這一切都是謙遜的和有耐性的，熱愛的和忠實的，善良的和純潔的人心所產生的。他怎麼不瞭解這一點，他怎麼不看見這一點？

夜裏他走到了參謀部。所有的軍官都集合在那裏。

『有一個傳令兵去找您去了，』羅巴諾夫對他說，接着輕聲加了一句：『命令收到了，上校在等您。』

特羅非摩夫望了望卡薩柯夫。

『您出了什麼事情？』他駭懼地問。

『沒有什麼，私人的傷痛，』卡薩柯夫說，他的牙齒顫抖了一下。『我收到了一封信。我求您，阿那托里·巴夫洛維奇，暫時別問我這件事。』

『我聽你的話，』特羅非摩夫說出了這幾個字，又望了望卡薩柯夫，就別轉了身。過了一會他說道：

『伊里亞·謝爾蓋葉維奇，明天早晨我們出發。坦克過了一小時就要開拔，步兵也已經在動了。人家對我說，連飛行員也在準備另尋基地了。請您去看看前進的秩序，查查路綫，配置配置信號台。』

天亮以前卡薩柯夫從參謀部裏出來走到街上。他給軍官們包圍住了。大家都籠罩着快樂的，高興的激動。他們望着，重坦克如何的小心地慢慢地，在狹窄的街道上移動。他在它們的重壓下顫抖着，房子裏的窗也振得營營着。在街道的拐角處坦克把照路燈開亮了一剎時，於是在鮮明的光照下突然閃耀起自動槍的槍口和摩托化步兵的鋼盔。

『這樣的車子一碰到房屋，就不會有房屋了，』不知是誰的聲音笑着說。『瞧，這樣的力道。』

卡薩柯夫喚來了參謀部的副官。

『這裏是給我的房東的一張便條，』他說，『請您派一個傳令兵乘一輛汽車去拿我的東西。兩只箱子在床底下，他祇要摺起床，把嗽洗的器皿用報紙包起來就得。我沒有時間自己去了。我現在代替阿迦菲葉夫去偵察地形，這裏已經不回來了，我要到新的地方去。』

當卡薩柯夫把油布雨衣披上了外套坐進車子的時候，他的老伙伴，蕭戈列夫（Щеголев）少校正走近他。他用手電筒照了照卡薩柯夫的臉，說道：

『你怎麼瘦得這樣，生過發疹傷寒嗎？或者這是因為手電筒而覺得這樣？』

車子慢慢地從院子裏開出去，停了下來，等着坦克開過去。蕭戈列夫攀住車舷，俯身向着卡薩柯夫，大聲地，對着耳朵，高出摩托的鬧聲，問道：

『你怎麼今天不來參加最後一次的夜會？我們以為，你要講你的戀愛故事了。或者是沒有戀愛故事，沒有什麼好說吧？』

卡薩柯夫一聲不響。過了一會他觸了觸司機的肩頭，說道：

『開車吧，所有的坦克你等不了的，』接着就在膝蓋上攤開了地圖。

車子這樣陡急地從原地衝出，連所有坐在它裏面的人都向前俯了一俯，它隨即開入暗中去了。

（水 夫譯）

鮑里斯·拉甫列烏夫  
( Борис Лавренев )

## 老婆婆

( СТАРУХА )

當九個朋友——海軍團部的無線電員——到了夏龍諾夫的幾個農村時，發覺在指定的地方什麼農村都沒有了。農村祇存在於參謀部地圖上的假定指標裏。在這片土地上，除了四周砍伐過的，歪倒的，破碎的林子，滿注着像咖啡樣赭色的池水，和深深的砲洞，一堆從毀掉的火爐上塌下來的瓦片，和給風吹揚着的不幸的乾灰以外，什麼都不剩了。

砲隊和飛機曾經在農村的天空勞作過，而完成這破壞的，却是在逃跑的時候燒掉這還保全着的一切的縱火者。

因此在這片火燒過的空地的中央發見一家新的，用還沒有因惡劣氣候而變黑了的紅松木牢牢地搭成的從未受彈片和砲火損傷的蘇霍寧農舍，是很可以奇怪和驚異的。

從焦頭爛額的給暴風雨刮倒的樹木上爬到空地上之後，無線電員們狐疑地望着這所農舍，它高聳在瓦礫中間，就像一座豎在被毀滅的鄉村上的紀念碑。當發覺農舍旁有一個女人時，他們更大為驚異起來。她正在忙着家事，她把那些在火燒壇裏收集攏來的玻璃塊嵌進窗框，一面爲了牢固起見，用一條一條的舊報紙把它們黏住。活人在這塊滿佈死亡的地方的出現，也像完整的屋子的存在一樣地不可瞭解。

當無線電員們走近一些的時候，他們就看見了一個瘦小得難以置信的老婆婆。從粗麻布的頭巾下面到她的癢進去的雙頰的皺紋上懸蕩着很直的白髮。熄掉光芒的眼睛深陷在眼窩裏，目光是死一般的冷漠。她的身上擺蕩着骯髒的，襤褸的破衣，透過破衣現出了枯乾臘黃的身體。水

手們的到來對她並沒有產生什麼印象。她祇輕率地斜睨了他們一下，便繼續做她自己的事情。

隊長維諾格拉陀夫，一個不倦的俚語風生的健談家，脫下了無舌帽，文雅地像路易十四那樣把它在自己的面前揮了揮，行了一禮，精神十足地說道：

『帶着綠豌豆的紅海軍的敬禮，老姥姥！我們受命地錨在這個居民點。看來，您的院子在這裏是唯一的，而居民也只有一個人。我們呢——是英勇的水手，被軍事局勢逼得暫時離開敬愛的戰鬥艦「馬拉特」而做徒步的消遣。您招待借宿客嗎？』

老婆婆嚼了嚼嘴唇，水手們看見她的嘴是空的，沒有牙齒。嚙嚙着和喃喃着，她沒精打采地回答道：

『住下吧！對我算什麼？屋子很大，地方够的。你們管你們，我管我。』

維諾格拉陀夫隊長困惑地搔了搔後腦。

『甚至覺得奇怪，老姥姥，從您那裏會聽到對於戰鬥員們的類似局外主義的話。這是什麼意思：「你們管你們，我管我？」真的在您的心坎裏，代替冷淡的態度，發不出對我們的母性的愛惜嗎？』

無錢電員們哈哈大笑起來，但是老婆婆仍繼續用暗淡的，無生氣的目光望着維諾格拉陀夫。過了一會，她嘆了口氣，在她的胸口，彷彿像打開未上油的門一樣吱吱作響起來。她仍是那樣沒精打采地說道：

『住下吧！如果要什麼——我來做好了。』

於是，以搖擺不定的步伐，艱難地在裙下面搬動着瘦削的兩腿，老婆婆慢慢地攀上了台階，消失在屋子裏了。

『樂天的老婆子！』維諾格拉陀夫苦惱地說。『她簡直就是瑪琳黛德麗！在這個地方，我們將要有幾年的快樂的生活。啊，實在毫無辦法——我們來執行職責了。』

無錢電員們整夜忙碌着裝置機器和檢驗綫路。他們也整夜聽到，在門外右面的客堂裏，老婆婆在咳嗽，喘息和呻吟。

『瞧，老祖母真苦，』臉上微麻的西比利亞人畢列古陀夫在傾聽着那不斷的呻吟聲時，陰鬱地說道。「敵人在這裏統治了多少時候？恐怕有七個月了吧？儘够了。連木頭都要乾枯了，何況是老太婆。」

『還快要死呢，』柯斯佳·馬里寧不像假定，也不像確定地說道，『弟兄們，應當養活這個老婆婆。要是想一想的話，——她總是誰的母親。也許，他的兒子在戰線上別的什麼地方幫助着我們的母親呢。』

『啊哈，』維諾格拉陀夫證實道：『對的。我們要使老姥姥有剩餘價值的機構吃得飽飽地，使她還可以同我們跳舞。孩兒們，我們去做她的乾兒子——事情就完了！』

從早晨起，幾個水手就爭先恐後地開始照護老婆婆。他們修理農舍，從林子裏拖來樹枝，把礮石敲進柱子，出清水井，修好那頂部已經塌掉的火爐，並且生起火來。無線電員們在沸水桶裏分開豆汁炒豬肉，在銅茶壺裏分開巧克力糖，坐到桌子旁邊，同時強按着老婆婆和他們同坐，她也曾拒絕了堅持了好久。但是她對付不了九個興高采烈的水手的親切的攻擊，他們倒給她湯和巧克力，把奶油塗到麵包上，不嫌疲倦地勸食。用餐完畢時，老婆婆陰沉的眼睛已經有點溫潤起來了。她仔細地用粗布頭巾的角揩乾淨自己的羹匙，站起身來，把雙手放在凹進的肚子上，低低地向水手們鞠了一躬：

『謝謝，親愛的！』

無線電員們看見了在老婆婆的面部皺紋上淌着淚水。他們感覺到一種精神的騷亂，維諾格拉陀夫隊長困惑地說道：

『別謝，老姥姥，也別用嚎哭來撕裂我們的靈魂。我們對你，老實說，是帶着自私的目的來的。我們是軍人和不實用的人。我們也要洗，也要補，可是我們的手却做不來這種事情。所以：我們要把生活建立在友誼剝削的基礎上。我們要實現這所謂烏托邦。』

老婆婆瞅了維諾格拉陀夫隊長一眼，初次地，幾乎察覺不到地笑了一笑。

『快活的同志們，』她囁嚅道。

『不然怎麼樣？』維諾格拉陀夫隊長回答。『不快活的人是難以生活的，老姥姥。』

不久無線電員們便和老婆婆過慣了，彷彿他們真是從小在母親的保護下就在這農村裏長大的一般。老婆婆也開始活潑起來，已經願意和水手們談話了，但是仍用各種方法避開關於生活在敵人統治下受苦情形的詢問。在提起這個問題時她就守口如瓶，臉色死白，並且哭了起來。察

覺了這種情形，維諾格拉陀夫隊長有一次對友人們說道：

『我發覺，有幾個人對媽媽的神經表現出粗野的態度。他們纏着打聽她怎樣在敵人統治下生活。應當明白這種問題對老婆婆說來正像把鐵釘敲進腳後跟一樣。幹麼要惡毒地惹起她的回憶？我們是什麼人——戰鬥員還是通訊員？唔，磨折女恩人已經够了。我提出付表決：誰贊成，可是不能反對。』

從那時起，守着這默約，九個人中間誰也不向老婆婆提出關於敵人的問題。她呢，則把全副精神獻給了這幾個海「嬰」——替他們洗襯衣，修修補補，燒食物，總而言之，她做着一個勤勉的主婦應當做的一切事情，水手們住在她家裏，又溫暖又舒服，像住在生身的窠裏一樣。他們已經習慣於這個困憊的老婦人，並已牢牢地和她連在一起。他們和她分享他們的意念，把家裏的來信讀給她聽，徵求她的意見，向她打開了最深藏的祕密。

有一次，午飯後，當老婆婆收拾好桌子走到菜園裏去掘馬鈴薯的時候，畢列古陀夫望了望她的背影，搖搖頭，憤憤地說道：

『弟兄們，是嚴重地想一想媽媽的時候了。她衣服穿破了，——瞧，她穿着怎樣的破衣走路。我們這裏又不會久住，她却受着冷，要傷風的。我們的靈魂就有罪了。應當替她備一套服裝。我們搜集點我們不要的零碎布頭。』

『怎麼，你要把她塞進褲裏去嗎？』馬里寧哈哈大笑起來。

『真是個空談的傻子。』畢列古陀夫截斷他道。

『應該縫一套女子的服裝。魯士金曾經在女子工場工作過。他能够替老婆婆賣點力。』

這個提議被接受了。水手們在自己的布袋裏挖掘了一會，集得了兩條舊褲子，一件制服，三件襯衣。維諾格拉陀夫隊長獻出了一套穿舊的，但還牢固的帆布海軍罩衣。於是魯士金就動手工作了。因為他們決定把衣服作為一種出乎意料的禮物送給老婆婆，所以魯士金就偷偷地在擱樓上工作，而在擱樓的門上則釘着一張小紙：『祕密所在，禁止入內。』為了量尺寸和裁配，他們就叫華尼亞·克列伊密諾夫，又矮又瘦小的電氣技師，一個身材和老婆婆很像的去試樣子。過了一星期，魯士金完工了，穿了質料很好的布裙和同樣布料的反領的藍短衫，克列伊密諾夫

看上去完全是盛裝的了，當他穿上了由翻面的帆布海軍單衣和第二條褲子剪裁成的大衣，束上了腰帶的時候，——大家都承認魯士金的手藝了。襯衣呢，魯士金把它們改做了兩件有條紋的單衫，上面鑲着絲的花手巾的片條，這幾塊手巾還是戰前畢列古陀夫在里加購置的。

新衣是在他們隊伍前面隆重地授給老婆婆的，維諾格拉陀夫隊長還作了一篇短短的，但是熱烈的演說。

『可敬的和自然賜給我們的乾娘！別嫌我們的禮物。我們直心腸的，沒有任何心計的人要想使你的衰憊的老年輕快一點。請你改裝一下，穿穿這些衣服，把你的破爛貨丟去也好，給祕密地藏起來也好，暫時我們還沒有把敵人包在這些破布頭裏面呢。』

老婆婆用顫巍巍的雙手從維諾格拉陀夫隊長那裏接過摺得很整齊的衣服，她懶說點話，但是祇啜泣了一聲，就以不是上了年紀的人所能有的速度鑽進了她的內室。

『不要緊！』維諾格拉陀夫隊長說。『讓她快活得哭腫了眼吧。』

當改裝了的老婆婆出現在水手們的面前時，他們覺得她完全判若兩人了。她的佝僂的背脊挺直了，眼睛裏現出了光芒，甚至那沒有牙齒的嘴也開始笑得年青些了。

從這一日起，老婆婆就更用心地看護她的乾兒子們。

有一次，維諾格拉陀夫決定在靠門斗的小屋披裏洗澡，那裏無錢電員們曾替自己建立了一個小浴室，裏面放着一只在一家房子貯藏室的瓦礫堆下面找到的洗衣盆。把一桶溫水放在木盆旁邊之後，隊長就用絲瓜筋猛烈地擦着身子，柔軟的泡沫像雪花一般飄到了牆上。但是他任是怎麼地也不能好好地擦背。在白白的努力要想用絲瓜筋擦到兩個肩胛骨之間的背心時，他驀地透過浴室的沒有掩好的門發見了從院子走到屋裏的老婆婆。

『噯，老姥姥，』維諾格拉陀夫叫道，『不是公事，而是情商！替我擦一擦背，親愛的。我怎麼也擦不到它。』

老婆婆停在門口，並不立刻回答。

『不好意思的，親愛的，』末了，她說，『我到底是個女人呀……』

『喂——喂，』維諾格拉陀夫隊長笑着截斷她說，『別怕難為情！你算是什麼女人，難道你忘掉你的年紀嗎？我對你就像懷裏的孩子一樣』



……」

「好，」老婆婆打開了門說道，一面捲起了衣袖，「來呀，你既然是這樣的撒野……」

她抓起塗着肥皂的絲瓜筋，就開始用力地，敏捷地擦洗隊長の背。維諾格拉陀夫坐在木盆裏，嘔着嘴，甜蜜地眯着眼睛，就恰像一只給人梳摸着耳朵的貓，他奇怪，老婆婆那兒來這許多力氣。險些兒把隊長の皮擦出了血之後，老婆婆急急地躲開了，並不等待謝詞。

「你瞧，」隊長自言自語道，「我們的老婆婆怕難爲情了。所以，女人到死也是女人。」

於是，在說出了這一關於永久的女性特徵的獨創的意見之後，維諾格拉陀夫隊長就從木盆裏爬了出來。

在開拔到新的地點的命令沒有到來之前，幾個朋友就這樣的住在老婆婆的家裏。知道了她的乾兒子們要離開這屋子後，老婆婆陷入了先前的陰沉的境地。

「我們又不是一輩子分離呀，老奶奶，」維諾格拉陀夫試圖安慰她，「我們到死也忘不了您的，戰爭結束了的時候——我們把您從這兒請出來，隨您高興跟我們中間那一個住都好，否則按班住在每一個人的家裏，這樣可以不生怨恨。」

但是老婆婆不聽安慰。她坐在小台階上，用那雙枯乾的手臂撐着頭，傷心地望着草地後面的蒼鬱的森林。傍晚的時候，無線電員們把什物裝上兩輪車，預備上路了。維諾格拉陀夫走到老婆婆的跟前。

「希望很快能見面，老奶奶！別見怪我們。我們全體謝謝您的母親樣的愛撫和慈愛。等着我們回來吧。您的年紀，自然，很大了，但是我們希望能夠見面。我們會寫信給您，您也常常寄個信來，好讓我們知道您的生活情形。」

他抱住老婆婆。突然她摟住了她的頸項，把衰老的面頰貼到維諾格拉陀夫隊長的面頰，全身在痙攣的哭泣中抖索。從哭聲中水手們聽到了啜泣着的哀訴的字句。

「你們這些我的親愛的！我親愛的同志！沒有了你們，我怎麼辦？你們在這裏的時候，彷彿生命回到了我的身上，可是現在又要陷入了苦惱，我情願重進墳墓。」

「啊，您怎麼啦，老奶奶？安靜點兒……您說這種話是白費的，」維諾格拉陀夫開玩笑地回答，一面撫摩着老婆婆的瘦骨嶙峋的脊背，「進墳墓？您到一百歲還有三十年好活哩！」

「天哪，」老婆婆尖叫了一聲，猛地從隊長臂裏跳了開來，一面掩着臉，「天哪，這種苦難要到什麼時候才完？這是什麼？你們知道我多少年紀？你們大家都叫我媽媽和姥姥，可是我還祇有三十三歲啊……瞧，敵人把我弄得這副模樣！」

於是，自己也給意料不及的承認嚇呆了，她用力掙脫出維諾格拉陀夫的手臂，奔進了屋子，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水手們受着當頭一棒似地，默默地站着，避免互相瞭望。他們的臉暗淡下來，緊緊地纏着顴骨。維諾格拉陀夫慢慢舉起了一只手，脫下了無舌帽。八個友人也一聲不響地重複了他的動作。他們一動也不動地望着那農舍的緊閉着的門，像望着埋着親人的墳墩一樣。

過了一會，維諾格拉陀夫輕聲地，瘡啞地，彷彿已經無力說出一樣，代表大家說道：

「再會了，姊姊！」

他猛然地撲上了無舌帽，無錢電員們不認得他們的威猛的，無憂無慮的友人了。維諾格拉陀夫的面頰宛似覆上了一層灰色的生鐵般的寒霜，他一字一字地，像誓詞一樣，說道：

「好，我們決不回轉家鄉，除非我們把所有我們的敵人弄得這樣，叫他們……走吧！開步走！」

九個水手，橫斷了林中的草地，加速脚步，並不迴望，怕看見倚在那邊的農舍門口的女人。

(水 夫譯)

賽 伊 寧  
( А. Шейнин )

## 哲尼亞·伽里索娃的錯誤

( ОШИБКА ЖЕНИ ГАРИСОВОЙ )

女孩子們在進晚餐。她們在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裏，坐在一張狹長桌子兩旁的幾隻造得很粗陋的椅子上。房間裏主要的地方給三張狹窄的鐵吊床盤據着。很氣悶。夜裏的空氣幾乎沒有透過掛着粗毛的灰色布簾的窗。

『你們知道我今天遇見了什麼人？』奧麗伽·鍾卓娃突然說，她又在第二次把湯倒在那些很高的陶盆裏。

『什麼人？』華麗亞·拉比珂娃並不感到特別興趣地問道。

『哲尼亞·伽里索娃……』

卡佳的匙掉在盆裏，一滴滴又燙又濃的湯，四面八方飛開去。華麗亞噎住了，炙燙了口，咳着嗽。

『什麼時候你才能不杜造這些壞念頭？』卡佳跳起來了。她的灰色的大眼睛生氣地閃着光。

『我知道你們不會相信我，』奧麗伽安靜地回答，心中很滿意於產生的效果。『我親眼看見哲尼亞的，爲什麼要杜造呢？』

『什麼時候看見的？爲什麼你到現在才開口？』華麗亞向她進逼。比較鎮靜和持重的卡佳阻止了那女朋友。她仍舊嚴厲地看着奧麗伽問道。

『你真的不撒謊嗎？』

『真的不撒謊。我剛剛要到花園裏去，在轉彎的地方和她碰了個湊面。我立刻認出是她。孩子們！』奧麗伽忽然放低聲音，『她的臉色好

蒼白，好像不是活的一樣。眼睛那末發着火。因為來得突然，我向前走過去了，等得回過身來時，那邊什麼人也沒有。」

「好啊！」卡佳堅決地說。「這全是你杜造出來的。」

「就算是杜造吧！」奧麗伽不高興起來，不開口了。

華麗亞也不響了。晚餐就此這樣完畢，接着奧麗伽氣鼓鼓地收拾了碗盞，到廚房裏去了。

「卡玖莎，」華麗亞虛心地說，「也許是真的吧……」

「什麼是真的？」那女孩子轉過身來，「你自己想想看：這裏那兒會有伽里索娃？奧麗伽把沒有的事情造得真怪。」

大家躺下安睡，熄了燈，河上的清新的氣息飄進打開着的窗裏來。又靜又暗。祇有高高地在樹頂頭上閃耀着淡黃色的一帶，慢慢兒地往下沉。

女孩子們都不開口，雖然沒有一個人入睡。

哲尼亞·伽里索娃對於她們每一個人的意義太大了。卡佳·萊米淑娃是她最接近的朋友，那有點怪僻的奧麗伽牢牢地入迷於哲尼亞，而溫良的華麗亞則不過是愛她而已了。

已經在動身的那一天，伽里索娃在火車站上成了注意的中心。哲尼亞身材窈窕而玲瓏，黃頭髮一大圈一大圈的落在前額上，她的容貌很出眾，有一大羣青年送她。其中有一個黑皮膚的海員，頭上包着白布，藍色的制服上掛着幾顆金勳章。他和還有一個帶着老式帽子的老太太跟着車廂走去，直到火車在遠處隱沒的時候才止。

原來四個人都是鄰居。

「哦，總算動身了！」城市消失時，伽里索娃交際似的向女孩子們說。「我有茶壺，到車站我們取了開水就喝茶。」

她在座位架子之間掛上被單，因此她們立刻覺得很舒適，好像在四個人一組的車室裏。

她們在這車廂中交起朋友來，在三天路程之中變成了好朋友。女孩子們不久都入迷於伽里索娃了。他們自己分配好了新朋友之間的地位。其中最最年輕的是奧麗伽·鍾卓娃，瘦小而靈動，很有精神，由她管家事，她並且在車廂裏聰明地想出法子來煮粥給他們吃。卡佳·萊米淑娃和伽里索娃同年，鎮靜而持重，她到車站上去買報紙，帶來了開水和報

• 至於她們中間最大的華麗亞，那在烏克蘭失掉了家的女孩子，她任何工作都做。

第四天，她們到了史大林格勒。第一夜，女孩子們是在一家工廠總辦事處的廢墟旁邊露天度過的。天氣很風涼，而且刮着風。女孩子們冷得蹣縮着身子，愁容滿面地坐着。她們早從報紙上知道，城市給毀了。但是她們看見的情形使她們大驚失色。她們表示願意到這裏來，她們反復說過不止一次了，他們願意忍受任何艱苦，但是她們還沒有想像到艱苦在什麼地方。

第二天早上，情緒更糟。沒有梳洗的女孩子們找不到吃的東西。她們厭惡地看看手掌上不清爽的模样和指甲中的蠟凝。

有人從前來過此地，曾經勸女孩子們到河裏去盥洗和到村莊上去找宿處。

河旁邊狼藉着大砲，坦克，司令部用的長形公共汽車的骨骸，飛機的破片。河岸旁邊，張着鐵絲網，所以女孩子們好容易才到達河邊。水很混，而且散發出一股受不了的氣味。

後來，聽了別人的勸告，她們開始選擇一處掩蔽所做住宿之地。一家工廠的牆旁邊有一處掩蔽所還保全着，她們在那裏躺下來，裏面攤着敲碎的瓶，碗盞的碎片，骯髒的敵國圖書雜誌的書頁和一大堆德國的馬克。女孩子們在入口處站了好久，躊躇不決，進去還是不進去，直到華麗亞第一個跨進了那不祥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她們才跟着走進去。

於是女孩子們的生活，在新的地點開始了。她們得到了工作：用木造的大担架從工場的瓦礫堆下搬出燒黑了的碎磚頭，鏽鐵片，打壞的機器的各部份。

哲尼亞立刻不高興起來了……她希望的是另外一種——火車站上狂熱的歡迎，悠揚的銅樂聲，動人的演辭。代之而來的却是平淡無味的生活，一天一天反復着的艱難的工作。

後來女孩子們把哲尼亞·加里索娃選做工作隊長，她才有點高興。她分配工作，做一切計劃，去領取膳食券。

加里索娃很會推動。她的工作隊中立刻建立了紀律，女孩子們緊張地工作着，不久她的工作隊，給人們稱為廠裏的優秀工作隊之一了。

榮譽似乎逼哲尼亞忘記了個人的缺陷。因此生活也變得輕鬆了些。

女孩子們搬到公共宿舍中去居住。村中開了郵局，哲尼亞第一天就接到了八封信。

一切好像都上軌道了，但是困難還有不少。那一個小房間活像是在不對號的車廂中，裏面疊着三層木鋪，現在住着三十五個女孩子。女孩子們在不同的時候上班工作：日日夜夜來來去去穿流不息。水不夠，桶和抹布都沒有。

後來天熱了，天氣悶了，因此身體感到軟弱無力。白天在炎熱的太陽底下工作得精疲力盡的女孩子們，夜裏也不能好好地休息。

有些人撐不住走了。留下來的人酷殘地把那些逃走的人認為是在決戰時拋棄武器的胆小鬼。但是女孩子們堅強起來了。他們仍舊從工場裏搬出磚頭和金屬的破片。她們每天學習兩三小時，研究轆轤工作。

伽里索娃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她是不大高聲誦讀自己的書信的，雖然她收到的信仍舊很多。晚上常常獨個兒上什麼地方去。

剛剛在這幾天，廠裏想用自己的力量為自己建築一所磚造的大住宅。女孩子們幻想在秋天時搬到那邊去。但是伽里索娃突然申明房屋她不造了，說醫生禁止她留在城裏。

「你想走了嗎？」卡佳不安地問她的女友。

「我還沒有決定，」她閃避地回答。

八月底，開始下雨了。有一天早上哲尼亞突然說，她身子感到不舒服，今天不去工作了。

女孩子們關懷地勸她不要起床，勸她去看醫生，但是哲尼亞說，她自己會到診療所去的。

工作回來，女孩子們看見哲尼亞在床上。

「去看過醫生，」她說，「他勸我立刻走。你們看。」

說着，攤開二張小紙來。

過了幾天，女孩子們在火車站上激動地和哲尼亞告別。

伽里索娃走了之後，不知從什麼地方，慢慢兒地傳來謠言，說她的檢查證明書是假的。

又紛紛議論了大概兩星期，後來因建築房屋而忘記了哲尼亞的事了。

現在奧麗伽竟又遇見哲尼亞了。

自從伽里索娃拋棄建築工作以來，已經過了許多時候。她沒有答覆過一封信，所以女孩子們也逐漸逐漸不關心她的命運了。

在這一個時期中，她們的私生活中發生了不少變化。華麗亞找到了家裏的人。女孩子們現在住在一所磚造的大房子中的單獨的房間裏。

工場也造好了，她們三人現在都在機器房工作。

有一次，奧麗伽和卡佳現在住的房間的門上有人敲了一下門。

「進來！」奧麗伽叫起來。

門開了，門口站着哲尼亞·伽里索娃。

「哲尼亞！」華麗亞高興地叫了一聲，向她衝上去，但是，沒有走到幾步，她就不安地站住，立定在房間中央。

「爲什麼你站着？進來呀，」她們若無其事地似乎剛剛昨天才分手，卡佳說：「請坐！」當那女孩子進來時，她移了一張椅子給她。

伽里索娃順從地坐下。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哲尼亞眼光避開那兩個女孩子的身體，但是那兩個却貪慾地打量她，

「你來我們這兒就久嗎？」卡佳問。

伽里索娃什麼話也不回答。她的眼睛忽然紅了，頭倒在手上。

「你們會看不起我！」她熱烈地低聲說：「我知道，我活該。可是你們聽我說。對，應該聽我說。」她執拗地重複一遍。「我什麼也不想隱瞞。離開此地以後，我懂了許多了。」

「那時候，我覺得你們環境好像比我好，因爲有許多事情你們不懂，不覺得。我是嬌生慣養的，在家裏時，一切事情都別人爲我做，可是我在這裏很苦。我想媽，我以爲她再看見我時，會高興的。弟兄死的消息是和我同時到家的，他死得像一個英雄……指揮員這樣說。」

「媽很難過，她很高興我回來。現在祇有我一個人留在她身邊了。」

「我們要永遠在一起，媽，」我安慰她。

「她回答說：你來了住得可久嗎？」

「不走了，媽。」

「你是請了假走的嗎？」

「她注視我的眼睛，發見了我不敢說出來的事。」

「你逃走出來的嗎！……」

「她不罵我，不羞我，只是像老人似的輕聲哭了。」

「家裏不能再留下去了。對，媽不對我說什麼話。但是沉默比了任何責罵都可怕。

「所以我就走了。

「從前你們在火車站上看見的許多男女朋友，我簡直不敢碰到他們。

「我進的那一所專科學校裏有了新朋友。他們什麼也不知道，我什麼也不告訴他們。但是有一次共青團團員們決定選我為團長。在集會上要我講述我自己的歷史。於是這一個可怕的問題：為什麼我離開此地？

「我撒了個謊，說我是因病而得到休假的。但是顯然他們不相信我，我又拿不出檢查證明書。

「他們寫信到這裏來，我沒有等回音，就動身到另外一個城裏去，進實驗所工作。我孤獨了，完全孤獨了。男朋友也沒有，女朋友也沒有，親戚也沒有。我惋惜地回憶我們在這裏掩蔽所中過的共同的生活，我現在覺得我們從前的困難多麼不足道，我要回來！」

月亮向房間裏探望著。其中有一個站起來了，她想向另外一個悲哀地蹣跚在椅子上的女孩子走去。但是她給一個人的手擋住了。

「卡佳，坐下！」低得幾乎聽不出的聲音在房間裏傳開來，於是又沉默了。

過了幾分鐘，聽見了奧麗伽的克制的聲音。

「你覺得你自己錯，不，不是對我們而是對人民，你能有這種感覺，是很好的。你自己來了我們也不趕走你……」

（白 寒譯）



謝 芙 琳 娜  
(Л. Сейфуллина)

## 莎 霞

( С А Ш А )

莎霞·斯吉巴諾娃(Саша Степанова)在這個位於航運暢通的大河上的城市裏出生和長大。十月革命後種在新廣場上小公園裏的幼樹是她的同年齡者。莎霞在親密的，快樂的，酷愛勞動的家庭裏長大。孩子們念着書。母親在一家大公司裏做會計。父親，一個建築師，建造着橋樑。他常常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工作，但是他從來不抱怨任何事情。在家庭裏他的意志的鎮靜確立了在哀傷，疾病或是喪亡的時候的經常的，愉快的調子。(孩子們知道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葉維奇〔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一個對他們總是很溫存的人，可能爲了頑固的哭泣，廉價的眼淚，無病的呻吟而甚至責打他們的。)除了父親和母親，對莎霞說來，世界上最親近的人就是祖父和祖母，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葉維奇的雙親了。女孩子很喜歡到草原上近車站的鐵路小村裏的他們家中去作客。她的祖父到老還在鐵路上做鐵匠。

年輕的時候他不得不在俄羅斯流浪，那時他正躲避着沙皇警憲的追跡。關於這些苦痛的，流浪的年頭，祖母可以講得很好。張大了長着神奇的長睫毛的灰色眼睛，莎霞聽着苦痛的真實故事。當幸福的結尾，像在可怕的妖魔童話裏那樣，仍舊到來的時候，她的心因爲贊嘆而停止跳動了。不管無數的經受過的不幸，老頭子仍保藏着極大的幽默感，喜歡嵌進含蓄的字眼。

現在，記起了祖父，莎霞溫柔地微笑了。現在他在什麼地方，他的

磨蝕不掉的健康，他的取之不竭的打諢，質樸的，但却是神妙的人！他有沒有被德國人的砲彈變成了屍灰，還是甚至在敵人的掌握中也不承認「無望的情勢」？七年前祖母的回憶斷裂了，那時莎霞才十二歲。她們最後一次的談話現在一個字一個字地在姑娘的腦中復活了。

「祖母！」那時莎霞叫道。「我也要為革命，為蘇維埃政權鬥爭到底。我什麼都不怕！」

祖母的臉上耀出了幸福的笑容：

「你不會看見這樣的禍害的！你的生活將是順順利利的。老頭子們已經替你爭得了蘇維埃政權了。」

「難道現在沒有禍害了嗎？」

「哦，怎麼沒有！害蟲就是在神聖的紅角裏也要繁殖的。」

老太婆從未說到自己。可是她不是也同祖父並肩度過那「嚇不退」的生活嗎！莎霞的母親——安娜·伊凡諾芙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也是這樣的。老太婆說她「對我們很為門當戶對」不是平白無故的。非常的賢淑，瘦弱和對她的年齡說來很為年輕，她似乎是以丈夫意欲的反光生活的，毫無個人的憧憬。但是當安娜·伊凡諾芙娜帶着這樣的鼓勵的笑容吻着他送他出征的時候，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葉維奇一生中初次在孩子們的眼前流淚了。他用顫抖的聲音對妻子說道：

「謝謝你，我的有決斷的太太！沒有你我也許在自己的命運裏熬不了這麼多。」

戰爭把友愛的斯吉巴諾夫的家庭弄得四分五裂。父親在前綫。母親同她在工作的公司撤退到遼遠的西比利亞去。安娜·伊凡諾芙娜把較幼的孩子隨身帶走。把長女留在受到敵人威脅的城裏她覺得難忍的痛苦。但莎霞執拗地使母親相信：

「你必需同孩子們一起走。他們還小，可是我，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可以同軍隊一起走的。多幸福啊，我有我的特長！你瞧，我在各方面同男孩子們競賽不是白費的。你那個時候還罵過我呢。」

莎霞小時在祖父母的村子裏結識了很多朋友——男孩子。跳躍，奔跑中的敏捷，男孩子騎馬的勇敢把她吸引到男孩子羣裏去。

在十年級讀書的時候，她很熱中於棋戲和無綫電。一個她的同年齡

者曾用這樣的話使莎霞生氣，說沒有一個女孩子會在自己的住舍裏裝一個無線電，會照規矩地對付一具收音機。爭論之後莎霞就努力從事於無線電技術的研究，探研了將近一年功夫，她考及格了。在戰爭的第一年她已有做無線電員的資格，而現在，在一九四二年，她已經以一個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身份在工作了。關於她的這一特長她也對母親說了。她想用戲謔來軟化離別的殘酷性。但是母親並不報以笑容。她搖了搖頭，慢慢地，悲傷地說道：

「你算是什麼軍人？祇是高一點吧了，你的臉還完全是孩子的臉呢……」

「胖有什麼用？祇是一些多餘的負擔。難道你不曉得，我是多麼的有力和靈活，雖然我看上去很瘦？」

她們痛苦地分別了。這一次安娜·伊凡諾芙娜忍不住了。在分離時抱住了女兒，她哀傷地，痛苦地號哭起來。莎霞以極大的意志力忍住了自己的眼淚。因此她的年青的聲音變得不再年青和剛硬了，送別的話響起來成了責難：

「媽媽，我認不得你了！請別哭吧，親愛的！」

現在常常在她的面前升起了大大的，立即由於悲痛而模糊了的親愛的媽媽的眼睛。

如果現在可以向她喊一聲哪：

「媽媽，不是惡意的，由於極大的心痛，我那時不能弄乾你的眼淚！親愛的，一生中沒有人可以代替的媽媽！……」

沒有人可以代替。莎霞有另一種強烈的愛。對男子的初戀的熱愛。那人家為它忘記爹娘，兄弟，姊妹的愛。不錯，會忘記的。祇是在和平生活時期。可是在這種試煉的年頭，當死神對額角火着氣的時候，「媽媽」這兩個字就挾着自古就有的力量在人的心坎裏不倦地震響了。這兩個字裏面有着在死神的寒冷包圍中所必需的生活熱的源泉。伏洛佳（Володя）對姑娘說來仍像以前一樣的可親。但是整個他們的戀愛故事現在却是這樣的遼遠！彷彿一切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或是祇在神奇的，但却是矇矓的幻夢裏才見到一樣。

……河上有一座小島。在一個五月末的星期天，她同伏洛佳划着一

只小舟，搖向這個小島。是一個昏暗的日子，但是他們倆却都覺得是亮得神妙的日子。他們初次真誠地表明心跡，互相道出了自己的愛。對他們說來，表明是突然發生的。這時以前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奇妙的，多半像自尊的敵意，而不是一種愛。莎霞是用不自然的，高傲的聲調談話。伏洛佳則譏笑地，甚至有點蔑視地回答她。但同時倆人又經常地想互相晤面。一人的眼睛總是搜尋着另一個的目光，握手倆人都覺得很舒適，而話語——却是敵視的。一九四一年初，伏洛佳的雙親遷居到西比利亞去。在五月裏，他也到父親那裏去了。莎霞，非常的幸福，但又因為初次接吻的熱情而惶亂不安，掙出了伏洛佳的擁抱，對他喊道：

「追我！」

姑娘的五色的夏衣在灌木間閃耀着。伏洛佳衝去追她，但是腳勾住了樹牙，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姑娘笑着奔到他跟前，伸過手去，預備幫他起來。但是他對於自己的笨拙覺得很難為情。他裝出一種樣子，彷彿他沒有察覺她伸出來的雙手。臉孔通紅，皺眉蹙額，他自己急急爬起來。在這一動作中，從他短褲的褲袋裏落下了錢和零碎的東西：雙角子，單角子和一只很新的，閃着光的銅戈比。

「我的爸，一個戈比！」莎霞驚叫了起來。『這，大概是城裏最後一個了。我好久沒有看見戈比了。送給我吧！』

伏洛佳的悵鬱給魔手抹去了。他笑起來回答道：

「瞧，我不知道給什麼東西弄昏了。早就想給你看看這個戈比。可是現在，你來奪吧，要是你敢的話！」

青年逃了，莎霞追到了他。他們久久互相爭奪着戈比。莎霞奪得了戈比，但是立即放在她的白嫩的狹狹的手掌上把它遞還。伏洛佳深切地注視了一下姑娘的閃光的灰眼睛，和戈比一起捏住她的手掌，長久地吻着她的手。一生中第一次一個男子吻着她的手。這多舒意啊！接着他懷着特別的，意味深長的溫情把莎霞拉向自己，說道：

「莎霞，親愛的，你可曉得我腦中想點什麼？讓我們來把這個戈比埋在這裏，在島上。過了十年我們來找它。我們一同來，懂嗎？如果我們中間有一個變了心……當然不是我！瞧，你別對我變心，莎霞！……這樣，如果你在我不在了的時候變了心，厭棄我，那麼你祇寫：「島上你

什麼也尋不到了」。我不回來見你了。但是不，我們會一同來尋這個戈比的。一對相親相愛的，一對忠實不變的丈夫和妻子。對嗎？」

「丈夫和妻子，」莎霞溫順地確認道。

他們把戈比埋在一株近岸的老柳下面……

關於變心他們說過了，可是關於死亡的可能那時却連想都沒有想到。伏洛佳不會忘記她的，這一點她是相信的，這一點她是感覺得到的，可是他活着嗎，現在誰來告訴？他在西比利亞入伍了。這一通知就是關於他的最後的消息。他寫道：「記住，親愛的，我是不變地愛你的。對別的姑娘沒有絲毫的興趣。同她們作伴的時候我是這樣的煩悶，以致我自己都後悔，可是我又毫無辦法。看來，我們得一同掘起那受過山盟海誓束縛的我們的戈比了。今天我夢見了你，你的長長的睫毛，你的右頰上的小痣，我吻她，吻她……」

伏洛佳，活着嗎，你在什麼地方？不必回憶，不必！嘆息心愛的未婚夫不是時候。她同伏洛佳在那裏訂情的無名小島現在有一個軍事的名稱——『奧爾迦』（“Ольга”）。那邊坐着我們砲隊裏的瞭望兵。它處在敵人的不斷圍攻之下。那邊的無線電通訊機常常壞掉。當莎霞到瞭望兵的掩蔽處去的時候，充滿她的心並不是戀愛的回憶，並不是溫柔的哀愁，而是熱烈的憎恨。過去的過去了，走來的——是現實的。爲了使未來過去，使未來對她的家庭，對伏洛佳，對生身的城，對親愛的蘇維埃國家是光明的和幸福的，莎霞也像任何一個戰士一樣，得僅僅記住今天，記住這一分鐘，得行動，行動。够了！所有的回憶關起來。四周是非人惡念的敵人的盲目災象。她是在戰火的可怕煙火裏，在敵屍的惡臭裏，在這個沒有姑娘，沒有婦人的變了炭的城市的每一角落裏——他們大家都是戰士。這裏聽不到孩子的唧唧，沒有家庭的爐灶，沒有家畜。煙霧和焦臭，還有就是死亡，死亡。姑娘已經沒有銳烈的恐怖了。得矚目地望着四周，冷靜地計算——向前爬呢，還是伏在近處毀掉的建築物的磚瓦堆後面。

莎霞腳下的地突然由於不遠處的大爆炸而震動起來了。姑娘的頭開始打轉了，鼻子噴出了血。莎霞把外套的袖子塞住鼻孔，在一所窗子破碎，前門拆掉的房子旁邊蹲了下來。

但是這時透過了大火的煙霧和火焰傳來了延長的俄羅斯的「烏拉」。  
。「不，你吹牛，德國人，你擊潰不了的，我們不是這樣的民族，你可以擊潰我們，」莎霞輕聲說。姑娘重又把她的背囊甩到背後，用手擦了一下臉。從前是柔軟的手掌早已變得粗糙了。姑娘歇過了氣，又向前爬去。她的腿在銳利的石塊上擦出了血。對於這種疼痛，莎霞並不注意。堅忍不拔的俄羅斯城市的受圍延長得很久了。德國人在城中已經有兩個半月。他們佔領了近郊的工廠區，據了中心的有利地位，可是仍不能佔領城市。敵人的援軍來了好幾次，但是都變成了惡臭的屍灰橫陳在異國的，不屈的街道上。越過德國人的屍體的時候，莎霞凱旋地想道：

「打够了嗎，狗！你們有多少屍肉橫陳着，可是城——仍是我們的。而且永將是我們的！」

由於這個念頭，她的力量似乎增加了三倍，勇氣鞏固了。她冷靜地和準確地，——這一天已經有五次，——在敵人的可怕砲火下面修正了無線電聯絡機的損壞，不受傷地從各處出來。在一所房子裏偶然看見她的工作的一個中年戰鬥員贊嘆地說道：

「你真勇敢啊，姑娘。死神自己也要在你的面前背轉了身。你真幸福啊！」

「幸福就是從勇敢裏出來的！」姑娘高聲回答他。

夜間在聯絡系統的交叉點上，莎霞受令去送著電池和充電器，並且要修理「奧爾迦」的無線電台。當她潛行向河邊的時候，戰事中降臨了暫時的沉寂。在城裏很多地方，秋夜的難以透視的黑闇短期內像一個友人般掩蔽了俄羅斯人。德國人害怕它的警戒性的黑暗，零亂地轟擊起來。火光鮮明地照亮了異國人。莎霞在一旁覺得：德國人像瘋人一樣在跳着一種奇怪的舞。從角子後面，從秋夜的黑暗中，一架俄羅斯人的機關槍開始掃射這些人形。「啊，讓他們在這一跳舞裏多躺下幾個吧！」莎霞的嘴唇輕聲說道。

她跳進了一只古舊的小舟，向島子上划去。真的故鄉天上的親愛月光從前曾經照過她嗎？甚至難於想像那幽靜的月夜或是溫柔的星光。現在天上正燒着，熄滅着，重又燃亮着無數由於訊號箭，由於砲轟的火——可怕的戰火，可恨的敵人的砲火。無保護的小舟在它們的五光十色

中就像大洋裏一片的渺小的果殼，但是它的救星也在這裏。莎霞曲折划去；有時放下槳，躺在船底，聽任浪濤的意志行動，但是她一直記着她的裝着機械和真空管的背囊。擺渡久而危險。關於旁邊的事情，即使對自己是寶貴的事情，沒有功夫去想。僅在上島之後，在熟習的老柳下面莎霞突然記起了埋在這裏的戈比。誰都不能接近的，祕藏的，像童話一樣的，賭過咒的寶藏！不要讓德國人的腳觸到你上面的土地！

在瞭望兵的掩蔽處裏顯露着被洞穿的無線電台和斷碎的導綫。

在「奧爾迦」，土地撼動了。兩個被擊倒的我們的戰鬥員的沉重身軀倒在莎霞旁邊。姑娘的心被那對他們的溫暖憐憫的疼痛甜住了，但是她的注意並沒有離開不正確的電話鍵，雙手毫不抖動。她的身體因為在躺着的姿勢中工作而麻痺了，額上現出了冷汗。好了！完工了之後，她換了姿勢。她蹲在掩蔽處裏，背靠着土牆，剎時間就入睡了。她睡得很熟，沒有聽見一聲砲轟和在頭上震動的土地的洪洪聲。夢很甜蜜，但總共延長了四十分鐘。她教會自己睡一個固定的時間，在預定的時候醒來，即使沒有人來喊醒她。回程比較輕便。在黎明以前槍聲沉靜下來了。莎霞平安地和鎮靜地到了城。但是隨着黎明，來了一個對她是充滿精神苦惱的白天。

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德國人已經恢復了轟炸。莎霞被召到被毀的市區教堂。教堂建築物上祇有鐘樓殘存着。在它的上面設置了無線電台。但是無線電台的工作不時停頓。數噸重的炸彈的爆炸震抖着城中各處的空气。鐘樓從底到頂震抖着。樓梯的陡峭的梯級在莎霞的足下抖動着。她不禁放慢了脚步。上面等着她的是無線電台主任，一個無線電員和一個大砲校正官。性急的男音，疲倦和憤怒得沙啞了的，從上面喊道：

「呆着做什麼，鬼蝸牛！嚇昏了嗎？快些！」

這聲音裏有一種親熱的，難以遺忘的聲調。也許？莎霞急急在梯級上奔着。這時，真的，險些兒失去了知覺。她的心開始卜卜地跳得響而快了。她抑制着，不因為駭懼和幸福而驚叫起來。伏洛佳的眼睛憤怒地望着她。但是姑娘沒有高叫，也沒有倒下。她的心比視覺更認得這對眼睛。姑娘在下面聽到的聲音也幫助猜測：誰的臉在鐘樓上的辛辣的濃煙中在她面前升起。附近的皮革廠在火燒。從火燒場上的四周蔓延開窸窣

喉頭的呼吸，刺得眼睛出淚的，惡臭的黑煙。這時伏洛佳沒有認出她。他不曾顧到這。「密失斯密特」隆隆着在作俯衝轟炸，彈片飛到了鐘樓。人們把無線電台從鐘樓上放下來，把天綫朝上張開。什麼都聽不見！莎霞忘了世界上的一切，除了自己的事業。快些，快些。那邊，在下面，迎着死亡站着——在極度緊張中爲城市，爲它的神聖的廢墟，爲它旁邊的土地，爲它後面的廣大空間，爲偉大城市的光榮與名譽而作戰着——紅軍的戰鬥員。不能把他們留下而沒有同指揮部的聯絡。舉起了無線電台，放下了天綫，過了一些時候，上面的無線電員的工作變成完全不可能了。又把無線電台拖向下面。莎霞聽到聲音了。降臨了短短的安心。這裏，在他們的掩蔽處的半暗中，伏洛佳認出了她，溫柔地用顫抖的聲音說道：

「莎辛卡（Сашенька）<sup>⊖</sup>，瞧，我們竟碰到了！」

他們來得及僅僅互相深切地期望一眼，但是連手也沒有機會在快樂的握手中聯結起來。受訊人通知說聽不見。得再提上去。把電台裝在上面。軍官僅僅返歸原位，一塊彈片已經擊中了他的腰。伏洛佳帶着失去知覺的腰和破裂的動脈倒在樓梯的空處。祇有奇蹟才能幫助及時把他包紮好。奇蹟沒有發生。抬担架的護士抬走他的時候已經是沒有呼吸的屍體了。戰事繼續着。莎霞也繼續自己的工作。她祇能在次日晚上離開鐘樓。她怎麼能夠集中她所有的精神力量，以使不倒在地上，不逃開崗位，不帶着痛哭撲向那在死亡中伸開的親愛的身體，——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她做到了。從這一天起姑娘就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個像一生中的聖約一樣的驕矜的斷語：

「對於堅強的人類靈魂，生活中不可能有不能忍受的苦難。」

這一聖約組成句子是很久以後了，那時戰場上又鑽出了綠草，又盛開了百花。那一天莎霞神聖地和質樸地感覺到：在幸福中也好，在光榮中也好，在個人的艱重的苦難中也好，她總不能背叛軍人的天職，不背叛最難以根絕的愛——人對他祖國的愛。

德國人在迅速的，無秩序的逃跑中撤離了他們的城市。他們祇在身後留下了一些廢墟和形狀不具的，千瘡百孔的土地，但是却不能征服那

⊖ 莎辛卡——即莎霞。



土地所養育的，所哺育的強大的反抗異族桎梏的俄羅斯精神。撤退後三個月，安娜·伊凡諾芙娜收到莎霞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你已經從報紙上知道我們沒有投降，我們趕走了德國人。關於自己我可以告訴的是：我獲得了紅星勳章和「爲了勇毅」獎牌。爸爸對這非常高興。我收到一封他從他的戰線上寫來的信。關於他的受傷，關於創傷的治療，關於他的獲獎，大概他自己會寫信告訴你的。從爸爸那裏我得知我們的祖父曾在傾覆德國人的列車時給游擊隊以很大的協助。他死在游擊隊的根據地上。親愛的媽媽，我經歷得非常，非常多，但是率直地告訴你一切祇好在見面之後了。

「我愛過一個人；他在崗位上，在我的眼前殉難了。關於這我不能下筆。祇在面對着你的時候我才能打開我整個的靈魂。在我的頭髮裏一天中就出現了整絡的白髮。但是我並不絕望。我覺得，戰後我還會有邂逅。我會出嫁，我會有孩子，我會愛丈夫。祇是已經不是那樣了。媽媽，我永不能忘却他！同他一起，逝去了我的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准許我的假期我並未利用，因爲在和平的情勢中我更難以治癒我到目前爲止所體驗到的最大悲哀。這裏，四周是知道該怎樣爲了愛人的死而向敵人報仇的同志。我幫助他們。這裏我易於忍受我的沒有實現的夢想。我祇想倚着你，親愛的媽媽，在你的懷裏哭一個痛快。

「我結實地，結實地，無數次吻你的眼睛，面頰，你的雙手。請你代我吻吻華西亞（Вася），馬葉奇卡（Маечка）和畢佳（Петя）。愛你的女兒，上士阿列克山德拉·斯吉巴諾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тепанова）☺。」

（水夫譯）

---

☺ 莎霞，莎辛卡均爲阿列克山德拉的愛稱。

卡 錫 爾  
(Л. Насиль)

## 軍艦的孀婦

(ВДОВА КОРАБЛЯ)

這披肩是我們一同挑選的：水手長和我。隔夜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施德林柯(Трофим Егорович Штыренко)到我的艙房裏來，有些躊躇，爲了保持體面，問我的臉盆是不是被污穢給塞住了，他把龍頭旋開，放些水出來，確信完全都是完好的，後來，好像預備要走了，難爲情地捏捏自己的外衣，說道：

「能不能勞你駕，明天陪我上城裏去一趟呢？我想去給太太看看買點什麼禮物。買條什麼披肩，或是，買條被窩和什麼別的。總而言之，是要紀念西班牙(Испания)的。」

我同意了。

「那末，好，謝謝，」他高興起來了。「我自己是從來不懂得她們的、娘們的口味的，不知道她們要什麼。你，既然年輕一些，那末，當然，對於這種事情還能曉得清楚。那末就這樣，麻煩你，搗出點工夫來。」

我們的暖汽輪船「敏健列亦夫」號(“Менделеев”)停泊在梵冷茜雅(Валенсия)卸貨。西班牙進行着戰爭，老遠的，離開這裏七大海的家裏，妻子們在爲我們牽心掛膽着。航路是很危險的。

我們是在深夜從巴杜米(Батуми)出發的，誰都沒有送我們。黃昏時就和大家告別了。我會聽見，我們年老的水手長怎樣在碼頭辦公室裏大聲打電話，把他那青灰色的垂下的髭鬚蓋在話筒上：

「好，幸福，拂錢(Феня)，祝你健康。別懷疑，什麼事情都會

好好的……拂孃……拂——孃！……你是呀！……」

他嘆了一口氣，向我斜視一下，把鬚鬚完全埋在話筒上：

「主要是你不用懷疑。十分平常的航路。我們一定會接待到……愛惜身體，拂尼赤卡（Феничка）●。十二號到辦公處去領錢。好，幸福，拂尼赤卡！」

他緩緩地，像拿喝乾了的玻璃杯似的把話筒從嘴上拿下來，小心地把它掛在電話機的橫杆上，然後用在斯坦堡（Стамбул）●所買的那塊格子手絹揩揩鬚鬚。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妻子，但是根據他談起他的拂孃時的那種柔情來說，再根據船員們暗示我們這位水手長遲晚的戀愛的那些謹慎的玩笑來說，我暗自繪成了一張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夫人的十分明朗的肖像。那是一個纖小的溫靜的女人，慣於忍耐地身受長久的離別，感激地以時日短暫的會見為滿足，在這位長途航海的海員的家庭生活中團聚是不常有的。我高興地同意幫助水手長，陪他去挑選禮物，以討好他的拂孃。

夜裏我們被轟炸。離開我們不遠，扯着墨西哥旗子停泊在岸壁跟前的一隻輪船燒起來了。我們「健列亦夫」號上，却太平無事地度過了……

早晨，在我們從碼頭走往城裏去的時候，施德林柯對我講，他家裏是多麼好，他和他太太的生活，美好到什麼程度，她見了禮物會多麼高興。

在梵冷茜雅最好的商店——「奧爾特拉」（“Ольтра”）——我們給拂孃整整地挑選了一個鐘頭的禮物。店員們看見了我制帽上綴有紅星的金蟹——蘇聯商務艦隊的徽號——並且認出我們是 *Marinos del barco ruso* ——蘇聯輪船水手——之後，高興地把最最好的貨物擺在我們面前。把著名的梵冷茜雅被窩給我們鋪在櫃台上。上面繡着玫瑰花，乘馬鬥牛的勇士和舞蹈女郎。這種被窩很輕軟，它的邊好似會在空氣中溶化。但是問明白，水手長太太已經有一條很好的被窩在家裏。此外，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要給他的拂孃送去這樣一件使她可以穿戴了它

● Феня 的愛稱。

● 在土耳其。

在人前眩耀的禮物。

「不過要一種比較平淡一些的。並且要不十分觸目，」施德林柯向我解釋道。「否則她不肯穿的：總起來說，我的她是很沉靜的。而且她的夢數也是溫和的顏色較為切近。就是要這一類的……」

經過長久的探尋搜索之後，我們終於挑選了一條披肩。怎樣向你們描寫這披肩呢？……假使雪是黑的，黑色細微的雪片又是一片跟一片地交織成花邊，那末，也許這就成為我和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在「奧爾特拉」商店裏所挑選的披肩了。它好像是易碎的，被風絲一吹就預備飛散而把黑色的小雪片撒落在櫃台上。店員把披肩攤平，拿起來一揮，像鬥牛士揮披風似的，一片完全是閃光的，完全被眩眼的光所透過來的輕淡的影子在我們頭上逝過……然後把它搓捲起來，拿起水手長的手，把結婚戒指從他的堅硬的手指上脫下來，把整條披肩都從戒指裏穿過去。華麗的花邊穿過狹小的戒圈，像黑色的砂子經過砂時計的漏斗一樣。

我們就挑選這披肩給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的妻子

「敏健列亦夫」號的人大家也讚美披肩。全體水手都各自到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的艙裏房去看看。水手長對於每一個人都懷着無上的高興把小包打開，在水手，機師，摩托師，電汽匠的眼前飛過織花西班牙披肩的錦碎似的黑星影子。晚上，換班下來的摩托師瓦拉霍夫(Валахов)，彈着奇達琴(Гитара)，嘆息着，向水手長眨眼睛，給我們唱：

「像瘋子那樣儘朝着黑色的披肩踱，  
愁思把冰冷的靈魂兒折磨……」

特羅飛姆·葉哥羅維赤，滿意而面紅的，逆張着他的鬍鬚。

我們回來的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大概記得，假使讀過報紙的話。

我們往回開，已經越過馬達潘(Матапан)海角。先是越過希臘基弗拉(Кифера)島。在光裸的，石塊累累的海岸的斜坡上躑躅着寂寞的山羊。和往常一樣，當船開過這地方的時候，施德林柯總要確信地在鬍鬚裏咕咕地講述，說這裏的希臘牧人總給他們的山羊套上綠眼鏡，好讓它們失去視力而把那裏的一切壞東西都當做是青草。貧脊的地方貧脊到這個程度……

我們坐在廚房後面的甲板上這樣談話着。瓦拉霍夫懶惰地在奇達琴上捉摸着一個不知什麼旋律。太陽已經落到馬達潘那面去了……這時值班員在上面踏着腳，從跳板上滑下來，問船長在什麼地方。他的樣子是這樣，致使我們大家都立刻跳起來，向船舷衝去。我還在努力張望海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眼快的施德林柯一眼看去已經明白了一切，低聲地和憂慮地用低音說道：

「潛水艇來攻我們了……正像報紙上所載的，——『不明國籍的』，但是十分清楚地看出，這是混蛋……那末，夥伴們，總而言之，各到各的位子上去！敏捷，立刻！」

狹小的，可惡的和僵硬的潛水艇的身軀從羣島那裏向我們鼓浪迎面而來，遺下一條泡沫的痕跡。它挺直地向我們衝來。已經有無線電警告過我們，說這裏水裏出沒着秘密的潛水艇，炸沉着開往西班牙或是由西班牙開回的無辜船隻。所以我們明白，我們面前是什麼……

用信號命令我們停下，給予十分鐘的時間，以便放下救生船和遺下輪船。爲了作更大的說服，使我們趕緊起見，潛艇開砲射擊，砲彈在我們橋上呼呼地飛過。

「吸血鬼，讓鐵錨砸去他們的心肝！」施德林柯喃喃地說。

遵照船長的命令他安排大家登上救生船。大家都已下去了，站在飛逝的救生船上的水手們，用槳推輪船而離開。甲板上只剩下一個水手長。他事務地捆紮食物袋，拿麵包出來，然後不知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時潛艇不發警告地發放水雷。在救生船上的人看到水雷，於是便迅速划到旁邊去。

「施德林柯，跳呀！」船長命令，水手長瞭解了是怎麼一會事。

他跳上船舷來，拍向水裏。本來應該是平常的水花，却在那「敏健列亦夫」號船舷下面呼嘯着升起一根被火所激起的毛茸茸的水柱。船尾開始坐落下去了。我們看見在水上的破木片之間有施德林柯的腦袋，水上浮動着古銅色的煤油圓圈。命令還沒有喊出，兩隻救生船便已同時向他轉身開去了。人們沒有去想那會致人死地的漩渦，假使救生船離那下沉着的船隻很近的話，它們就一定會被拉進漩渦裏去。施德林柯被拖到船長所在的救生船上。水手長受了重傷。當從他身上脫下外衣以便包裹

的時候，他咬着垂下的灰白髭鬚，呻吟着，低低地警告道：

「輕點，伙伴們，別濺上了血，」他開始從外衣寬大的口袋裏拉出一條潮濕的黑披肩。

過了三小時我們趕到基弗拉島。在那裏，在海岸上，我們埋葬了我們的水手長。在死之前，他抓住我的袖子，輕輕地拉到身前，讓我俯下身去，他的硬鬚觸着我的耳朵說：

「那披肩……轉交給拂孃……同伴們會告訴你地址。轉交不？一同選的，顏色正巧是對的……形式……適合……讓她爲我帶着……爲了……」

在水手長的墳上我們用石頭堆了一個紀念碑，裝一塊「敏健列亦夫」號橋杆的破片，並且把我們船上的一隻救生圈繫在上面。

我沒有能夠親自把披肩交給施德林柯的孀婦。摩托師瓦拉霍夫把披肩和我的一封信帶給了我們水手長的孀婦。

過了三年，我到諾伏羅西斯克（Новороссийск）去。事情把我引到碼頭上。當我已經要走的時，那裏，在海岸上，有幾個迫使我回轉去的字傳到我的耳鼓裏。

「『施德林柯』號還沒有來嗎？」有一個人問一個站在碼頭門口的穿着海軍服的人。

「『施德林柯』號一早就應該來的，」那人漠然地回答道。「不過這並不是鐵路，公民。海裏什麼事情都會發生。我想，過一個鐘頭就要來了。」

過三個鐘頭，「施德林柯」來了。這是一隻小小的，二檣的摩托帆船，不很整潔，看來是因為沒有收拾。但是我在救生圈上看到了「施德林柯」的字樣，當小船上的汽笛鳴響的時候，我覺得，這是我們水手長用他熟悉的咕咕的低聲招呼妻子「拂——孃！」

「終於來了，」我聽見我身後一個女人的聲音，憤怒的低聲。

我轉過身去。在我後面站着一個高身材的，肥胖的女人。把堅實的，多節的雙手支着腰，用嚴厲的，不贊同的眼光看着開近的船。在她堅強的肩背上披着黑色的織花的披肩，我一眼看上去就把它認出來。我要跟她說話，但是她披着飄拂的披肩在我們面前急走過去了。從攔靠岸壁

的帆船上剛放下跳板的時候，跳板旁已經出現披着黑披肩的大高個子。

「喂，上「施德林柯」！」那女人用響亮拖長的聲音招呼道。「你眼請看得清嗎？」她向一個聽見她的招呼而走出來的青年水手高叫說。「我要對你說出一句話來，你兩眼只好擠擠。把你們的船長叫到這裏來，我要說說他這個水鬼，該担些什麼罪名。」

她便氣勢汹汹地走上跳板。板在她的脚下彎曲起來。那水手企圖堵住她的進路，但是她輕視地用手把他往旁邊一推。

「我的親娘呀，簡直糟塌得像小飯店，把隻船糟塌得像豬窩！難道這是輪船嗎？這是蟑螂的澡盆！哼，你們這些瞎眼的，鬼崇癩狗。你們身上簡直沒有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的影子！……要是他知道，把他的姓放在什麼破玩意上，可憐的，他簡直要把他的整個墳墓都踢掉，把他所會說的一切言語，都向你們形容出來，好叫你們能夠明白，你們是什麼東西。好叫你們大家都把腸子洗洗乾淨，上岸鬼。●」

這已經太過份了。「岸鬼」或是「上岸鬼」，——這是舊式的輕視水手的綽號，這種水手不愛惜自己的輪船，準備走上任何輪船。任何尊敬自己的蘇維埃水手都蔑視岸鬼，並且把這綽號認為是侮辱的。

「你却是誰呢？」利用那女子終於轉口氣的機會，水手問道。

「我是你們輪船的寡婦，你看我是誰！告訴船長：『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Аграф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Штыренко）來了，有話要跟他說。』」

「卡休克（Касюк）！」那水手叫道。「告訴船長，說施德林柯的索洛哈（Солоха）●來了。」

過了一會為數並不很多的全體「施德林柯」號船員都爬上了甲板。船長——一個小小的，活潑的阿布哈齊亞（Абхазия）人佳哈亦夫（Джахаев）——恭敬地給孀婦握手，並且把其他船員給她介紹：他的助手托普索夫（Топусов），摩托師謝妙諾夫（Семенов），舵手卡休克和廚司加柳斯京（Галюшкин）。

● 意即不喜歡登在船上，總要往岸上爬的水手。

● 索洛哈是戈果里「聖誕節」之夜裏的一個寡婦的名字，因而這字就當「寡婦」解。

「加柳斯京」，還很年輕的廚司羞澀地改正，把重音放在第一個音節上。

船長立刻開始同孀婦解釋，說輪船剛剛從契阿杜爾（Чиатур）運了錳礦來，誰都知道，載過這種東西，輪船一下子是刮不乾淨的。至於遲到，那這也是由它自己重要原因的。但是孀婦不甘休。

「你們從來不好好的洗的，」她向船長進攻道。「你只要看看看，難道是這樣收拾的嗎？在赴女人的約會之前，大概，臉可不是這樣刮的吧。現在你們只是把垃圾在甲板上亂撒。朋友們，你們究竟怎麼啦！……不，水手們，我得好好的跟你們談談。既然，這樣的名稱給了自己——你看你們各處都寫着：『施德林柯』，『施德林柯』，——那末什麼都應該好好地當心。我怎麼，自己沒有做過還是怎麼的？走了二十三年，各大海都去過，各種風都聞過，爲了風濕病才離開的。我被地中海的熱風吹了生風濕病。特羅飛姆·葉哥柳赤是十全十美的水手。我們有時候也運過煤，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像這樣的亂七八糟。船長同志，這樣的事情我是不能就這樣拉倒的。或是一切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弄好，或是我上管理局向誰說句話，把名字給你們除掉，我可不能把我們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給你們糟塌。這便是我所要說的話。」

過了一年，我上黑海商船管理局去。我想打聽一下，「施德林柯」號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噢，那有什麼呢，」他們告訴我說，「船，當然並不是很出名的，它的計劃也並不怎樣了不得的大，但是還對付得了。他們的故事很有趣。這施德林柯的孀婦簡直把他們播弄死了。那裏的人倒都是好人。都是青年。不過起初很不開心，把他們派到這樣的小船上去。這寡婦簡直不讓他們睡覺和休息。並且果然稱心如意了。現在他們連施德林柯的像片都掛在最下甲板裏了：是那寡婦送的。總而言之一切都是規有矩的了。」

也許，你們看到「真理報」（“Правда”）上的一段小新聞，它叫做「施德林柯」最後一次航行」。假使你們發生興趣的話，我可以敘述一下，是怎麼一會事情，因爲我參加了那次航行。

今年春天我又上「施德林柯」號了。我是在防波堤的堤壁之下遇見



它的。船上剛收拾完了。船上的一切都發亮。船洗得和刮得發亮，剛離用水龍管沖過，它呈現在我面前，好像年輕了一些，剎時間把帆收掉，好像是一個被理髮師剛揭去白圍布一樣的人。

一個身軀肥滿的婦人，在船尾上很家常的用布巾在擦着高射機關槍的管子。

「我來介紹一下。」船長佳哈亦夫對我說，「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拂孃孃孃，就是所謂我們輪船的孃婦。」

「我們好似見過吧，」我說。

「一開始戰爭她就在我們這裏工作了，」船長繼續說。「她簡直就拿了東西跑來說：『現在不是我在岸上坐着的時候。這是我的航海紀錄，所有證書都隨身帶在身邊。隨便你給些什麼工作我做。我還有用處呢。』」

「怎麼，你說不對嗎？」孃婦反應說。

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拂孃孃孃是給我們做打掃之類的工作，她幫廚子的忙。船不很大——二百噸，——船員不多，但事情却很多。雖然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孃孃的性格沒有改，但是大家還是對她很親密。

不久之前我們奉到任務——把彈藥運給一個砲台。那裏的海岸被德國人佔領了。但是正巧就在那海岸的對面佈置着一個人造小島。島上有陰砲台，發電廠，麵包廠——這一切都是隱藏在地下的。上面種着橄欖樹，樹膠木，佈置着籬垣，在綠叢裏不被人看見地隱藏着砲台。這島子作弧形，好像是為好運氣而釘着的馬蹄鐵。●不過這馬蹄鐵是給德國人倒霉而釘的。

我們的砲台從小島上開砲——使德國人不安。但是那裏正巧把砲彈都快用完了。所有的存貨要用完了。指揮部招呼佳哈亦夫去，把送砲彈到島子上去的任務給他。

晚上佳哈亦夫彙集我們少數的船員，轉述命令。

「事情很艱難。但是却很光榮，」船長說，「總而言之，是顯示了

- 
- 俄人從前有一種迷信，假使在路上拾得馬蹄鐵，必帶回去釘在門頭上，據說可以得福。

信任。問得很清楚。」

我們決定這一次航行不把我們寡婦帶去。事情是很危險的，極端冒險的。船長故意在早晨之前放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到城裏去。夜裏我們偷偷地解纜，開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去，裝了貨，取路向島子開去。我們完全在黑暗中行進，沒有點火。突然在艙房的入口處碰到一個人。一個黑的人形，我覺得不認識。

「這是誰？」我問。

「誰？」我聽到回答。「連人都不肯認了！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獺皮狗，想逃開我嗎？這樣做，你們有沒有良心，還是把良心留在岸上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拂孃孃孃。船長聽見喧聲走下來。

「這算是什麼樣的娘們！」他咕嚕道。

於是詢問拂孃孃孃是怎樣得悉我們要走的，原來是哨兵隨便放拂孃孃孃進來的，因為她把證書帶在身上。船員們在暗中，看來，也沒有注意到。她裹在黑披肩裏，不被人覺察地走進艙房。船長甚至於生氣了，向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唾和叫。但是拂孃並不是那種向她可以喊叫的人。

「你別對我呱呱叫，船長，」她咕嚕道，把披肩的梢頭搭到背上去。「我在和平時候不許任何人對我提高喉嚨，戰爭時候我也完全不容許。」

我們試圖向她說明我們這次航行是很特別的，我們不願意使她遭受危險。

「那就是說，是運鹹黃瓜，——所以拂孃孃孃，請，這既然是正經事情，所以拂孃孃孃應該離開船。我大大的感謝你們，」她突然啜泣起來。「難道把拂孃孃孃死於法西斯鬼魚雷的先夫的事情，忘記了嗎？忘記我的特羅飛姆·葉哥柳赤了嗎？……你們還在岸上四脚四手地爬的時候，我已經走遍各大海了。對於法西斯蒂，我預備着我自己的眼。我對法西斯蒂，從他們殺死特羅飛姆·葉哥柳赤的那天起，就進行戰爭了……你們最好說說看，現在叫我去做什麼事情，從事什麼？」

船長只是揮揮手。

我們夜裏必需在岸邊穿過。假使在白天，德國人就要用他們的大砲來對付我們了。我們知道小島和海岸之間的水道都按埋着地雷，並且有淺灘。我們悄悄地前進，用最慢的速度走着。後來船長命令把摩托完全關掉。我們的船是摩托帆船。吹來適當的風，我們升起斜帆橫木，謹慎地在水道上推進。夜裏三點開始在小島旁邊。德國人開始放火箭。似乎起初並沒有發見我們。我們剛把火藥裝上第一隻渡船，那就開始了……一枝大火箭照亮我們，我們覺得是赤裸裸的，好像把我們身上的衣服連黑暗一同剝下了。德國人開始向我們開排砲。他們既向要塞開砲，又向「施德林柯」開。要塞司令命令我們躲到小島上去。但是我們的孀婦又固執起來：

「我不願意用我自己的重量來擠火藥。」

起初我們甚至於不明白，是說的什麼事情。於是她很事務地解釋說，她體重有八十多公斤，有得把她，還不如再把幾桶火藥裝到渡船上去好。

砲彈砍掉了我們船尾的桅杆。過了一分鐘把上甲板轟了一個洞，把艙房打破了。拂孀孀孀拿着撲火器跑着，撲着火，向我們喊叫：

「喂，同伴們，開砲呀！伙伴們，轟得兇些呀！別讓特羅飛姆·葉哥柳赤受法西斯蒂的欺侮。把他們這些瞎眼的肚腸絞在絞盤上！喂，水手們，轟呀，轟得好些，快些！」

空氣呼號，砲彈打穿機器間。裏面滲進水了。

「趕快！」船長說，「我們鑽到水底下去吧。」

我們的船尾開始沒到水裏去。水已浸到甲板上了。但是，我們的運氣，那地方並不深。我們的船尾嵌在河床裏。我們的船艙沒在水裏，所以後來我們沒有搬貨。德國人停止開火了；看來，他們以為把我們沉沒了。我們齊胸站在水裏，手扶着沉沒了的甲板上的欄杆，決定以後該怎麼辦。我們還能怎樣把砲彈從艙房裏搬出來嗎？堡壘鎮守司令，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說：「你們最好不要給我們麵包，還是救砲彈吧……」我們的船本來已經側臥着了；假使再要從艙房裏搬出砲彈來，那完全要翻過去了。這時我們寶貝的寡婦向我們建議道：

「伙伴們，你們把船用繩子繫在島子的樹上，那就不會翻了；風是有重量的……」

這是很好的建議，但是岸離開我們有五十米遠。摩托師謝妙諾夫和舵手卡休克泅到黑暗中去，把繩頭拉來，把它們繫在樹上，把船的前橋和船尾鞏固住。吹來小小的風。縹起波浪。我們被搖幌，小島上的樹也隨着我們而搖幌，在黑暗中發出吱吱的響聲。謝妙諾夫和卡休克回到船上，喘過氣來之後，輪流鑽到艙房裏去。但是我們是搬的重砲彈，每一顆有八普特重。那時我們怎麼辦的呢？我們弄來麻繩，繩頭上裝了鉤子，卡休克和謝妙諾夫鑽到船艙裏去，摸到砲彈，用繩結把它繫住，我們則在甲板上拉，後來又把砲彈往渡船上拉，運到岸上去。我們這樣工作了一整夜。

我們載最後一隻渡船的時候，已經開始發亮了。船長又開始勸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立刻離開船。拂孃孃在水裏凍木了。她幾乎只會用嘴唇翕動了，但是我們辨得出：

「孩子們，你們別說這話了。不要關心這種事……渡船已經是滿得不能再滿了，再把我的身體加上去，——那能行呢？……」

當最後的一隻渡船卸裝時，船長本人坐了船去載那寡婦和留在「施德林柯」號上的廚子。但是天已經是這樣亮，德國人發現這小船，用迫擊砲向它開火。迫擊砲彈片打着船長的手，又有一顆迫擊砲彈在渡船旁邊炸裂，並且把船帶了走，當向上濺起的水落下的時候，佳哈亦夫和加柳斯京看見水面上有一條黑色的披肩，緩緩地沉到水裏去。船長用一隻手划着水，向那裏衝去。加柳斯京鑽進水裏去，不讓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落到底裏去。他們兩面抬着拂孃孃費盡力氣總算到得島上。她的胸和頭受了迫擊砲彈彈片的傷。

在陰砲台裏給她包紮好。她張開眼睛。

「都拿來了嗎？」

「都拿來了。」

「一點也不剩了嗎？」

「一點也不剩了，拂孃孃。」

「我也把我的一切都拿來了，」她說。「總算跟特羅飛姆·葉哥柳赤作了最後一次航行，」她沉默了一會，用緩緩的目光向我們巡視一遍，好似竭力要記住每一個人，低低地說：「我要走了，伙伴們，祝佢

們幸福……施德林柯船員……」

她第一次這樣稱呼我們。後來她請求把她抬到砲眼跟前去，和海告別。

黎明了。開始漲潮了。水愈漲愈高。我們的船已經沒到艙房頂了，後來只有檣露在水面了。拂孃孃對我們說：

「看，它既然下水，我也跟它去了……」

她把溼漉漉的黑披肩拉到身上去，緊握着不放手。把披肩拉在胸口，拉在肩上，後來，好像要用它來遮蓋似的，舉手到頭跟前去。手落下了……

我們不期然地都轉身向海。只有撲岸的波浪在那裏喧鬧着，浪濤在小海峽上滑流着，我們的「施德林柯」已經什麼也不剩了。

我們就把拂孃孃葬在島子上，在堡壘裏，在小柵垣角落裏的樹膠木下面，在石塊之間。把從我們船上拿來的救生圈用鐵絲繫住，救生圈上添寫：「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於是便成爲：「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施德林柯」，並且把黑披巾纏在救生圈的旁邊。

我們的船員默默地站在墓旁。大家甚至於沒有來得及換衣服。晨間的寒風砭着我們，但是我們站着，一動也不動。鎮守司令把他全部小小的駐守軍都排起隊來站在我們旁邊。船長佳哈亦夫說了短短的演詞：

「別了，好人，阿格拉芬娜·凡西里亦夫娜，海員的友人，我們輪船的女主人！謝謝你。你曾經做了我們的母親，拂孃孃。」

已經完全發亮了。德國人在岸上動轉起來了。鎮守司令戴上制帽：「海員同志們，請到陰砲台裏去。我們給你們輪船的孀婦開禮砲致敬，這樣多的禮砲還沒有對任何一位海軍上將放過。」

島子顫抖起來，像石杵似的搗着拂孃孃的墳，我們送來的砲彈怒吼了。烟和辛辣的塵埃掩蓋了整個對岸，德國兵營在焚燒着。德國人開始向我們回答，但是一會他們的砲台沉默了，被小島上轟去的復仇之火撲滅了。我們的砲台却還是一直轟擊着。暴怒的，震響的空氣，似乎，彎折着柵垣裏的樹膠木。每次排砲發出，白救生圈上的黑披肩總微微地飛揚起來。

（林 凌譯）

薇拉·克特林斯卡雅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 三封信

(ТРИ ПИСЬМА)

我們在一個醫院裏認識了近衛隊中士伊斯托明（Истомин）。他是那些戰士中的一個——他們的剛強和本領推毀了德國人在列寧格勒城邊的難以接近的防綫，他的光榮偉蹟是這偉大歷史搏鬥的千百個偉蹟中的一個。略微拐着腿，但努力跨得這樣，使這一拐跛不被察覺，伊斯托明同我在長長的醫院走廊裏走着。鮮明的快活的陽光照着他的質樸的，風吹雨打過的，似乎給戰火燒焦了的臉。但是當我們走過那釘着三夾板的窗子時，這張臉就顯得是困倦的了。有人告訴過我，說伊斯托明斷然拒絕了休假，要立即回轉自己的部隊，我就問他這件事情。

『我有妻子和兩個孩子在列寧格勒，』他回答。

『那麼就更……』

他笑了笑，彷彿我發出了一句特別的，不可饒恕的笨話一般。

『我現在讀三封她的信給您聽，』他一面說，一面坐到走廊空角上的一張空着的木榻上。信藏在他的紙夾裏，其中兩封已經因為日久而陳舊了。『瞧，這是第一封。她在一九四一年九月裏寄到前綫給我的。得告訴您，那個時候我們就紮在城下面。可以乘實際上是在斯特列爾那（Стрельна）旁邊的二十八路電車回家，可是斯特列爾那和里戈夫（Лигово）已經被德國人佔領了。德國人已經開始用重砲轟擊列寧格勒，這些可詛咒的砲彈就在我們頭上飛着。砲彈隆隆着，你知道的，它也許會馬上穿進你的屋子，轟死了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所以我在信中就

求她撤退，並且附帶對她說，否則我就不能安心。」

他要自己讀，但是不知爲什麼想了一想之後，却把那張半爛的信紙遞給我，我讀道：

『尼柯拉(Николай)，我愛。你說我們一日不到後方去，你就一日不能安心。是的，難以安心。但是我却不要你安心。爲什麼要安心，怎麼能够安心，當可怕的敵人闖進了我們的國家，焚燒着，劫掠着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人民，當他們可以走進我的房間，使孩子們變作孤兒，當他們可以任意對付我的時候？這樁事情使我覺得這樣的可怖，這樣的痛苦和這樣的可恥，我真不能而且不願自救。你救不了所有的人的。得掙脫出來，得打擊和消滅德國人。可是你們老在撤退。你知道我是怎樣的愛你，柯里亞(Коля)⊖。我對於我們的愛比生命還要珍貴，但是現在當我想着你愈退愈遠，想着你一面撤退，一面還要擔心我們的時候，我就覺得可恥。不，不會有安心的，除非你們解救了我們的房子，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不是你們把安靜與和平還給我們的土地，便是我們大家死掉，因爲我們不願做德國人的奴隸。我也不願意這個加到我們孩子的頭上。情願⊖。你們撤退着，我們呢，日日夜夜遭受轟炸。一天發十二次警報，炸彈噙哨着，房屋崩坍着。我們對過的房子被毀了，死了九個大人，三個孩子。我那時在工廠裏，孩子們在家裏。還好，因爲氣浪祇撞碎了窗架，祇把一點破瓦碎磚帶進屋子。橫過我們的街道我們築了一個防寨，正巧是在那邊樹下放着我們心愛的長凳的地方，——你記得嗎？也許，我們將在這裏同坦克和自動槍兵對打，儘我們所會的那樣打……但是撤退我們却不幹。我們會躺在這裏，但決不離開。』

『她寫給我很不公平，』伊斯托明嘆口氣說。『我們不肯撤退，我們打得這樣，你說都說不盡。我們死守着波頭。我們剩下很少了，我們給烟和血弄得漆黑……那個時候她的信燒着我，這樣的燒着，以致直到現在我還不能高聲讀。但是無論如何我仍把它讀給自己的戰鬥員們聽。當新人來的時候，我又讀。誰要是還有一點不安，聽了之後，這不安就消滅了。』

長凳上挨坐過一個手放在夾板上的傷兵。伊斯托明斜瞥了他一眼，接着攤開了第二張用鉛筆寫滿的舊信紙，開始高聲讀道：

「恭賀新禧·尼柯連卡(Николенька)☺!我們昨天爲你的健康，爲別的我們的戰士，爲勝利和生活喝過酒。我們的工廠站起來了，可是沒有電，也沒有原料。我調到了消防隊，同我一起的有劉巴(Люба)和卡佳(Катя)。你記得她們嗎，——我的女伴。卡佳在前綫受過重傷，現在她用拐杖走路還很不便，所以她在入口處值崗。劉巴的房子被炸毀了，他的母親死了。住在工廠裏。我的姑母莉莎(Лиза)也剩得一個人了，別的都死了，她住在我們家裏，照顧孩子。我難得在家。當圍轟我們一區而我却在廠裏的時候，實在可怕。前幾天，當我知道有過一次猛烈的圍轟，我就奔回家去。還在遠遠的地方，我就看見牆上的砲洞和屋子旁邊的急救隊。我奔近了，心卜通卜通的跳個不停，現在奔不快了，兩腳像是棉絮的一般。從屋子裏抬出一張担架，我看見一個嬰孩躺在小藍被下面。被頭很像畢丘希卡(Петюшка)的那樣，你記得嗎？我怎麼跑到的，我不記得了。原來是符拉其克(Владик)，我們鄰居的兒子。兩條小手都被彈片傷了。我奔進家裏，我的兩個却坐着，莉莎在給他們吃粥，每人半羹匙，放在小盆子上。我笑起來了。我再給他們一塊麵包，自己省下的。他們的眼睛開始閃光了，我又拖着腿到工廠去。而這兩對閃光的眼睛却老是停在我的面前。不過幾片麵包皮，却彷彿給了糖果似的。昨天，大除夕，我們大家都在廠裏值班。誰都不放回家，因爲誰曉得德國人會在除夕時給我們想出點什麼。但是我們仍迎接了節日。我們把自己的午餐留到晚上。我們領到幾片麵包和葡萄酒。我們鋪了檯布，檯子上放好酒杯，是劉巴帶來的。我們碰了杯，每人說出了自己的祝詞。我爲你乾了一杯，卡佳說了一句非常好的祝辭：「要使得德國人各處都遭到像莫斯科城下和季赫文城下那樣的失敗。」我們大家都相信會這樣的，一定會這樣的。我們在暗中，在饑餓中，在我們受凍的生活中覺得毫不可怕了。一定要這樣的，柯里亞，我們大家都這樣相信，就是說，應當忍耐和努力。我們非常的艱苦，柯里亞，但是我忍受得過的，我有足够的力量對付一切的，所以你別不安心，你儘你的所能去打德國人吧。我們會戰勝的，尼柯連卡！」

「那個時候我開始變成了狙擊兵，」伊斯托明說。「在一九四二年

☺, ☺ 柯里亞，尼柯連卡都是尼柯拉(伊斯托明的名字)的愛稱。



的一月。我很多的戰鬥員也都變成了狙擊兵。我們也很餓。那個時候，軍隊是在包圍中。您總曉得的。但是有一次我得到一個機會回家看看列寧格勒變成什麼樣子。我會見了妻子。她的臉是……但是您自己也記得那年冬天列寧格勒的臉的……我怕起來了。她忙碌着，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了果醬和我帶來的麵包，她企圖給我吃個飽。我拒絕了，她笑了起來：「果醬是由木匠的膠糊放在菜根煮的醬裏做成的。我不敢把它給孩子們吃。」我在天還沒亮的時候就走了。我直接從路上去埋伏着監視敵人。從那個時候起，除了進攻和消滅敵人之外，我想不到別的念頭。」

手放在夾板裏的戰鬥員轉身對着我們，輕輕地說道：

「這全是的，但是在等到了進攻之後，就耐不住了。瞧，據說，每人都寶貴自己的生命的。自然是寶貴的。可是也有這種情形，連生命你都覺得不可愛了，除非你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對我們說來，解放列寧格勒——這甚至已經不是責任，而是一種自己個人的幸福和良心的意向……我不善於用話把這表達出來。」

「你說得非常準確，」伊斯托明稱讚道。他的臉輝映出深深的滿意，很清楚，他還很年青，而且會再度年青，當勝利和快樂拭去了戰爭的重印的時候。

「你們可曉得，」他突然興高采烈地說道。「當我們聽到軍事蘇維埃的關於包圍和砲轟已告結束的命令時，我險些兒快活得瘋了。不錯，這裏我也親身參加的，我正巧是佔領了鴉山（Воронья гора），他們主要是從那裏轟城的……可是當自己在戰鬥裏的時候，你祇曉得你自己地段上的事情，別的地段上的事情——沒有功夫也沒有地方可以曉得。瞧，這個命令。彷彿從自己肩上減去了十年的歲數。我哭起來了，這樣的想到列寧格勒去，祇爲了要看看：現在列寧格勒人怎樣的放心大膽地在城裏走着，孩子們怎樣的毫無頓挫地滑着手播。看看妻子，甚至不必同她說話，祇要看一眼：她的臉是怎樣的，是不是輕鬆愉快的，容光煥發的。她總是這樣的：在高興中臉變得這樣光亮的，光亮的，眼睛也明亮了。」

「當我受傷的時候，」他沉默了一會之後說道，「我不隱瞞我轉過的念頭：在住院之後獲得一個即使是短短的假期，同妻子一起在解放的

城市裏休息一會。這時却正巧接到她的信。還在醫藥營裏收到的。」

他攤開了第三封，還全然沒有摺皺的信。

「唔，先是感謝凡是爲城奮戰過的我們大家，望我們快樂。這對您並不重要。可是對我說來，這就像是勳章。您記得她第一封帶着痛苦的譴責「你們却老是撤退着」的信嗎。」他忍不住了，讀道：「我對於你，我親愛的丈夫，在我們英勇解救者的隊伍裏作戰和這一偉大的勝利中有你的份這樁事覺得驕傲。」但這不是那件事。您聽着，她以後寫的什麼。

「我總是這樣想，封鎖一結束，我就可以換過一口氣，我是這樣的想休息。可是現在。當封鎖真的結束了的時候，我懂得我不能休息，而且也不想休息了。周圍有多少的事情！你別笑，尼柯連卡，我現在已經具有泥水匠的專門技能，會很機巧地運用泥托和擦子。當我現在在城裏走的時候，我總是東望西望。每一所房子都帶着炸彈和砲轟的痕跡。每一堵牆，即使是完整的房子的牆也都受有彈傷和嵌着彈片。有多少敲碎的玻璃啊，有多少瞎眼的，緊釘住的窗啊！得快些把這一切恢復舊觀。可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大家，大家都工作，都去搜尋各種工具，因爲否則無論是工具，無論是勞動力都會不夠的。我會寫信告訴過你，我們已經進而指揮近工廠的鄰家兒童院了。我們的一區過去是非常易受砲轟的（啊，多適意啊，可以寫「過去是」而不是「現在是！」）。孩子們祇好住在窗朝北的樓下的房間裏，而且窗還是半釘着木板和撒着沙子的。簡直就是掩蔽處。而不是孩子們的房間。在行接禮後的第二天，我們就開始修理光亮而寬大的樓房。我們着實忙了一星期！所有的洞我們都用磚頭填上了，把這一切都粉刷過，洗滌過，收拾過，我們安置了小床，舊桌子，儘可能的把它們漆得好看些。當孩子們可以在照滿陽光的，寬大而舒適的房間裏定神的時候，我們會多麼的快樂過啊！現在我們在整頓那些還不能工作的工場。

「我還有我們屋子裏的事情。我們，全體男女家人，集在一起談過，決定不等任何材料和經費就用自己的力量，儘我們自己可能做到的立即修一切的東西。我們巡視過，總計過，心算過——如果發掘敏捷的精神，有很多事情好做的，我們難道需要敏捷的精神的教導嗎，我們

是連果醬也會用木匠的膠糊來燒，連臭蟲藥水也會用來照亮屋子的人啊！第一天我們就集攏了很多完全適用的釘子，管子，舊鐵片等等東西。我們先修理那些裏面住着前綫軍人的家人的房屋。我們就這樣用自己的力量把我們的房子也恢復到戰前的樣子，以便迎接你，當你完全勝利了回來的時候！我那時將怎樣的歡迎你啊，我親愛的！……」！

伊斯托明摺起了信，小心地和其他的兩封信同藏起來。

「所以我就拒絕休假，」他帶着幸福的笑容說道，「瞧，我這樣的妻子！」

「一個列寧格勒的女子，」手放在夾板裏的戰鬥員說。

(水夫譯)

